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八

雨村曲話
劇話
劇說
花部農譚
曲話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八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八

目錄





雨村曲話



清·李調元著



雨村曲話提要

曲話二卷，清李調元著。李調元，字羹堂，又字贊庵、鶴洲，號雨村，別號童山蠢翁，四川綿州人。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進士，由吏部主事遷考功司員外郎。後官直隸通永道。因彈劾永平知府，反遭攻訐，被發遣到伊犁。不久，因母老得贖歸，此後一直家居二十餘年，從事著述，至嘉慶間卒。調元自幼好學，喜搜集金石、古籍，曾著有奇字名、蜀碑記補、全五代詩、諸家藏書簿、諸家藏畫簿等數十種，又輯刻自漢代以來四川人士著作一百六十餘種，成爲函海二十四集。他的詩也很負盛名，有童山詩集四十卷。又好留心地方風土及民間文藝，兩次任廣東學官，曾搜集當地民歌，編爲粵風；也很喜歡戲曲，作有曲話、劇話。

曲話二卷，上卷談元代作家、作品，下卷談明清作家、作品。其中多轉引前人著作，而附以己見，頗有所得。

雨村曲話現有下列各種版本：

（一）函海本　函海，清李調元輯刻。有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初刻本，嘉慶中重

校本，道光中重校本，光緒七——八年（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年）廣漢鍾登甲樂道齋重刻本。

（二）曲話三種本　曲話三種，無名氏鈔輯，鈔輯年代，約在清末。內容有李調元曲話二卷，梁廷枏曲話五卷。此外一種，乃是雜鈔各筆記中談曲文字，共三卷。

（三）曲苑本。

（四）重訂曲苑本。

（五）增補曲苑本。

以上三種，乃係直接或間接出於函海本。



雨村曲話序

予輯曲話甫成，客有謂予曰：『詞，詩之餘，曲，詞之餘，大抵皆深閨、永巷，春傷、秋怨之語，豈鬚眉學士所宜有！況夫雕腎琢肝，纖新淫蕩，亦非鼓吹之盛事也，子何爲而刺刺不休也？』予應之曰：『唯，然。然獨不見夫尼山删詩，不廢鄭、衛；輶軒采風，必及下里乎？夫曲之爲道也，達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凡人心之壞，必由於無情，而慘刻不衷之禍，因之而作。若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觸物興懷，如怨如慕，而曲生焉，出於綿渺，則入人心脾；出於激切，則發人猛省。故情長、情短，莫不於曲寓之。人而有情，則士愛其緣，女守其介，知其則而止乎禮義，而風醇俗美；人而無情，則士不愛其緣，女不守其介，不知其則而放乎禮義，而風不淳，俗不美。故夫曲者，正鼓吹之盛事也。彼瑤臺、玉砌，不過雪月之套辭；芳草、輕烟，亦祇郊原之泛句，豈足以語於情之正乎？此予之所以不能已於話也。而何誚之深也？』客曰：『是則善矣，子之言未必其無弊也。乃執月旦以平章曲府，司三寸管而低昂之，得無過當乎？』予曰：『人之妍，非己之妍也；人之媸，非己之媸也。雙眸具在，亦存其論而已矣。』

綿州童山蠢翁李調元撰。

雨村曲話 卷上

清・李調元著〔註〕

朱晦菴云：『古樂府只是詩中泛聲。後人怕失那泛聲，逐一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困學紀聞：『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

王弇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後，半皆涼州豪嘈之習，詞不能按，乃爲新聲以媚之。而一時諸君，如馬東籬、貫酸齋、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音律，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信不誣也。』按：貫酸夫、張可久、宮大用祇工小令，不及馬、王、關、喬、鄭、白遠甚，未可同年語也。

北曲原本樂府歌行。胡應麟莊嶽委譚：『宋詞、元曲，咸以昉于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湎聲色，叔寶之後庭花，煬之春江玉樹，宋、元人沿襲濫觴也。』

絃索辨訛：『三百篇後變而爲詩，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詩盛于唐，詞盛于宋，曲盛于元之

北。北曲不諧于南而始有南曲。南曲則大備于明。明時雖有南曲，祇用絃索官腔；至嘉、隆間，崑山有魏良輔者，乃漸改舊習，始備衆樂器而劇場大成，至今遵之。』所謂南曲，卽崑曲也。

嘯餘譜有新定樂府十五體名目：一、『丹丘體』，豪放不羈。二、『宗匠體』，詞林老作之詞。三、『黃冠體』，神遊廣漠，寄情太虛，有餐霞服日之想，名曰『道情』。四、『承安體』，華觀偉麗，過於泆樂。承安，金章宗正朔。五、『盛元體』，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又曰『不諱體』。六、『江東體』，端謹嚴密。七、『江南體』，文彩煥然，風流儒雅。八、『東吳體』，清麗華巧，浮而且艷。九、『淮南體』，氣勁趣高。十、『玉堂體』，公平正大。十一、『草堂體』，志在泉石。十二、『楚江體』，曲抑不伸，攄忠訴志。十三、『香匳體』，裙裾脂粉。十四、『騷人體』，嘲譏戲謔。十五、『俳優體』，詭喻淫虐。卽淫詞。按：此十五體，不過綜其大概而言；其實視撰詞人之手筆，各自成家，如馬致遠之『朝陽鳴鳳』則豪爽一路，王實甫之『花園美人』則細膩一路，各自成體，不必拘也。

涵虛曲論，古今羣英樂府各有其目：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

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鳴鑾，劉廷信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皋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盍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庭玉如百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煙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瓶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菴如晴霞結綺，荆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雕鶚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取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直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庭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賓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山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月，張時起如雁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蕖，尙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王子一如長鯨飲海，劉東生如海嶠雲霞，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崑山片玉，藍楚方如秋風

桂子，陳克明如九畹芳蘭，李唐賓如孤鶴鳴皐，穆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民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文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大奎如匡廬疊翠，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仙女散花。前九十八人，已經題目。此外一百五人，並稱傑作，其名爲：董解元、姚牧庵、景元啓、曾瑞卿、李伯瑜、吳克齋、李德載、王和卿、杜遵禮、程景初、趙彥暉、王敬甫、鄧學可、沙正卿、趙明道、王仲誠、夢簡、李邦基、呂天用、睢元明、王仲元、高安道、張子友、侯正卿、史九敬先、李寬甫、彭伯成、李行道、趙君祥、汪澤民、陸顯之、孔文卿、狄君厚、張壽卿、費君祥、陳定甫、劉唐卿、阿里耀卿、王愛山、奧敦周卿、渚察善長、范冰壺、施均美、黃德潤、沈珙之、劉聰、張九、廖宏道、陳彥實、吳中立、錢子雲、高敬臣、曹明善、張子堅、王日華、王舉之、陳德和、邱士元……。按：曲話惟此最先。自王弇州曲藻以前，未有論及者。今各家曲雖多失傳，存此猶有考其萬一。

雕蟲館曲選，論『元取士有塡詞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夢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強弩之末。』又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如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爲諸曲之冠。』[二]

太和正音譜云：『西廂記，元進士王實甫撰。』按：王實甫，見元人百種。曲目十三本，以西廂

爲首。世有謂關漢卿撰者，妄也。漢卿亦元進士，撰曲有六十三本，不載西廂，可據。王元美云：『實甫原本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則續鄭恆事，乃漢卿筆也。世又謂『至草橋驚夢而止』，非。按：元天台陶宗儀輟耕錄：『金章宗時，有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傳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據此，則西廂爲董解元作。而嘯餘譜載元劇作一百五人，以董解元居首，但注『仕元，始作北曲』，並未載撰西廂記。陶九成，元人，相去未遠，必有所據。意董原本而王、關爲潤色之歟？董解元，一作金人。

西廂工于駢儷，美不勝收。如『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又『法鼓金鐃，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又『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又『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又『香銷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精神。』又『玉容寂寞梨花朵，臙脂淺淡櫻桃顆。』又『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作了畫兒裏愛寵。』他傳奇不能道其隻字，宜乎爲北曲壓卷也。

西廂『淡黃楊柳帶棲鴉』，本宋賀方回浣溪紗詞也，王實甫用之與『嫩綠池塘藏睡鴨』作對，天然巧妙，可謂青出于藍。

實甫又有離亭宴煞云：『閒來膝上橫琴坐，醉時林下和衣臥，暢好快活，樂天知命隨緣過。爲伴侶只三箇：明月、淸風共我。再不把利名侵，且須將是非躲。』此麗春堂劇曲，牌名離亭宴煞

也。今人多入勸世小說，不知爲實甫作也。

馬致遠號東籬，元人曲中巨擘也。其滿庭芳句有『知音到此，舞雩點也，修禊羲之』，語最工。

致遠越調天淨沙云：『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數語爲秋思之祖。

東籬陳摶高臥云：『紙窗明覺曉，布被暖如春。』又『丹砂好鍊養閒身，黃金不鑄封侯印。戴不得幞頭緊；穿不的公裳窄。不如我這拂黃塵的布袍，漉渾酒的綸巾。』字句、音律，瀏亮動人。

致遠曲多俊語：『霜清紫蟹肥，露冷黃花瘦』，九日俊語也；『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眞珠豆蔻仁』，咏茶俊語也；『天地安排詩句就，雲山失色酒杯寬』，金山寺俊語也。

馬東籬離亭宴煞：『蛩吟一覺纔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箇登高節？囑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周德清云：『此方是樂府。不重韻，無襯字，無險語；押韻兼平、上、去，無一字不妥。萬中無一，後輩宜法。』按：馬致遠名曲極多，如寨兒令云：『數聲柔櫓江灣，一鈎香餌波寒。回頭觀兔魄，失憶放漁竿，看，流下蓼花灘！』又沉醉東風云：『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又撥不斷隱居云：『紅塵不向門前惹，

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墻頭缺，竹籬茅舍。』又水仙子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又『閑花醞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又『錦字香粘新淚粉，彩箋紅漬舊啼痕。』又『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消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又『西風吹老鱸魚興』，又『長江有盡思無盡』；皆人不能道也。

東籬寄生草云：『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醻醃兩箇功名字，醅淹千古興亡事，麯埋萬文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屬陶潛是。』命意造詞，俱臻絕頂。

致遠黃粱夢，周德清取鴈兒落為定格，云：『洞賓出世超凡，本有神仙分。一抹條，九陽巾。君人，眞人！』謂『此調極罕，伯牙琴也。』今曲譜首句無『洞賓』二字，『分』字下作『繫一條一抹條，戴一項九陽巾。君，敢作個眞人！』與此不同。

東籬岳陽樓頭摺詞云：『黃鶴送酒仙人唱，主人無量醉何妨。』周德清云：『俊語也。有不識文義，以送為齋送之義，改為對舞。殊不知黃鶴用仙人以榴皮畫鶴一隻以報酒家事，初無雙鶴，豈能對舞？且失飲酒之意。送者，吳姬壓酒之謂。甚矣，俗士之不可醫也！』

致遠塞鴻秋云：『腕冰消鬆却黃金釧，脂粉殘淡了芙蓉面。紫霜毫蘸濕端溪硯，斷腸詞寫在桃花扇。風輕柳絮天，月冷梨花院。』音律劉亮，周挺齋極稱之。

臨川陳克明春粧曲云：『自捋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偸勻，一半兒

胭脂一半兒粉。』後遂名此調爲一半兒。周挺齋評云：『作者雖衆，音律獨先。』

周德淸務頭定格載廬山朝天子云：『早霞，晚霞，粧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作了漁樵話。』通首完稱，對偶音律俱好。末句『楚家漢家』，與『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同一格律。

元人雁兒落得勝令咏指甲云：『宜將鬬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綉線勻，宜把金針紝。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托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搯通身沁；知音，治相思十個針。』咏物俊詞也。挺齋云：『得勝令務頭在起句，頭字要屬陽。後必要扇面對方好。』此曲是也。

尙仲賢歸去來詞：『西風落葉山容瘦，呀呀的鴈過南樓。』俊語也。

鄭德輝倩女離魂曲中有『忒楞楞騰』、『疎剌剌沙』、『斷琅琅湯』、『吉丁丁當』、『撲通通鼕』，皆四字成句，蓋元人俗語也。

德輝王粲登樓迎仙客云：『雕簷紅日低，畫棟彩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一片鄉心碎。』挺齋謂：『迎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傳！』然余尤喜其『一片鄉心碎』之句。曲藻：『何元朗極稱元人鄭德輝㑳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爲出西廂之上。㑳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套數、出沒、賓白皆剽西廂；王粲登樓事實可笑，亦厭常喜新之病。』然㑳梅香雖不出西廂窩臼，其秀麗處究不可沒。元朗名良俊，號柘湖，明松

江人。以選貢授南京翰林孔目。

『雨過池塘肥水面，雲歸巖谷瘦山腰』，德輝曲中名語。

喬夢符金錢記：『王孫乘駿馬，金鞭拂柳花；遊人問酒家，青旗插杏花。』四句用隔句對法，句句用韻，却不傷氣。又『名利酒吞蛇，富貴夢迷蝶』，亦鍊。

徐甜齋紅繡鞋：『一榻白雲竹徑，半窗明月松聲』，又『青猿藏火棗，黑虎聽黃庭』，皆險諢妙句。

鮑吉甫衛靈公劇：『四邊風凜冽，一望雪糢糊，行過小溪橋，迷却前村路。』居然唐賢風韻。

費唐臣貶黃州云：『新婦磯頭、鷗鷺鄉中、女兒浦口、鸚鵡洲邊，漲一竿春水，帶一抹寒烟，掉一隻漁船，黑甜一枕睡，燈火對愁眠。』句調甚別。

花李郎曲，郎娼夫詞也，句頗工鍊。有黃粱夢云：『幽窗下寒敲竹葉，前村外冷壓梅梢。撩亂野花低，微茫江樹杳。』詠雪好句也。

周德清曲不多見。有句云：『雨晴花柳新梳洗。』不愧陽春曲。

范子安竹葉舟劇煞云：『月黑雲愁，風狂雨驟。甚時候！白浡浡銀濤不斷流，那裏也楚尾吳頭？』數語氣勢不凡。

酹江集載羅貫中風雲會云：『黃道烟迷，瑞靄盤旋飛鳳椅；紫垣風細，御香繚繞袞龍衣。』四句

俱用韻，却用隔句對法。

元遺山有小令云：『湘燕擶雛弄語，有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珍珠亂撒，打徧新荷。』一時傳播。今入曲，易牌名驟雨打新荷。

元人咏馬嵬事無慮數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劇爲最。古鮑老云：『紅牙筯趁玉音聲着梧桐按。嫩枝柯猶未乾，更帶着瑤琴聲範。出幾點瓊珠似汗。』雋妙乃爾。

王伯成號丹邱先生，所撰天寶遺事，如『侍晨粧翠園紅簇，恐要侍兒扶，宜寫在嬾粧圖』，風流蘊藉，不減白仁甫也。

琵琶記，元末永嘉高則誠撰。百川書志作『元永嘉先生撰』，蓋因則誠永嘉人而隱其名也。此曲體貼人情，描寫物態，皆有生氣，且有裨風教，宜乎冠絕諸南曲，爲元美之亟贊也。或謂：爲王四而作，故以琵琶隱四王字；則誠元本止書館相逢，其賞月、掃松二闕，爲朱教諭所補。王巳識其非實。曲藻云：『嘗見人歌「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下句意各重。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上下句作「期逼春闈，難捨親闈」，下下句作「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旣不重，而與上句各相呼應，益見作者之工。』

琵琶燒夜香句云：『樓臺倒影入池塘，綠樹濃陰夏日長，一架荼蘼滿院香。』寫景俊語也。

明太祖嘗稱：『琵琶如珍玉百味，富貴家不可缺。』

拜月亭，元施君美撰。何元朗謂勝琵琶，却無裨風教，不似琵琶能使人墮淚也。如荆釵雖動人而俗，香囊雖不動人而雅，亦琵琶之類，未可廢也。

衡曲麈譚：『屠赤水爲辭古鬱，曇花一記，具見婆心。吳載伯、凌初成淸言楚楚，詞林之彥。』

吳騷合編：『王伯良、卜大荒、袁鳧公皆生動圓轉，聲傳三籟。』

臧懋循，字晉叔，號顧渚，長興人，萬歷庚辰進士。所選元人雜劇百種二十卷，元一代之曲借以不墜，快事也。嘗云：『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宮調，而北西廂諸雜劇無慮數百種，南則幽閨、琵琶二記而已。自高則誠琵琶，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今遂藉口，謂「曲嚴于北而疎于南」，豈不謬乎？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至鄭若庸玉玦，始用類書爲之。而張伯起之徒，轉相祖述爲紅拂記，則濫觴極矣。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遠出琵琶上，王元美謂好奇之過。夫幽閨大半已雜贗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余嘗于酒次論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永嘉人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尚津津稱許，惡知所謂幽閨！』

荆釵一記，晉叔自謂得元人秘本。信韻叶矣，然如『草舍茅簷』一曲，本用監咸險韻，而又有一二犯韻，何也？至『莫忘雖炊扊』一語，句則妙矣，然一望而知非元人面目也。

曲不欲多，白尤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篇，業且厭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

浣紗、梅禹金玉盒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也？伯龍名辰魚，字少白，明崑山人，國學生。

明以南曲名于江左者，如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中鄉榜，倅南京兆。）唐寅（字伯虎，吳人，中解元。）及吳人鄭若庸，皆首選也。希哲能爲大套，才情富有而多雜；伯虎小詞，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他未稱是。曲藻評論如此。鄭特工于用筆耳。紅拂句如『春眠乍曉，處處聞啼鳥，問開到海棠多少』，又『章柳路渺，天涯何處無芳草』，皆嫌于用成句太熟。

東郭記全以一部孟子演成，其意不出『求富貴利達』一語，蓋罵世詞也。劇日俱用孟子成語，不出措大習氣，曲中之別調也。

明珠記即無雙傳，明陸天池采所撰，乃兄浚明給事助成之。王氏以爲未盡善。余以爲元美特走馬看花耳，未細加涉獵也。曲中佳語雖少，其穿插處頗有巧思，工倓宛展，固爲獨擅，非梁、梅輩派頭。其北尾云：『君王的兀自保不得親家眷，窮秀才空望着京華淚痕滿。』直逼元人矣。元美以爲未盡善，以其不用故實也。中有『鳳尾箋』、『鮫綃帕』、『芙蓉帳』、『翡翠堆』等語，未脫時尙，故見曲藻；不然則不齒及矣。我謂：未盡善正在此，不在彼也。

洞天元紀、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俱新都楊升菴撰。流膾人口，北曲爲多，而頗不爲當行所

許。王元美譏爲『蜀人多用川調，不諧南北本腔』，妄也。蜀何嘗有『川調』之名？南、北九宮譜、中原音韻，世所通行之譜，豈獨吳人許用而蜀人不許乎？各分町畦，互相攻擊，雖文人相輕，亦小人黨習也。其佳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髯，任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生別不拾人牙慧。乃元美摭拾其『嫩寒生花底』數語，以爲『抄錄元人秘本，掩爲己有』。噫，是何腑腸！必不容升菴出一頭地也？亦褊之至矣。

北曲在明，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宛洛、何太華、許少華，皆有樂府，未盡傳。曲藻云：『所知者李先芳、張重、劉時達，皆可觀。馮惟敏獨爲深出，其板眼、務頭、攛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明；祇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爲白璧微纇耳。』

作曲最忌出情理之外。王舜耕所撰西樓記，于撮合不來時，拖出一須長公，殺無罪之妾以劫人之妾爲友妻，結構至此，可謂自墮苦海。舜耕，高郵人。

西樓工于調譃。其第六齣私契所白『見了錦帆樂府，日夜稱頌大名』，乃舜耕自負，故云『語兒曹：陽春古奏，和者甚寥寥』。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萬歷癸未進士。所著『玉茗四種』：還魂記、南柯記、邯鄲夢、紫釵記；以還魂爲第一部，俗呼牡丹亭，句如『雨絲風片，烟波畫船』，皆酷肖元人。惜其

使才，于韻脚所限，多出以鄉音，如『子』與『宰』叶之類；其病處在此，佳處亦在此。

武功康德涵海以附劉瑾敗，家居。能自彈琵琶唱新詞。有侍郎楊廷儀者——新都楊介夫廷和弟，卽升菴叔也——以使事北上，過康置酒。廷儀徐謂：『家兄恆相念。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楊踉蹌走避。康猶口咄咄：『蜀子！』更不相見。『蜀子』，詈語也。『子』者，蜀人罵人之賤稱，今猶有『湖廣子』、『陝西子』、『江西子』之語。與康同時有王敬夫，鄠杜人。劉瑾以鄉人，爲吏部，掌文選；瑾敗，貶壽州州同。爲人傲睨。工詞曲。所編有杜少陵遊春傳奇，劇罵李文正公。館閣皆謂其輕薄。人讒之于李，遂褫官，不復用。二公皆工樂府。敬夫將塡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盡其技而後出。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云雖老樂師不逮也。然敬夫作南曲『且盡杯中物，不飲青山暮』，以『物』爲『護』，王元美謂南北混淆。然元美但知『護』非南音，不知『物』非『護』音，而『護』亦非北音。評者以敬夫秀麗雄爽，康大不如；至謂『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二公皆陝人，工詞，皆以瑾敗，亦異事也。

谷繼宗，濟南人。所爲樂府，頗有才情，尙出諸公之下。此外如趙王之『紅箋驛使梅』，楊邃菴之『指冷鳳凰笙』，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之單題梅，皆膾炙人口；然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王威寧越黃鶯兒，只是諢語，然頗佳。常明卿有樓居樂府，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俱見曲

藻）

臧賢，正德嬖伶也。時有號髯仙者，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協，而俠少推爲渠帥。正德南征，髯仙養綠賢薦，得幸，令調提六院事。髯仙名霖，失其姓。賢復薦楊南峯循吉，應制成打虎曲，稱旨，授官如霖，楊大愧駭。曲今存；不大佳。信乎鬱輪袍之不獨王摩詰也。

陳大聲，金陵將家子。曲多蹈襲。梅花一闋，爲世所傳，然只可供絃索三弄而已。

金白嶼鑾，有名北里。曲爲當家所貴，氣弱而才薄。元美賞其『石橋下水粼粼，蘆花上月紛紛』之句，亦老生常話耳。

王渼陂有『一天霜雪曉排衙』句，爲人傳播。然多粗句，如『翻身跳出麒麟洞』，大似秦腔。王元美議之，不爲苛。

徐文長自號天池生，所著有四聲猿。袁石公令錢塘，見之，以爲明第一曲。四聲猿者，四劇也，一咏禰衡，一咏玉禪師，一咏木蘭，一咏黃崇嘏，取杜詩『聽猿實下三生淚』而名也。應以禰衡劇爲最。

尋親記詞雖稍俚，然讀之可以風世。又有後尋親，盡收拾前記所未結諸色末。余曾見演者，亦復可觀焉。

曲始於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葢作曲自有一番才料，其修飾詞章，塡塞故實，了無干涉也。

故荆、劉、拜、殺爲四大家，而長才如琵琶猶不得與，以琵琶漸開琢句修詞之端也。明如湯菊莊、馮海浮、陳秋碧輩，雖無端本，而製曲直闖其藩，元音未絕。自梁伯龍出，始爲工麗濫觴。蓋其生嘉、隆間，正七子雄長之會，詞尚華靡；弇州於此道不深，徒以維桑之誼，盛爲吹噓，不知非當行也。故吳音一派，竟爲勦襲，靡詞如綉閣羅幃、銅壺銀箭、紫燕黃鶯、浪蝶狂蜂之類，啓口即是，千篇一律。甚至使僻事，繪隱語，不惟曲家本色語全無，即人間一種眞情話，亦不可得，元音之所以塞而不開也。不知以藻繢爲曲，譬如以排律諸聯入陌上桑、董妖嬈樂府諸題下，多見其不類，又何曲之足云！

白兎、殺狗二記，今世所傳本，謬誤至不可讀，皆後人竄改。蓋其詞原太質，人於方言不諳處，輒改之，面目全失矣。荆、拜二記亦然，然所存原筆處，多有後人不能辨也。元美貴拜月，以爲無詞家大學問，正謂其無吳中一種惡套耳，豈不冤甚！觀元美於西廂祇取『雪浪拍長空』、『東風搖曳垂楊線』等句，其所尚可知矣，安不擊節於『新篁池閣』、『長空萬里』二曲，而謂其在拜月上乎？

沈伯英審於律而短於才，亦知用故實、用套詞之非宜，欲作當家本色俊語，却又不能；直以淺言俚句，掤拽牽湊，自謂獨得其宗，號稱詞隱。而越中一二少年，學慕吳趨，遂以伯英爲開山，私相伏膺，紛紜競作。非不東鐘、江陽，韻韻不犯，一稟德清；而以鄙俚可笑爲不施脂粉，以生硬

稚率爲出之天然，較之套詞、故實一派，反覺雅俗懸殊。使伯龍、禹金輩見之，益當千金自享家帚矣！

張伯起小有俊才，而無長料。頗有一二眞語，氣亦疏通；一嵌故實，便堆砌軿䡖，亦是傚伯龍使然。自恐寂寥，有意塗飾，是其病處。

紅梨花一記，其稱琴川本者，大是當家手，佳思律句，直逼元人。惜逸其名。所作北詞，乃點竄元張壽卿腔，然其文足觀也。有武林本，甚不堪。

改北調爲南曲者，有李日華西廂。增損字句以就腔，已覺截鶴續鳧，如『秀才們聞道請』下增『先生』二字等是也。更有不能改者，亂其腔以就字句，如『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是也。本『風欠』，删去『風』字，復成何語！蓋西廂爲詞宗，欲歌南音，不得不取李本，亦無可奈何矣。

魏良輔曲律云：『簫管以尺工，猶琴之勾剔。』

吳騷合編云：『俗刻遴奇振雅、南詞韻選，大略雷同。』

譚曲雜劄：『玉環記「隔紗窗日高花弄影」，改元劇喬夢符筆也。喬煞尾末句云：「比及你見那負心薄倖，多管我一靈先到洛陽城。」此等語不但慘慽回環，抑且以之作收，力有萬鈞。今以混入猫兒墜中，急腔唱過，大減分數矣；而尾聲末句，則以「専聽春雷第一聲」收之，豈不村殺！

然此記賓白及曲中佳處，亦能彷彿，非近時脚手。』

譚曲雜劄：『呂勤之序彼中蕉帕記，有云「詞隱先生之條令，清遠道人之才情」。又云「詞隱取程於古詞，故示法嚴；清遠翻抽於元劇，故遺調俊」。又云「詞忌組練而晦，白忌堆積駢偶而寬」。其語良當。勤之，越人，卽所稱蔚藍生者也，頗嗜曲而亦見一斑者，故其語若此；乃其所校訂友人諸戲，殊少合作。卽蕉帕一記，頗能不塡塞；間露一二佳句，而每每苦稚；至尾必雙收，則弋陽之派，尤失正體。』

衡曲塵譚：『袁鳧公奉譜嚴整，謂「九宮詞譜」。』

五倫全備記三本，瓊臺邱濬撰，凡二十八段，所述皆名言。天下大倫大理，盡寓于是；言帶詼諧，不失其正。蓋邱文莊公假此以勸善者。（見百川書志）

綵毫記，屠赤水隆作。其詞塗金繢碧，求一眞語、雋語、快語、本色語，終卷不可得。

紅拂記，明張伯起所撰。王元美謂『潔而俊，失在輕弱』，亦未必然。如『春絲未許障紅樓，簾櫳淨掃窺星斗』，吐氣自不凡也。元美賞其『愛他風雪』等句，則不但襲宋人朱希眞詞，亦本未見出色。

驚鴻、臥冰二記，俱詞句鄙俚，曲之最下乘也，宜乎其人亦不傳。

閱世道人，不著氏名。所輯有六十種曲，大抵皆南曲也。但不列撰人姓名。除可考已見前記外，

其餘撰人皆不可考。今記其全目，以備觀覽。雙珠記、尋親記、東郭記、金雀記、焚香記、荊釵記、霞箋記、精忠記、浣紗記、琵琶記、南西廂、幽閨記、明珠記、玉簪記、紅拂記、還魂記、紫釵記、邯鄲夢、南柯夢、北西廂、春蕪記、琴心記、玉鏡記、懷香記、綵毫記、運甓記、鸞鎞記、玉合記、金蓮記、四喜記、三元記、投梭記、鳴鳳記、飛丸記、紅梨記、八義記、西樓記、牡丹亭、繡襦記、青衫記、錦箋記、蕉帕記、紫簫記、水滸記、玉玦記、灌園記、種玉記、雙烈記、獅吼記、義俠記、千金記、殺狗記、玉環記、龍膏記、贈書記、曇花記、白兔記、香囊記、四賢記、節俠記。

李漁音律獨擅，近時盛行其笠翁十種曲。十種者，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鳳求凰、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愼鸞交、蜃中樓。勾吳虞巍序而行之，稱『笠翁妻妾和諧，雖長貧賤，不作白頭吟，另具紅拂眼』。亦可取也。世多演風箏誤。其奈何天，曾見蘇人演之。

阮大鋮，自號百子山樵，所撰燕子箋，名重一時。然其人心術既壞，惟覺淫詞可憎，所謂亡國之音也。

洪昉思昇作長生殿，盡删太眞穢事，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宮詹趙執信以聽演去官，不復起，有『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可想其工。其彈詞爲一篇警策，所謂：『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孔東塘桃花扇，今盛行。其曲包括明末遺事；所寫南渡諸人，而口吻畢肖，一時有紙貴之譽。其首演者，李本菴總憲也，班名金斗。

董恆岩芝龕記，特爲秦忠州、沈道州二奇女行傳，全寫蜀中事。北京棉花七條衕衕有石芝龕，爲四川會館，其遺蹟也。而明季史事，一一根據，可爲杰作；但意在一人不遺，未免失之瑣碎，演者或病之焉。

顧天臺小忽雷傳奇，亦董恆岩筆。董工詞而顧工音，故爲詞家所尙。

今所傳若耶野老載花舲、香草吟二本，詞調卑靡，頗不足觀。而香草吟全以藥名演成傳奇，雖其家數略小，亦具靈思，曲中之另一體也。

張漱石有玉燕堂四種：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也。懷沙撮合國策而成，堪稱曲史。

杭州夏綸有無瑕璧、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南陽樂、花萼吟六種。其南陽樂作諸葛武侯禳星獲生，滅魏、吳以成一統，意本之翻精忠，以平人心；詞更慷慨激昂，可歌可頌。

金椒闞臯所撰旗亭記，爲詩人爭聲價。詞雖欠老，亦樂府中之一大楔子也。

鉛山編修蔣心餘士銓曲，爲近時第一。以腹有詩書，故隨手拈來，無不蘊藉，不似笠翁輩一味優伶俳語也。余往粵東，過南昌——其時蔣已入京——其子知廉來謁。問其詩，已付水伯。以所著空谷香、冬青樹、香祖樓、雪中人四本見貽。余詩曾有『空谷香中人去遠』之句，蓋懷心餘也。

舟中爲批點一過，不覺日行數百里，但見青山紅樹，雲烟奔湊，應接不暇，揚帆直過十八灘，渾忘其險也。心餘與余交最契。其再補官也，爲貧而仕，非其本懷。壬寅相見於順城門之撫臨館，歡甚。曾許題余醒園圖。未幾，病痺，右手不能書。今已南歸矣。然聞其疾中尚有左手所撰十五種曲，未刊。蔣與武陵袁枚，時人有兩才子之目。晚年俱落落不得志。余嘗欲選二家詩爲袁蔣探驪，不果。袁詩曾爲選刊粵中。蔣詩竟棄波濤，良可惜也！

銓部錢塘韓朝衡開雲有詠□京官曲九摺，皆寫宅內家人日用瑣事。曾記其中二闋云：『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親到，借債去東頭舖須親造。亟歸家，柵閉溝開沿路遶去聲。淡飯兒剛一飽，破被兒剛一覺，怎當得有箇人兒細把家常道。道則道：「非絮叨，你淸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絕早，家人的公食嫌少。這一隻破鍋兒等米淘，那一隻寒爐兒待炭燒。且休管小兒索食傍門號，怎當得這啞巴生口無夫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絲毫。」』情眞、景眞，聞者莫不絕倒。惜忘其六摺。糞溝開，京中四月事。韓曲不多見，惟此最傳。

〔註〕每卷前原題『綿州李調元童山撰』。

雨村曲話後記

本編所重印的李調元曲話，是用無名氏鈔本曲話三種本作底本。這個鈔本將函海本的錯誤、遺漏或不可解的地方，均已做了校補，因此校勘記從略。

劇話

清・李調元著

劇話提要

劇話二卷，上卷漫談戲曲的制度沿革，下卷雜考戲曲所演的故事。著者李調元，其生平事略，已見雨村曲話提要。

劇話的著作年代，約在一七七五年（清乾隆四十年）左右，其時正是各種地方戲曲開始興盛的時候。一般文人，對於這些新興起的劇種，還多不屑於記載敍述，李氏在劇話裏，却對於『弋腔』、『秦腔』、『吹腔』、『二簧腔』、『女兒腔』等，作了簡要的介紹，這是本書中最值得珍視的部分。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魏長生由揚州回到成都，寫信去問候李調元，李曾有詩記載這件事情。由此得知魏和李是很好的舊友，同時也說明李是一個地方戲的愛好者。李調元雖然愛好戲曲，但相傳祇有春秋配一劇是他的手筆。

劇話祇有兩種版本：

（一）函海本　按：劇話二卷，祇有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初刻本函海收入，總目

題『四卷』，實爲『二卷』。以後各本均抽去。

(二)新曲苑本　此本據某氏傳鈔函海本排印。此傳鈔本已有改動，與原書不盡相符。

劇話序

劇者何？戲也。古今一戲場也；開闢以來，其爲戲也，多矣。巢、由以天下戲，逢、比以軀命戲，蘇、張以口舌戲，孫、吳以戰陣戲，蕭、曹以功名戲，班、馬以筆墨戲，至若偃師之戲也以魚龍，陳平之戲也以傀儡，優孟之戲也以衣冠，戲之爲用大矣哉。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今舉賢奸忠佞，理亂興亡，搬演於笙歌鼓吹之場，男男婦婦，善善惡惡，使人觸目而懲戒生焉，豈不亦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乎？夫人生，无日不在戲中，富貴、貧賤、夭壽、窮通，攘攘百年，電光石火，離合悲歡，轉眼而畢，此亦如戲之傾刻而散場也。故夫達而在上，衣冠之君子戲也；窮而在下，負販之小人戲也。今日爲古人寫照，他年看我輩登場。戲也，非戲也；非戲也，戲也。尤西堂之言曰：『二十一史，一部大傳奇也。』豈不信哉！夫百間之屋，非一木之材也；五侯之鯖，非一鷄之跖也。書不多不足以考古，學不博不足以知今，此亦讀書者之事也。予恐觀者徒以戲目之而不知有其事遂疑之也，故以劇話實之；又恐人不徒以戲目之因有其事遂信之也，故仍以劇話虛之。故曰：古今一戲場也。

劇話卷上

清・李調元著〔註〕

唐杜牧西江懷古詩：『魏帝縫囊眞戲劇』。『劇』，卽『戲』也。『戲劇』二字入詩，始見此。

后山詩話：『范文正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胡應麟云：『唐所謂傳奇，自是書名，雖事藻績，而氣體俳弱，然其中絕無歌曲。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爲唐時？或以中事跡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耳。』

楊維楨鐵崖集有詩云：『昨夜阿鴻新進劇，黃金小帶荔枝〔一〕裝。』元人工劇，此一徵也。

王陽明傳習錄：『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本，尙與〔二〕古樂意思相近。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戲子，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所以有德者聞之，知其盡善盡美。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于風化絕無干涉，何以返朴也？』此論最爲得旨。『子』，古文『子』字。

胡應麟莊岳委談：『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敖，實及漢官者傅脂粉侍中郎，後世裝旦之漸〔三〕。』

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卽後世副淨矣。又「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

遷三人弄假婦人」。卽裝旦矣。至後唐莊宗自敷粉墨稱「李天下」，而盛其搬演，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演多是雜劇，非近日戲文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唐所謂優伶雜劇、裝服套數，觀蘇中郎〔四〕、踏搖娘二事可見。宋雜劇亦然。元世曲調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寓焉。教坊名妓多習之。淸歌妙舞，悉隸是中。一變而瞻縟，遂爲戲文。西廂，戲文之祖也。西廂雖出金董解元，然猶絃唱、小說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又一變而爲南曲。嗣是作者迭興〔五〕，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于盡廢。』沈德符顧曲雜言：『元曲總只四折。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致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十倍于雜劇矣。』涵虛〔六〕論元雜劇有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隱居樂道，三、曰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義廉節，六、曰斥奸罵讒，七、曰逐臣孤子，八、曰撥刀捍捧——卽脫膊雜劇，九、曰風花雪月，十、曰離合悲歡，十一、曰烟花粉黛——卽花旦雜劇，十二、曰神頭鬼面——卽神佛雜劇。』其科猶可考也。

祝允明猥談：『南戲出于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予見舊牒，有趙閎〔七〕榜禁，頗著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遂遍滿四方。輾轉改益，蓋已略無音律腔調。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如「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趁逐悠揚，杜撰百端，眞胡說耳。』

葉子奇草木子：『戲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尙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莊岳委談：『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爲今南曲首。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絕」，豈琵琶尙未行世耶？』按：南戲發始，實在北戲之先，而王魁不傳，胡氏〔八〕王實甫關漢卿西廂爲戲文祖耳。今戲曲合用南北腔調又始于杭人沈和甫，見鍾氏點鬼簿〔九〕。

雲麓漫鈔：『金源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按：此優伶呼「班」之始。武林舊事載宋雜劇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甲』，猶『班』也。五人，蓋院本之製。八人爲班，明湯顯祖撰牡丹亭猶然；多至十人，乃近時所增益。

青藤山人路史：『高則誠琵琶有第一齣、第二齣。考諸韻書，並無此字，必「齝」之誤也。牛食呑而復吐曰「齝」，似優人入而復出也。』按：「齝」音「笞」，又音「師」，無讀作「折」音者，豈其字形既誤，而音讀亦因之誤耶？』

莊岳委談：『今優伶輩大率八人爲朋，生、旦、淨、末，副亦如之。元院本無所謂生、旦者。雜劇旦有數色：謂裝旦，卽今正旦也；小旦，卽今副旦也。或以墨點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觀安節樂府雜錄稱「范傳康等弄假婦人」，則唐末有旦名。宋雜劇名惟武林舊事足徵。每甲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

蓋旦之色目，宋已有之，而未盛。元雜劇多用妓樂名妓，如李嬌兒爲「溫柔旦」，張奔兒〔一〇〕爲「風流旦」，時旦色直以婦人爲之也。以今憶之，宋之所謂「戲頭」，卽生也；「引戲」，卽末也；「副末」，卽外也；「次淨」，卽丑；「裝旦」，卽旦。而元雜劇之末，乃今戲中之生，卽宋所謂「戲頭」也。鄭德輝倩女，關漢卿竇娥，皆以末爲生。今西廂以張珙爲生，當是國初所改。又傳奇以戲爲稱，其名欲顚倒而無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汚不潔而命以淨也。』猥談：『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稱，又或托之唐莊宗，皆謬也。此本金、元闤闠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云「市語」者也。生卽男子，旦曰「裝旦色」，淨曰「淨兒」，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曾略言之。堅瓠集：『樂記注謂：「優俳雜戲，如獮猴之狀。」乃知：「生」，「狌」也。「旦」，「狚」也——莊子：「猨〔一一〕猵狚以爲雌。」「淨」，「猙」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廣韻：「犬性驕。」謂俳優如獸，所謂「獶雜子女」也。』丹邱云：『雜劇有正末、副末、狚、狐、靚、鴇、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正末者，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俗謂之「末泥」。副末執磕瓜以扑靚，卽昔所謂「蒼鶻」是也。當場之妓曰「狚」。「狚」，「猿」之雌者，其性好淫。今俗訛爲「旦」。狐，當場粧官者是也。今俗訛爲「孤」。靚，敷粉墨獻笑供諂者也。粉白黛綠，古稱「靚粧」，故謂之「粧靚色」。今俗訛爲「淨」。妓女之老者曰「鴇」——似鴈而

大，無後趾，虎文，喜淫而無厭，諸鳥求之即就，是呼「獨豹」者是也。凡妓女總稱曰「狻」。「狻」亦「猸」屬，喜食虎肝腦。虎見而愛之，輒負背。狻乃取蝨遺虎首，即死，取其肝腦食焉——以喻少年愛色者亦如遇狻然，不致喪身不止也。捷譏，古謂之「滑稽」，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謔，故云。引戲，即院本中之「狚」也。』

菊坡叢話：『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西河詞話：『元曲唱者祇一人。若他雜色人，第有白而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按：曲白不欲多。惟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其白有累千言者。觀西廂二十一折，則白少可見。

遼史伶官傳：『打諢的不是黃幡綽。』道山淸話：『劉貢父言每見介甫字說，便待打諢。』古今詩話：『山谷云：「作詩如雜劇，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石林詩話：『東坡「繫懣割愁」之語，大是險諢，何可屢打！』按：唐書元結傳：『諸官、顐臣，怡愉天顏。』李栖筠傳：『賜百官宴曲江，敎坊倡顐雜侍。』呂氏童蒙訓云：『「顐」，即「諢」字。』李肇國史補云：『顐語始自賀蘭廣、鄭涉。』

元雜劇，凡出場所應有持、設、零雜，統謂『砌末』，如東堂老、桃花女以銀子爲砌末，兩世姻緣以鏡、畫爲砌末，灰闌記以衣服爲砌末，楊氏勸夫以狗爲砌末，度柳翠以月爲砌末。今都下戲

園猶有『鬧砌末』語。

丹邱曲論云：『构肆中〔一二〕戲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故云「鬼門」〔一三〕。愚俗無知，以置鼓于門，改爲「鼓門」，後訛「鼓」而爲「古」，皆非也。蘇東坡詩：「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

陶九成輟耕錄：『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鳥〔一四〕，末可打副淨，故云〔一五〕。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六〕，一曰孤裝〔一七〕。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來朝，衣裝、鞋履、巾裹、傅粉墨〔一八〕、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燄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燄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于念誦，武長于筋斗，劉長于科汎。至今樂人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用載于此，以資博識者之一覽。』其名目有『和曲院本』，如月明法曲等十四目；『上皇院本』，如壺春堂等十四目；『題目院本』，如柳絮風等二十目；『霸王院本』，如悲怨霸王〔一九〕等六目；『諸雜大小院本』，如喬記孤等二百零八目；『諸雜院爨』，如鬧夾棒六么〔二〇〕等一百零二目；『衝撞引首』，如打三十等一百零七目；『拴搐艷段』，如襄陽會等九十四目；『打略拴搐』，如星象名等二十八目；〔二一〕『官職

名』，如說駕頭等四目；『飛禽名』，如青鵲〔三二〕等四目；『花名』，如石竹子等三目；『喫食名』，如廚難偌等二目；『佛名』，如成佛板等二目；『難字兒』，如盤驢等四目；『酒下揑』，如數酒等二目；『唱尾聲』，如孟姜女等四目；『猜謎』，如杜大伯等二目；『和尚家門』，如禿醜生等四目；『先生家門』，如入口鬼〔三三〕等四目；『秀才家門』，如大口賦等十目；『列良家門』，如說卦彖等六目；『禾下家門』，如萬民快樂〔三四〕等四目；『大夫家門』，如三十六風等八目；『卒子家門』，如針兒線等四目；『良頭家門』，如方頭賦等二目；『邦老家門』，如脚言脚語〔三五〕等二目；『都子家門』，如後人收等三目；『孤下家門』，如朕聞上古三目；『司吏家門』，如罷筆賦等二目；『仵作行家門』，如一片生活一目；『撅倈家門』，如受胎成氣一目；『諸雜砌』，如撲石江等二十九目。以上，今樂人皆不知其名。九成元人，所紀皆元曲套數，博雅者所當考也。

元人劇本，見於百種曲僅十分之一。考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陸顯之、李取進、于伯淵、岳伯川〔三六〕、康進之、王廷秀、石子章、趙子祥、范子安、李好古、曾瑞卿、狄君厚、張壽卿、孔文卿十四人，共三十五本。及涵虛子編元羣英：馬致遠、王實甫、關漢卿、白仁甫、喬孟符、費唐臣、宮大用、尙仲賢、庾吉甫、高文秀、鄭德輝、李文蔚、侯正卿、史九敬先〔三七〕、孟漢卿、戴善夫、張時起、李寬甫、彭伯成〔三八〕、趙公輔、李行道、趙君祥、費君祥、紀君祥、趙天錫、梁進之、汪澤民、楊顯之、

陳定甫、李壽卿、王伯成、孫仲章〔二九〕、趙明遠〔三〇〕、劉唐卿、李子中、武漢臣、王仲文、姚守中、李直夫、吳昌齡、石君寶、金志甫、陳存甫、睢景臣、周仲彬、沈和甫、鮑吉甫、趙文寶、孫子羽、秦簡夫、張鳴善、鄭廷玉、范冰壺〔三一〕、丹邱〔三二〕、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湯舜民、楊景言、賈仲名、楊文奎、羅貫中、李致遠、楊景賢、張國寶〔三三〕、顧仲清〔三四〕、無名氏，以上六十七人，共五百四十九本；又娼夫不入群英，如趙明鏡、張酷貧、紅字李二〔三五〕、花李郎四人，共十一本。以上劇本〔三六〕，半皆失傳，可知此外所佚多矣。中如馬致遠、李致遠，關漢卿、孟漢卿，趙君祥、紀君祥、費君祥，陸顯之、楊顯之，張壽卿〔三七〕，名多相同，必有訛舛；而一曲〔三八〕或兩人撰，如世所傳韓文公雪擁藍關記，太和正音譜紀君祥有韓退之記，趙明遠又有韓湘子。各劇中〔三九〕昇仙會記究不知何人所撰。蓋元曲已失，可唱者尙流傳人間爾。

趙松雪子昂云：『院本中有娼夫詞，名曰「綠巾」詞〔四〇〕，雖有絕佳者，不得並稱樂府。如黃幡綽、鏡敬磨、雷海靑皆古名娼，止以樂名呼之，亘世無字。今趙明鏡訛傳趙文敬，張酷貧訛傳張國賓，皆非也。』又云：『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倡優所扮，謂之「戾家把戲」。蓋以雜劇出于鴻儒、碩士所作，皆良家也，彼娼優豈能辦此？』『故關漢卿以爲：「不過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復戲言〔四一〕，甚合于理。〔四二〕』按：倡夫自春秋之世有之，蓋異類托姓者。今流傳趙明鏡有啞觀音、錯立身、武王伐紂三本，張酷貧有汗衫記、高祖

還鄉、薛仁貴衣錦還鄉三本，紅字李二有板踏兒〔四三〕、病楊雄、武松打虎三本，花李郎有釘一釘、相府院二本，多不傳；獨薛仁貴、武松二曲，尙屬原撰，不可廢也。

輟耕錄：『達達樂器如箏、纂、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其大曲牌名有十五調：一、哈八兒圖，二、口溫，三、也葛倘兀，四、畏兀兒，五、閔古里，六、起土苦里，七、跋四土魯海，八、舍舍弼，九、搖落四，十、蒙古搖落四，十一、閃彈搖落四，十二、阿耶兒虎，十三、桑哥兒苦不丁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十四、答罕謂之「白翎雀雙手彈」，十五、苦之把天「品絃」。其小曲牌名有十七調：一、阿厮闌扯弼「四叢曲雙手彈」，二、阿桑捺「花紅」，三、哈兒火失哈赤「黑雀兒叫」，四、洞洞伯，五、曲律買，六、者歸，七、牝疇兀兒，八、把擔葛失，九、削浪沙，十、馬哈，十一、相公，十二、仙鶴，十三、阿丁水花，十四、回回曲，十五、伉里，十六、馬黑某當當，十七、清泉當當。』凡此，皆達達所彈曲調也。不可解者，半皆番語。〔四四〕

劉念臺人譜類記：『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此其動人最切，較之老生擁臯比〔四五〕、講經義，老衲〔四六〕登上座、說佛法，功效百倍。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並幃其婦人而觀之。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

沈寵綏度曲須知：『北化爲南，凡腔俱起于洪武而兼祖中州，一時有「海鹽腔」、「義烏腔」、「弋陽腔」、「青陽腔」、「四平腔」、「樂平腔」、「太平腔」之殊，雖口法不等，而北曲消亡矣。嘉、隆間有豫章魏良輔者，流寓婁東、鹿城之間，生而審音，憤南曲訛陋，別開堂奧，調用水磨，拍捱冷板，聲則平、上、去、入婉協，字則頭、腹、尾音畢勻，啓口輕圓，收音純細，所度曲皆「折梅逢使」(四七)、「昨夜春歸」諸名筆，採于傳奇則有「拜星月」、「花陰夜靜」等詞，氣無煙火，別有腔板，絕非戲場聲口，名曰「崑腔」。自有良輔，而曲詞已極抽秘逞妍，後世依爲鼻祖，洵曲聖也。』(四八)據此，則『崑腔』者，實魏良輔一人所創也。

樂郊私語：『海鹽少年多善歌，蓋出于澉浦楊氏。其先人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家僮(四九)千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擅歌名浙西。』今俗所謂『海鹽腔』者，實法于貫酸齋，源流遠矣。

『弋腔』始弋陽，卽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謂『秧腔』，『秧』卽『弋』之轉聲。京謂『京腔』，粵俗謂之『高腔』，楚、蜀之間謂之『淸戲』。向無曲譜，祇沿土俗，以一人唱而衆和之，亦有緊板(五〇)、慢板。王正祥謂『板皆有腔』，作十二律京腔譜十六卷，又有宗北歸音四卷以正之，謂：『「高腔」卽樂記「一唱三嘆」，有遺風之意也。凡曲藉乎絲竹者曰「歌」，一人發其聲曰「唱」，衆人成其聲曰「和」，其聲聯絡而雜于唱和之間者曰「嘆」——俗謂「接腔」。

「嘆」，即今「滾白」也。曲本混淆，罕有定譜，所以後學憒憒，不知整曲、犯調者有之，予故定爲十二律，以爲唱法，亦竊擬正樂之各得其所云。』皆立論甚新，幾欲家諭而戶曉；然欲以一人、一方之腔，使天下皆欲倚聲而和之，亦必不得之數也。

俗傳錢氏綴白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陝西，以梆爲板，月琴應之，亦有緊、慢，俗呼『梆子腔』，蜀謂之『亂彈』。金陵許苞承云：『事不皆有徵，人不盡可考。有時以鄙俚俗情，入當場科白，一上氍毹，即堪捧腹。此殆如冬烘相對，正襟捉肘，正爾昏昏思睡，忽得一詼諧訕笑之人，爲我羯鼓解穢，快當何如！此外集所不容已也。』其論亦確。按：詩有正風、變風，史有正史、霸史，吾以爲曲之有『弋陽』、『梆子』，即曲中之『變曲』、『霸曲』也。又有『吹腔』，與『秦腔』相等，亦無節奏〔三〇〕，但不用梆而和以笛爲異耳。此調蜀中甚行。

『胡琴腔』起于江右，今世盛傳其音，專以胡琴爲節奏〔三一〕，淫冶妖邪，如怨如訴，蓋聲之最淫者。又名『二簧腔』。

『女兒腔』亦名『弦索腔』，俗名『河南調』。音似『弋腔』，而尾聲不用人和，以絃索和之，其聲悠然以長。

文選長笛賦：『聽簉弄者，遙思于古昔。』注云：『簉弄，蓋小曲。』按：漢樂府滿歌行等篇，謂之『大曲』。『小曲』，當對『大曲』言之，非若今之小曲也。

南史徐勉傳：『武帝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賚勉。』通典：『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爲樂令，初改西曲，以別江南上雲樂。』樂府詩集：『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鄧之間，因其方俗，謂之「西曲」。』按：今以山、陝所唱小曲曰『西曲』，與古絕殊，然亦因其方俗言之。

今演劇多演神仙鬼怪以眩人目，然其名多荒誕。張果曰『張果老』，及劉海蟾曰『劉海戲蟾』，此類甚多，備見神仙傳及雲笈七籤。此不足論。取其略有依據者，別爲後卷。

劇話 卷下

『太公封神傳』劇，按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太公金匱亦詳其事。此封神所由來。

考程嬰、屠岸賈事，始見說苑復恩篇。公孫杵臼，別見新序節士篇。左傳無一字及之。今八義劇所演鉏麑、提彌明、靈輒三事，乃詳宣二年傳中；而晉因韓厥之言以立趙武，則在成公四年傳。

西施浣紗記劇，按羅點聞見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而附會也。』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西子江令隨鴟夷』〔五二〕。杜牧乃有此句。考越絕書：『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實未言浣紗也。

元人凍蘇秦劇及金印記，兄弟五人：代、厲、秦、辟、鵠。秦行第三，故云季子。俗乃謂行二，與史傳注文不合。

蝴蝶夢劇，見莊子齊物論。其鼓盆、髑髏二事，見至樂篇。

蘇武牧羊記劇，見漢書蘇建傳，特常惠紿辭〔五三〕，非實爲也。其餘若嚙雪、咽氈、臥起、操節，皆實事。

救青劇，事見漢書衛青傳：『青姊子夫得入宮，有身。長公主聞而妬之，使人捕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敖義渠人，後封合騎侯。』按：今院本演此事，謂敖爲鐵力奴，未詳所自。

庾吉甫買臣負薪〔五四〕劇，見漢書。今俗傳此事，大略相符；而言買臣既貴，妻再拜馬前求合，買臣取盆水覆地，示其不能更收之意，妻遂抱恨死，此則太公望事，詞曲家所撮合也。

張時起昭君出塞、馬致遠漢宮秋劇，見韓子蒼昭君圖序：『漢時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者配之，生二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大信』。班書皆不合〔五五〕。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昭君獨不行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襄女〔五六〕，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及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至元人琵琶劇〔五七〕，石崇王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石崇既有此言，後人遂以實之昭君，誤矣。

漁家樂劇，馬融女馬瑤草事。按後〔五八〕漢書，融女有三：長女不可考；其一字倫，爲袁隗妻；一女名芝，女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作申情賦。今劇場所演云馬瑤草者，未知何屬。袁氏世爲三公，隗少歷顯官，富奢特甚，馬氏裝遣亦極珍麗，與劇場簡生事適相反。其子〔五九〕久稽良匹，或不爲融所受〔六〇〕乎？然瑤草字與『芝』義合，疑所指爲芝。

高則誠琵琶記，見青溪暇筆：『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避世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見陸放翁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國朝遣使徵辟，不就。既卒，有以其記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無耶！」其見推許如此。』留青札記：『時有王四者，能詞曲。高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卽棄其妻而贅于太師不花家。則誠恨之，因借此記以諷。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爲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微時，嘗賞此戲；及登極，捕王四，置之極刑。』〔六一〕據說郛載唐人小說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蔡生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官至節度副使。」其姓相同，一至于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衊賢者耶？〔六二〕僧孺二子，曰蔚、曰蘩〔六三〕，無所謂繁者，恐說郛所載不實。』按：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秦氏，其故爲謬悠歟？抑未考歟？

劉關張桃園結義劇，據三國志關羽傳：『先主與羽、飛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世俗由此敷演。至秉燭達旦劇，則前無所據見，少室山房筆叢駁之最詳。秉燭達旦劇，元尙仲賢所撰也〔六四〕。關漢卿單刀會劇，見三國志魯肅傳有『但諸將軍單刀俱會』之語。

月下斬貂蟬劇，見升庵外集：『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李長吉〔六五〕呂將軍歌：「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元人有關公斬貂蟬劇，事尤悠謬。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啓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亦非全無所自。』按：原文關所欲娶乃秦氏婦，不得借爲貂蟬證也。

截江奪阿斗劇見蜀志劉封傳：『孟達與封書曰：「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六六〕四字本此。

白仁甫祝英臺劇，見宣室志：『英臺，上虞祝氏女，僞爲男裝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爲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爲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適馬氏，再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幷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

祝髮記劇，事見陳書徐陵傳：『孝克，陵第三弟也。梁末寇亂，京師大飢。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臧氏，甚有容色。孝克謂之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缺，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有濟，

不知卿意如何？」其妻臧氏弗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于財，孝克密因謀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于途，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還俗，更爲夫妻。』今祝髮記所演，多與此符。

達磨渡江劇，見傳燈錄：『菩提達磨，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從波若多羅，法明心要。多羅曰：「吾滅後，汝當往震旦設大法乘〔六七〕，直接上根。」貽偈有「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句。梁武帝迎至金陵。時魏明帝正光庚子也。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六八〕』按：達磨自庚子渡江，至戊申逝，凡九年。今謂『九年皆面壁』，失實。

『尉遲恭打朝裝風』劇，見舊唐書：『尉遲敬德婞直，頗以激切自負。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怒曰：「爾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罷。召讓之，致仕。後聞太宗將征高麗，上言：「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佐。」帝不納。詔以本官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六九〕按：劇場演敬德事，有曰『打朝』，『裝風』，打朝實，裝風虛也。又『單雄信追秦王』劇，見舊唐書李密傳及新書尉遲敬德傳。

『薛仁貴白袍』劇，見舊唐書：『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帝遣問：「先鋒白衣者誰？」召見，嗟異。』按：元張國賓雜劇稱仁貴『白袍將』，亦實。

吳昌齡西天取經劇，見獨異志：『沙門玄奘〔七〇〕，姓陳氏。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七一〕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所爲，鎖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莫知所由來。奘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道路開闢，虎豹潛形，魔鬼藏跡。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雙樹幻抄〔七二〕：『玄奘〔七三〕以貞觀三年冬抗表辭帝，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護送達于罽賓〔七四〕。隨歷大林國、偞抵國〔七五〕，那伽羅國、祿勒那國〔七六〕至麴闍國。麴闍王有勝兵十萬，雄冠〔七七〕西域，其俗以人祀天。奘至，被執。以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冥。彼衆驚異，釋之。至中天竺，入王舍城，彼已預聞奘至，具禮郊迎，安置那蘭陀寺。見上方戒賢論師——賢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爲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奘啓以求法意，賢曰：「吾頃病且死，忽夢文殊〔七八〕謂我曰：『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汝受道。』自爾以來，今三稔矣。」于是慰喜交集。奘從賢窮探大乘，日益智證。至貞觀十六年，乃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王迎問：「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可爲我言之。」奘粗陳帝神武大略，其主大驚，即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以貞觀十九年至長安。文帝驚喜，手詔飛騎迎之，親爲經文作序，名聖教序云。』按唐藝文志有王玄策〔七九〕中天竺國行記十卷，法苑珠琳謂：『玄策〔八〇〕官金吾將軍，奉詔扈玄奘往西域取經，歸撰此記。』今佚不傳。輟耕錄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莊岳委談云：『聖教序雖有「三藏要文」等語，匪玄奘〔八一〕號也。其以稱奘，

蓋以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而謫耳。』

唐明皇遊月宮劇見明皇雜錄：『上與太眞及葉法靜八月望日遊月宮，見龍樓、鳳堞、金闕、玉局〔八三〕冷氣逼人。後西川奏其夕有天樂過。』龍城錄：『葉法善與明皇遊月宮，聞天樂。上問曲名，曰：「紫雲回也」。上密記音調，歸爲霓裳羽衣曲。』又見集異記、異聞錄，小異。

「李白令高力士脫靴」劇，見舊唐書李白傳。

『郭子儀滿床笏』劇，據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珪、瑤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暎，以一榻置笏，重疊于其上。』按：流俗以此事屬郭汾陽，謬。

雙紅劇，一、紅綃，見崑崙奴傳所稱奴摩勒負崔生至一品院，與歌妓紅綃會，逾十重垣，雙負出，撾殺猛犬者也。一、紅線，見甘澤謠——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盜田承嗣金合，一夜去來，辭嵩不知所往者也。沈德符顧曲雜言：『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愜；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謂之雙紅，遂成惡趣。』

『鄭元和繡襦』劇，據白行簡李娃傳：『天寶中，常州刺史滎陽公有子弱冠，應秀才舉，父豐其給。抵長安，游鳴珂曲，見娃憑一青衣而立，徘徊不能去；密徵于友，往諧歡好，並止其家。囊空，鬻駿乘及家童以繼。歲餘，蕩然。娃母意怠，設詭計給生他出，徙宅去。生往來徵詰，無

音。返舊邸，與人爭較。生父方入計在京，所隨老豎見之，遽持其袪至父所。父怒其辱門，拉至曲江東，以馬捶鞭之斃，棄而去。有歌師往瘞，經宿而活。撻處潰爛，穢甚。同輩復惡而逐焉，遂持破甌巡里閭，乞食爲事。一旦大雪，生冒雪乞，聲甚苦。經娃之宅，生不知也。娃辨其音，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遽前抱頸，以繡襦擁而歸之。母大駭，趣令迫逐。娃侃詞諍，且以積貲自贖，與生稅屋別居，勸以溫習曩業。三歲，業大就。一赴禮，應直言極諫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時生父由常州拜成都尹，生投謁，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父子如初。娃留于劍門，築別館處之。尋遣媒氏，備六禮，迎爲夫婦。生後歷仕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按：此與今劇場所演，事事相符；惟傳不著名，而今云李亞仙、鄭元和，乃別見于元石君寶花酒曲江池劇；其殺千金五花馬，取版腸以供妓饌，則以元王元鼎與順時秀〔六三〕事牽入。

馬致遠黃粱夢劇，見李泌枕中記所云：開元十九年，盧生遇呂翁于邯鄲邸舍，以枕授之。生于寐中列登鼎鉉，欠伸而寤，主人蒸黃粱尚未熟也。按：此呂翁非呂洞賓也。洞賓生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翁則開元時已度人矣。元馬致遠黃粱夢劇謂洞賓遇鍾離，此即影襲盧生事。雜劇例多張冠李戴，不必疑也。明湯若士以世多熟夢邯鄲，復演盧生，付伶人歌舞之。又呂洞賓戲白牡丹劇，乃宋人顏洞賓事，亦誤爲呂洞賓。續仙傳：『呂洞賓居岳州白嶽寺，有老人自松梢下，曰：「某松之精也。」』元谷子敬有城南柳劇，乃訛『松』爲『柳』。

西廂記，元王實甫撰。考元稹會眞記詳其事。輟耕錄以爲生卽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云：『微之作姨母鄭氏墓志，言其「旣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白樂天微之母鄭氏志言：「鄭濟女」。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于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八四〕『生年二十二』，微之樂天墓志，決爲微之無疑；特鄭恆爭姻之說，不可曉。按：鶯鶯後實歸恆。金石文字記載唐鄭恆曁夫人崔氏墓誌銘，大中十二年秦貫撰文：『崔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此銘可證。

白兔記李洪義劇，五代史漢家人傳：『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八五〕，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宋史：『漢李后弟六人，長洪信，少洪義，皆位至軍相。洪義本名洪威，後以避周諱改。周祖起兵，漢少帝詔洪義扼河橋。及周兵至，洪義就降。漢室之亡，由洪義也。』按：今白兔劇醜詆洪義，或緣其降周故耶？又何以誤指爲后兄也？

雪夜訪趙普劇，見宋史趙普傳。

『楊六郎』劇，據宋史：『楊業以驍勇聞，人號「無敵」。契丹望見業旌旗，輒引去。主將戍邊者，多忌之。雍熙三年，以雲州觀察使副潘美北征。契丹國母蕭氏領衆十萬陷寰州，業議未可與戰，護軍王侁沮之。業因指陳家谷言：「請于此張步兵爲左右翼。俟業轉戰至此，卽以兵來擊

救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卽與佚領兵陣谷口〔六六〕。自寅至巳，佚使人登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乃離谷口；俄聞業敗，卽麾兵却。業力戰，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食三日，死。詔贈太尉、大同軍節度，錄其子延朗爲崇儀副使，次子延浦、延訓爲供奉官，延環、延貴、延琳爲殿直。延朗後改名延昭，眞宗嘉其用兵有父風，在邊防二十餘年，官至保州防禦使，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按史，延昭當爲長子，而目爲六郎，六似非行次矣。業凡七子，延玉先沒契丹，或總其見在之兄弟六人歟？潘美，今劇中誤爲潘仁美。

『梁灝八十二歲及第』劇，見錦字箋：『灝謝表有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遯齋閑覽：『灝登第詩：「天福三年來應試，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又一梁灝，登科最早，見容齋隨筆。

『呂蒙正破窰』劇，避暑錄：『文穆爲父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岩爲龕〔六七〕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按：元關漢卿、王實甫俱撰蒙正風雪破窰記。貢性之有風雪破窰圖詩。破窰，當卽石龕。又據宋史，與蒙正共淪躓者，母劉氏也，今傳奇乃謂蒙正妻。又飯後鐘事，見北夢瑣言，乃段文昌事——摭言傳爲王播事——今以移屬呂文穆，乃自元人馬致遠始。又彩樓劇饐瓜事，見邵伯温聞見錄。

『王曾三元』劇，見宋史：『曾字孝先，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按：今謂曾爲三元，信也；至謂曾子復爲右榜三元，則無稽矣。曾無子，以弟融之子繹爲後。

包龍圖各劇，據宋史：『包拯嘗除龍圖閣直學士。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凡訟訴，徑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按：今童婦輩凡言平反寃獄，輒稱『包龍圖』，或稱『包待制』，且言『死作閻羅』，因『包老』一言也。

平妖傳，見居易錄：『今小說演義記貝州王則事，其中人多有依據。如馬遂擊賊被殺，見宋史。使馬遂乃賈魏公，借作潞公耳。所云成都神醫嚴三點者，江西人，見癸辛雜志。其「多目神」，借用李文靖事。』楊文奎王魁不負心。按：王魁見齊東野語：『嘉祐中，王俊民〔九八〕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取交股刀自裁。左右抱持之。免出試院，醫云有痰，以藥吐之，中夜洞泄而死。其父訴關道士〔九九〕，道士傳冥中語云：「爲五十年前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因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其事皆不然。』書錄解題：『陳翰，唐末人〔一〇〇〕，王魁乃本朝事，當是後人剿入之。』草木子：『俳優戲文，始于王魁』。即此人。

『蔡襄建洛陽橋』劇，見說郛洛陽橋記附錄，又見筠廊偶筆，云：『明鄞人蔡錫爲泉州太守，欲修洛陽橋，以文檄海神。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往」。乞酒飲，大醉，自投于海。若有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廿一日酉時，遂是日興工。語載錫本傳中，人乃以其事附蔡

端明也。』

『陳造催內』劇，見蘇詩：『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黃魯直亦有與季常簡，曰：『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耶？』則柳氏之妬，固已。按：今南劇搬演『跪池』一事，未免已甚；北劇至有變羊劇，尤誕——然亦有本，但不屬陳季常。藝文類聚：『一士人婦大妬，常以長繩繫夫足。士與巫謀，乘婦睡，以繩繫羊。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問巫。巫曰：「能悔，可祈請。」婦因悔，誓不妬，巫乃令七日齋，舉家詣神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噉草不美。」婦後略妬，士郎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元吳昌齡『東坡、蘇小妹』〔九二〕。按歐陽文忠集蘇明允墓志云：『君三女，皆早卒。』按：明允一女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一女適柳子玉；而世俗云小妹適秦少游，不見傳記，豈明允之最小女耶？惟元吳昌齡東坡夢雜劇爲是言，並云其妹之名曰『子美』。

水滸劇見游覽志餘：『錢塘羅貫中，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敍宋江等事，機巧甚詳，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俱啞。』七修類稿：『宋江乃施耐菴編。昨見點鬼簿〔九三〕載宋江傳記之名，則亦有本，因而編成，故曰：「編」。』莊岳委談：『水滸傳所稱三十六天罡〔九四〕，見宋史，

張叔夜傳：「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癸辛雜志載龔聖予宋江三十六人贊，備列名號，曰：『呼保義宋江、智多星無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沒羽箭張青、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裏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混江龍李俊、九紋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五、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沒遮攔穆宏、拚命三郎石秀、雙尾蝎解寶、鐵天王晁蓋、金鎗班徐寧、撲天鵰李應。』較小說多孫立、晁蓋，無公孫勝、林冲；其吳學究不著名，尺八腿、一直撞綽號大異，鐵鞭、先鋒、賽關索、金鎗班小異；先後次第，尤多不同。宣和遺事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並載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而呼保義等號無之。宋鑑劉豫所害關勝，或即大刀也。其燕青贊云：『平康巷陌，豈是知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然則時固有一丈青者，而不在數中，果復有所謂七十二地煞乎？又高俅事，見居易錄：『乃東坡小史，以屬王晉卿誂。誂遣俅送篦刀子于端王邸，令對蹴，大喜，幷送人皆留。逾月，王登大寶，眷渥日厚，數年間持節至使相。傳所云「小蘇學士」即東坡，而稍變其文耳。都尉，卽誂也。』至誤走妖魔事，見錢氏私志：『河北賊方定，蔡京謂徐神翁曰：「且喜天下太平！」徐曰：「天上方遺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曰：「如何得識其人？」徐笑曰：

「太師亦是」。』按：此段即是水滸楔子所由演。

續水滸諸劇，見甕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詞于壁。』按：陸友仁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讚云：『睦州盜起塵連北，誰挽長江洗兵革？京東宋江三十六，懸賞招之使擒賊。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宮。』則江降後自有攻討方臘等事，續傳不爲無因。』

麒麟記韓蘄王夫人，見鶴林玉露：『夫人本娼。嘗于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驚走出。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起，問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告其母，約爲夫婦。後封梁國夫人。』按：今麒麟記演其事。

岳武穆精忠傳何立至酆都事，見雲邁淡墨，所謂『告相公，東窗事發也』。又掃秦劇，見江湖雜記：『檜旣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其事又見邱氏遺珠。元張光弼有詠何立事詩。

荆釵劇見鶴林玉露：『龜齡及第甚晚，已有二子，並非新娶，而其母已沒。』今之荆釵傳奇，乃史氏妄作也。天祿志餘謂：『玉蓮，王梅溪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溪友善。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恿之，爲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謬其事以衊之。南宋〔四〕餘姚許浩嘗賦荆釵百詠，即其事也。』楊升庵外集謂：『潛說友乃宋安撫使，與賈似道同時。』今傳奇王十朋有此人，訛以爲錢，反以爲梅溪前輩，謬也。

玉簪劇見古今女史：『宋女貞觀〔九五〕尼陳妙常年二十餘，姿色超羣，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觀中，調之，妙常不納。——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友潘法成私通情洽，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

月明度柳翠劇，見姚靖西湖志：『宋紹興間，柳宣教履臨安尹任，僧玉通不赴庭參，柳使用紅蓮計破其戒。玉通慚悔而死，托生于柳，隸樂籍，報之。久之，皐亭山僧清了以化緣詣柳翠，爲戴面具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悟，沐浴而化。』清了一名月明，故云『月明和尚度柳翠』也。元李壽卿撰曲，見臧晉叔選百種曲中。考咸淳臨安志、五燈會元，皆無柳宣教、月明之名。今所演，蓋武林舊事所載元夕舞隊之耍和尚也。

黃孝子尋親〔九六〕劇，見元史孝義傳：『黃覺經〔九七〕，建昌人，五歲遭亂失母。稍長，誓天願求母所在。願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

『沈萬三』劇，見明史高后傳：『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太祖怒，欲誅之。后諫曰：「民富敵國，民自不祥，天將災之，何誅焉？」乃釋秀。』秀卽沈萬三也。明巨富者，謂之「萬戶三」。沈本名富，字仲榮。柳亭詩話云：『金陵水西門有豬龍爲患，相傳明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鎭之，乃止，故名「聚寶門」。仲榮得張三丰鑪火之術，致富敵國。盆，卽鼎器也。』

鐵冠圖劇見宋景濂集張中傳：『中字景善，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帝下豫章時，因鄧愈薦，遣使召問。後言事往往奇中。嘗戴鐵冠，人因號「鐵冠子」。』按雜說云：『明祖諭道人：「汝能先知。試言我國事，直述無諱。」道人口誦數十語，其後多驗，即劇所謂鐵冠圖也。

唐賽兒劇見明史成祖紀：『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三月辛巳，敗賊于卸石，賽兒逸去。』好事者演其事，謂之女仙外史，演劇者本之。

海瑞市棺劇，見明史本傳：『上疏時，先市一棺，訣別妻子。』故俗有『海瑞棺材，擡去擡來』之諺，由此。

十五貫劇況青天，見懸笥瑣探：『蘇州太守況鍾剛果練達，多有惠政。九載去任，人呼曰「況青天」。』

唐伯虎三笑姻緣劇秋香，見姚旅露書，乃吉道人事：與宦家婢秋香遇于虎邱，因道人有姊喪，白衫內服紫裩，風動裾開，秋香見而含笑。道人乃鬻身爲宦家奴，伴其子讀書，具得歡意。問其欲，求秋香爲妻。許之，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爲母舅趙子。按：今演其事爲劇，移以屬唐寅。

〔註〕每卷前原題『綿州李調元童山』。

劇話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劇話，是用函海本作底本。因爲祇有這一種版本，無從比勘；但原刻頗有脫譌，今就編者所見比較顯然的地方，逕加改正，仍附註說明；疑誤的地方，則僅加註明，未敢擅動。

〔一〕『荔枝』，原作『荔支』。

〔二〕『尙與古樂意思相近』，『與』原作『有』。

〔三〕『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敖，實及漢宦者傅脂粉侍中郎，後世裝旦之漸。』按莊嶽委談原文作：『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傅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此處所引，略有變動，但後二句亦應作『漢宦者傅粉侍中，實後世裝旦之漸。』

〔四〕『蔡中郎』，原作『書中郎』。

〔五〕『嗣是作者迭興』，原作『詞是作者迭興』。

〔六〕『涵虛』，原作『滋虛』。

〔七〕『趙閔』，應作『趙閔夫』。

〔八〕『胡氏』二字下，似應有『遂以爲』三字。

〔九〕『點鬼簿』，應作『錄鬼簿』。

〔一〇〕『張奔兒』，原作『張奔』。

〔一一〕『猨』，原作『援』。

〔一二〕『枸肆中』，原作『枸肆中』。

〔一三〕『鬼門』，原作『鬼道』。

〔一四〕『鶻能擎鳥』，原作『一能禽鳥』。

〔一五〕『故云』，原作『古云』。

〔一六〕『一曰末泥』，原作『一曰末』。

〔一七〕『一曰孤裝』，原作『一曰狐』。

〔一八〕『傅粉墨』，原作『傅粉墨』。

〔一九〕『悲怨霸王』，原作『悲恕霸王』。

〔二〇〕『鬧火棒六么』，原作『鬧火捧六么』。

〔二一〕『官職名』之前，還應有『賭撲名，照天紅等七目』一句。

〔一二〕『青鵠』，原作『青鴉』。
〔一三〕『入口鬼』，原作『合鬼』。
〔一四〕『萬民快樂』，原作『萬民快』。
〔一五〕『脚言脚語』，原作『脚語』。
〔一六〕『岳伯川』，原作『丘伯川』。
〔一七〕『史九敬先』，原作『史九敬』。
〔一八〕『彭伯成』，原作『彭伯城』。
〔一九〕『孫仲章』，原作『孫仲立』。
〔二〇〕『趙明遠』，原作『韓明遠』。
〔二一〕『范冰壺』，原作『范玉壺』。
〔二二〕『丹邱』，原作『何丹丘』。
〔二三〕『張國賓』，原作『張國瑤』。
〔二四〕『顧仲清』，原作『顧仲卿』。
〔二五〕『紅字李二』原作『紅字李』。
〔二六〕『劇本』，原作『剽本』。

〔三七〕『張壽卿』下，應有『李壽卿』三字。

〔三八〕『一曲』，原無『一』字。

〔三九〕『各劇中』，似應作『今劇中』。

〔四〇〕『絲巾詞』，原缺『詞』字。

〔四一〕『戲言』，原作『戲宮』。

〔四二〕『故關漢卿』至『甚合於理』一段，乃涵虛子語，李氏書中也誤作是趙子昂所說。

〔四三〕『板踏兒』，原作『板杏兒』。

〔四四〕此段引文有誤。按原書雖各本之間也有不同，但小曲阿厮闌扯弼之下小字註，都作『回盞曲雙手彈』。又十四回回曲，乃和大曲、小曲一樣屬於類名，不是曲名。故此上文『其小曲牌名有十七調』，應作『……十三調』。

〔四五〕『皋比』，原作『皋北』。

〔四六〕『老衲』，原作『老袖』。

〔四七〕『折梅逢使』，原作『析梅逢使』。

〔四八〕此段原文作：『北化爲南……凡腔調與字面俱南，字則宗洪武而兼祖中州。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青陽」、「四平」、「樂平」、「太平」之殊派。雖口法不等，而北氣總已消亡

矣，……」劇話所引，字句有變動。與原意已不相符。又下文亦有刪略，但無大關係。惟『花陰月靜』，誤作『花影月靜』，已改。

〔四九〕『家僮』，原作『家僮』。

〔五〇〕〔五一〕『節奏』，原作『節湊』。

〔五二〕按此段，原文作：『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

〔五三〕『特常惠紿辭』句，應作『雁書事特常惠紿辭。』

〔五四〕『買臣負薪』，原作『買臣買薪』。

〔五五〕『班書皆不合』，似應作『與班書皆不合。』

〔五六〕『齊國王襃女』，原作『齊國王嬙女』。

〔五七〕『至元人琵琶劇』，似應作『至元人劇中馬上彈琵琶事』。

〔五八〕『後』字，原缺。

〔五九〕『子』，似應作『季』。

〔六〇〕『受』，似應作『愛』。

〔六一〕『據說郛載唐人小說云』之上，應有『莊嶽委談云』一句。

〔六二〕此處原有『莊岳委談』四字，刪去。

〔六三〕『業』，原作『業』。

〔六四〕按元尙仲賢所作雜劇，祇有秉燭旦一種，其題目、正名曰：『飢寒雪裏讀書人，沒興花前秉燭旦。』此劇雖不傳，但從題目、正名看來，絕對不可能是關羽秉燭達旦故事。

〔六五〕『李長吉』，原作『李白長吉』。

〔六六〕『四字本此』之上，應有『阿斗太子』四字。

〔六七〕『法乘』，原作『法藥』。

〔六八〕『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之下，應有『後渡江往魏』一句，語意才能明白。

〔六九〕『師還，復致仕。』原作『師復還致仕。』

〔七〇〕『玄奘』，原作『元奘』。

〔七一〕『罽』，原作『𦋺』。

〔七二〕『雙樹幻抄』，原作『雙樹幻杪』。

〔七三〕『玄奘』，原作『元奘』。

〔七四〕『罽賓』，原作『𦋺賓』。

〔七五〕『僕抵國』，原作『僕抵國』。

〔七六〕『祿勒那國』，原作『祿鄴那國』。

〔七七〕「雄冠」，原作「雄寇」。

〔七八〕「文殊」，原作「六殊」。

〔七九〕〔八〇〕「玄策」，原作「元策」。

〔八一〕「玄奘」，原作「元奘」。

〔八二〕「玉扃」，原作「玉扇」。

〔八三〕「順時秀」，原作「國順秀」。

〔八四〕「傳奇言」，原作「傳言」。

〔八五〕「晉陽」，原作「晉人」。

〔八六〕「陣谷口」，原缺「口」字。

〔八七〕「爲龜」，原作「有龜」。

〔八八〕「王俊民」，原作「王俊名」。

〔八九〕「關道士」，原作「問道士」。

〔九〇〕「唐末人」，原作「唐宋人」。

〔九一〕「東坡、蘇小妹」，似應作「東坡夢劇蘇小妹」。

〔九二〕「點鬼簿」，應作「錄鬼簿」。

〔九三〕『三十六天罡』，原缺『六』字。

〔九四〕『南宋』，原作『南史』。

〔九五〕『女貞觀』，原作『女觀』。

〔九六〕『黃孝子尋親』，原作『王孝子尋親』。

〔九七〕『黃覺經』，原作『王覺經』。

劇說

清·焦循著

劇說提要

劇說六卷，清焦循著。焦循，字里堂，江蘇甘泉人。生於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自幼好學。壯年從阮元在山東、浙江各處作幕賓。一八〇一年（嘉慶六年）中舉人。有人勸他去應禮部試，他因生母年老多病，堅辭不往。母喪之後，閉戶著書，名其居曰半九書塾，築書樓曰雕菰，凡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一八二〇年（嘉慶二十五年）卒。

焦氏精於經學及算術，生平著作有：雕菰樓易學、易餘籥錄、孟子正義、六經補疏、里堂學算記等數十種。此外又有足徵錄、邗記、里堂道聽錄、讀書三十二贊及雕菰樓集、詞、詩話。

焦氏尤好戲曲，著有曲考、劇說及花部農譚。曲考今不傳，但可於揚州畫舫錄所載曲海目一條見其大概。花部農譚，已收入本編。

劇說一書，是輯錄散見於各書中的論曲、論劇之語而成。卷前所列引用書目共一百六十六種，實際還不止此數，其中並有不少罕見的珍本，爲研究古典戲曲彙集了相當豐富的參考資料。

劇說流傳的版本有：

（一）讀曲叢刊本。

㈡　曲苑本。
㈢　重訂曲苑本。
㈣　增補曲苑本。
㈤　國學基本叢書本　一九三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㈥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本　劇說一種，爲第二輯第九種，一九五七年七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以上各種版本，曲苑及重訂曲苑本是根據讀曲叢刊本景印，增補曲苑本和國學基本叢書本是根據曲苑本、讀曲叢刊本排印，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本是根據讀曲叢刊本排印，加以標點，同時還有小部分的校勘。

讀曲叢刊本，來源未詳。劇說從未見刻本，讀曲叢刊所根據的，不是原稿本，就是傳鈔本了。

北京圖書館藏有焦循劇說稿本六卷，有『焦循手錄』和『里堂』兩圖章，確是焦氏手稿，但不如讀曲叢刊本完整，或許此稿本還不是最後的定稿。

引用書目

樂府雜錄唐段安節
猥談明祝允明
穀塵山房筆麈明于愼行
暖姝由筆明徐充
麈史宋王得臣
癸辛雜誌宋周密
水東日記明葉盛
客座贅語明顧起元
武林舊事宋周密
嘉祐雜志宋江休復
聞見近錄宋王鞏

教坊記唐崔令欽
道聽錄
近峯聞略明皇甫錄
國初事跡明劉辰
霏雪錄明鎦績
齊東野語宋周密
谿山餘話明陸深
眞珠船明胡侍
錄鬼簿元鍾嗣成
知新錄王棠
唐闕史唐高彥休

輟耕錄元陶宗儀
莊嶽委談明胡應麟
雲麓漫鈔宋趙彥衛
紫桃軒雜綴明李日華
四朝聞見錄宋葉紹翁
都城紀勝宋耐得翁
彙苑詳註明王世貞
警心錄
碧雞漫志宋王灼
懷鉛錄
金樓子梁孝元皇帝

名義考明周祈
復齋漫錄明許浩
應庵隨錄明羅鶴
宋史新編明柯維騏
說圃識餘王元徵
樂郊私語元姚桐壽
蝸亭雜訂徐又陵
西河詞話毛奇齡
鐵圍山叢談宋蔡絛
古杭夢遊錄元李有
清波雜誌宋周煇

委巷叢談 明田汝成
河上楮談 明朱孟震
曠園雜志 吳陳琰
留青日札 明田藝衡
雕邱雜錄 梁清遠
甄江逸志 勞大輿
南窗閒筆
山居新話 元楊瑀
黎瀟雲語
隨事諷諫
歸潛志 元劉祁
古今女史 趙世杰
南園漫錄 明張志淳
詞苑叢談 徐釚
古夫于亭雜錄 王士禎
閒燕常談 宋董弅
錢塘遺事 宋劉一清
詩辨坻
大圜索隱
在園雜志 劉廷璣
聽雨筆記
譚輅 明張鳳翼
暌車志 宋郭彖
芳余詩話
香祖筆記 王士禎
疑耀 明張萱
西閣偶談 喬鐸
洞天玄記 明楊慎
齣齾閒話
桐下聽然 朱季美
明史紀事本末 谷應泰
筆談 明張元長
曲藻 明王世貞
眞細錄
靜志居詩話 朱彝尊
冬夜箋記 王崇簡
洛陽伽藍記 後魏楊衒之
春浮園偶錄 明蕭士瑋
邵氏聞見錄 宋邵伯溫
湧幢小品 明朱國禎
金陵瑣事 周暉
玉壺清話 宋釋文瑩
歸元鏡
酒邊瓚語 王鐳玿
亦巢偶記
宙載 明張合
書影 周亮工
南濠詩話 明都穆
閒中今古錄 明黃溥言
茶餘客話 阮葵生
天祿識餘 高士奇
天香樓偶得 虞兆漋
近事叢殘 明沈瓚
堯山堂外紀 明蔣一葵
游宦餘談 明朱孟震
質餘齋筆記
藝苑卮言 明王世貞
聞見卮言
蕉窗雜錄 宋橡軒居士
秋田聞見錄

曠園偶錄
明史稿 王鴻緒
桯史 宋岳珂
湖海搜奇
浣水續談 明朱孟震
內省齋文集
讀書　文集
秦淮劇品 潘之恆
邱氏遺珠
流寇長編
菊莊新話 史承謙
板橋雜記 余懷
嫏嬛記 元伊世珍
徐文長集 明徐渭
露書 明姚旅

越巢小識
甬上詩傳 李景堂
智囊 明馮夢龍
池北偶談 王士禎
鶴林玉露 宋羅大經
虎薈 明陳繼儒
錦繡萬花谷
宣和遺事
湖壖雜志 陸次雲
硐房蛾述堂閒筆
極齋雜錄
今世說 王晫
見聞錄 徐岳
葦航紀談 宋蔣津
諧史 明徐渭

四友齋叢說 明何良俊
毛西河先生傳 盛唐
寄園寄所寄 趙吉士
柳南隨筆 王應奎
箬陂繼世紀聞
明詩綜 朱彝尊
續筆談 明胡應麟
西京雜記 晉葛洪
雨村詩話 李調元
筠廊偶筆 宋犖
蓴鄉贅筆 董含
西橋野記 明侯甸
丹鉛錄 明楊慎
己瘧編 明劉玉
玉劍尊聞 梁維樞

弇州史料 明王世貞
隻麈談 胡承譜
鮚埼亭續集 全祖望
說楛 明焦周
臺閣名言 明張合
菽園雜記 明陸容
詞旨 明梅鼎祚
江湖紀聞 郭霄鳳
此木軒雜著 焦袁熹
西陂類稿 宋犖
宦遊紀聞 明張誼
邊州聞見錄 陳聶恒
閒居筆記
操觚十六觀 陳鑑
談芬 明徐渭

耳新 明鄭仲夔

夢焦詩話 沈潛（一）

劇說卷一

清・焦循撰〔註〕

乾隆壬子冬月，於書肆破書中得一帙，雜錄前人論曲、論劇之語，引輯詳博，而無次序。嘉慶乙丑，養病家居，經史苦不能讀，因取前帙，參以舊聞，凡論宮調、音律者不錄，名之以『劇說』云。穀雨日記。

樂記云：『新樂進府退府，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注云：『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爲「優」。』疏云：『漢書檀長卿爲獼猴舞，是狀如獼猴。』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正義云：『優者，戲名也。』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語而令人笑是也。』史記滑稽列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又：『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然則優之爲技也，善肖人之形容，動人

之歡笑，與今無異耳。

樂府雜錄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躭。躭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

教坊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

按今演戲，伶人呈戲目於尊客，以墨選之，曰『點戲』，仍古之遺稱。

教坊記又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胆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按：今淨稱『大面』，其以粉、墨、丹、黃塗於面以代刻木而有是稱耶？然戲中亦間用假面。

輟耕錄云：『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元朝院本、雜劇始釐爲二。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豔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至今樂人宗之。』

名義考云：『今戲角有生、旦、淨、丑之名，嘗求其義而不得。偶思樂記注「如獼猴」之說，乃

知：「生」，「狌」也，猩猩也——山海經：「猩猩人面，豕聲，似小兒啼。」「旦」，「狚」也，猵狚也——莊子：「猨，猵狚以爲雌。」「淨」，「猙」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又云：「似狐，有翼。」「丑」，「狃」也——廣韻：「犬性驕。」又：「狐狸等獸迹。」謂俳優之人如四獸也，所謂「獶雜子女」也。末猶「末厥」之「末」，外猶「員外」之「外」。』猥談云：『生、淨、丑、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托之唐莊宗，皆謬也。此本金、元闤闠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卽男子，旦曰「妝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南戲出於宣和以後，南渡時，謂之「溫州雜劇」。後漸轉爲「餘姚」、「海鹽」、「弋陽」、「崑山」諸腔矣。』道聽錄云：『元人院本，打者：一副淨，一副末，一引戲，一末泥，一孤裝，猶梨園之有生、旦、外、末、淨、丑、貼。七字之義，或云：反語。生爲「熟」，丑爲「好」，旦爲「夜」，貼爲「幫」，淨爲「鬧」，末爲「始」，可也；若外爲「內」，則牽強矣。』

莊嶽委談云：『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文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顚倒而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汙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顚倒其名也。中郞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三〕而弟也：凡此，皆以謬悠其事也。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

意微矣。古無外與丑，丑卽副淨，外卽副末也。』又云：『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爲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名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卽正旦也；「小旦」，卽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

復齋漫錄云：『張景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景爲屋壁記，略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守、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人一見之，必指曰：「此參軍也。」」當爲其罪矣。至於倡優爲戲，亦假爲之以資玩笑，況眞爲者乎？』

穀城山房筆麈云：『優人爲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髽角敝衣，如僮僕狀，謂之「蒼鶻」。參軍之法，至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奏耳。』

近峯聞略云：『參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

雲麓漫抄云：『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娼、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至此。』

應菴隨錄云：『古之優人，於御前嘲笑，不但不避貴戚大臣，雖天子后妃亦無所諱，如唐中宗時內宴唱回波詞是也。』

畯姝由筆云：『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弦索者，名「套數」；扮演戲文，跳而不唱，名「院本」。』

國初事蹟云：『洪武時，令樂人張良才說評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言之，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

莊嶽委談云：『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渡稍見淨、丑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淩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雖有衆樂，無暇雜陳矣。』

紫桃軒雜綴云：『張鎡，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侈而有淸尙。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衍曲，務爲新聲，所謂「海鹽腔」也。』菽園雜記云：『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谿，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

宋史新編云：『理宗在位久，董宋臣、盧允升作夫容閣、蘭香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遊

宴。』

宋史樂志云：『女弟子隊，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裙，戴雲鬟髻，乘彩船，執蓮花。』

塵史云：『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祁公欲令人吏、技術等官，少爲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倍加襈，俗所謂「黃義襴」者是也。幞頭合帶牛耳者，今之優人多爲此服。』

霏雪錄云：『宋高宗時，饔人瀹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對曰：「餃子、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饔人。』

四朝聞見錄云：『韓用兵既敗，須髩皆白，莫知所爲。伶優因上賜宴，設樊遲、樊噲，旁一人曰「樊惱」。問樊遲：「誰與取名？」對以：「孔子所取。」又揖問樊噲，曰：「爾誰取？」曰：「漢高所命。」又揖樊惱，曰：「誰名汝？」對曰：「樊惱自取。」』

說圃識餘云：『一伶人作不識字官，稱：「難做！」吏曰：「官不過判耳。每判日，當先書案上，但依畫判之。」從一日至三日，皆依畫判去；至四日，不能；至五六日，擲筆下走，曰：「做不成！一日難似一日矣！」』

陸務觀云：『嘗記先人說：紅鞋飾帶，始唐莊宗施之優人。』

癸辛雜志云：『嘗聞梨園舊樂工云：「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或用工字，然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

齊東野語云：『女冠吳知古用事，內宴，演參軍。教坊輩請簽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觱栗！」』

都城紀勝云：『雜劇中先做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雜劇。或添二人，名曰「裝孤老」。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裝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世俗之眼戲也。』

輟耕錄云：『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有人能解之者，況今雜劇中曲詞之冗乎？』

筆塵云：『杜佑曰：「窟儡子，亦曰「傀儡子」，本喪雅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帳之上，則正謂之「窟儡子」矣。』又云：『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蹻伎、跳劍伎、吞劍伎、擲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卽「翻金斗」。

「翻金斗」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王——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按：今之演劇者，以頭委地，用手代足，憑虛而行，或縱或跳，旋起旋側，其捷如猿，其疾如烏，令見者目炫心驚，蓋卽古人擲倒伎也。

樂郊私語云：『海鹽州少年，多善樂府，其傳多出於澉川楊氏。當康惠公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制樂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卽歌聲高引，上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第去其著作姓名。』

水東日記云：『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爲「女通鑑」。甚者，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百態誣衊，作爲戲劇，以爲佐酒樂客之具。士大夫不以爲非，亦相率而推波助瀾，遂汎濫而莫之救。』

谿山餘話云：『歌詞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也。』

彙苑詳注云：『曲者，詞之變。金、元所用北樂，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

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輩，咸富有才情，兼善音律，遂擅一代之長。但大江以北，漸染北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撾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淸峭、柔遠，雖本才華，務諧音律。譬之同一師承，頓、漸分教；俱爲國臣，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擧之，良可笑也。』

嘉、隆間，松江何元朗畜家僮習唱，一時優伶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尙得蒜酪遺風。何又敎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敎坊頓仁所賞。頓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伎者。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弦索，不可入譜。』沈吏部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反無人問。頓老又云：『弦索九宮，或用滚弦，或用花和、大和，釤弦皆有定則；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即脅板矣。』吳下以三弦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著簑衣』也。簫管可入北詞，而弦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弦節奏也。北詞中亦有不叶弦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亦不免。元人多嫺北調，而不及南音。成、弘間，沈靑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同時康對山、王渼陂，俱以北擅場。王初學塡詞，先延名師，學唱三年而後出手。章邱李太常中麓，亦以塡詞名，與康、王交，而不嫺度曲，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

見誚吳儂。同時惟馮海桴差爲當行。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翁聯句也。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節錄蝸亭雜訂。）

客座贅語云：『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燕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觀音舞，或百丈旗，或跳隧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止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益爲悽慘，聽者殆欲墮淚。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海鹽」、「弋陽」，後則又有「四平」。近又有「崑山腔」，較「海鹽」更爲清柔而婉折也。』〔三〕

眞珠船云：『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敬德不服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揚，氣魄雄壯。後有作者，鮮與爲京。蓋當時，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中州人多不得爲之，每沈抑下僚，志不得伸，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行省務官，宮大用釣台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尚多有之，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抒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又云：『古之四方皆有音，今歌曲但統爲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爲北曲。由是觀之，則擊壤、衢歌、

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詞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艷以及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警心錄云：『陳淳祖爲賈似道之客，守正爲諸客所疾，內人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藏淳祖牀下，意欲並中二人。賈入齋，見之，心疑；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祖不答，繼以大怒，賈乃知其無他，遂黜諸姬，得其情。由是極契淳祖，後遂有知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

楊用修云：『漢郊祀志優人爲假飾伎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爲，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西河詩話云：『明玉照宮承應，有御前王留子雜劇。王留子，見元曲。或云天啓六年，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綽號王瘤子，善抹臉詼諧，如舊時優伶。「留子」，即「瘤子」。』

丹邱先生論曲云：『雜劇有正末、副末、狚、狐、靚、鴇、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正末者，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俗謂之「末泥」。副末執磕瓜以扑靚，即古所謂「蒼鶻」是也。當場之伎曰「狚」；狚，猨之雌者也，其性好淫，今俗譌爲「旦」。狐，當場裝官者也，今俗譌爲「孤」。靚，傅粉墨戲笑供諂者也，粉白黛綠，古稱「靚妝」，故謂之「妝靚色」，今俗譌爲「淨」。妓

女之老者曰「鴇」；鴇似雁而大，無後趾，虎文，喜淫而無厭，諸鳥求之卽就，世呼「獨豹」者是也。凡妓女總稱曰「猱」；猱，亦猨類，喜食虎肝腦，虎見而愛之，輒負於背，猱乃取蝨遺虎首，虎卽死，取其肝腦食焉，以喻少年愛色者，亦如遇猱然，不至喪身不止也。捷譏，古謂之「滑稽」，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謔，故云。引戲，卽院本中之「狚」也。』又云：『構肆中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於此，故云「鬼門」。愚俗無知，以置鼓於門，改爲「鼓門道」，後又譌爲「古」，皆非也。元曲或言「向古道」，或言「向古門道」。蘇東坡詩有云：「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

周挺齋論曲云：『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倡優所扮，謂之「戾家把戲」，蓋以雜劇出於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倡優豈能辦此？故關漢卿以爲：「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爲奴隸之役，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復戲言，甚合於理。』又云：『院本中有娼夫之詞，名曰「綠巾詞」，雖有絕佳者，不得並稱樂府。如黃幡綽、鏡新磨、雷海青輩，皆古名娼，止以樂名呼之，亙世無字。今趙明鏡譌傳趙文敬，張酷貧譌傳張國賓，皆非也。』〔四〕

武林舊事所列『官本雜劇段數』，曰六么，曰瀛府，曰梁州，曰伊州，曰新水，曰薄媚，曰大明樂，曰降黃龍，曰胡渭州，曰逍遙樂，曰石州，曰大聖樂，曰中和樂，曰萬年歡，曰熙州，曰道

人歡，曰長壽仙，曰法曲，曰延壽樂，曰賀皇恩，曰採蓮。『採蓮隊』見宋史樂志，其餘可類推矣。又有所謂『爨』者，如鍾馗爨、天下太平爨之類；有所謂『孤』者，如思鄉早行孤、逆鼓孤之類；有所謂『姐』者，如襤哮店休姐、老姑遣姐之類；有所謂『酸』者，如襤哮負酸、眼藥酸之類。輟耕錄所列『院本名目』，所謂法曲、伊州、新水、瀛府、逍遙樂、萬年歡、降黃龍，屬『和曲院本』；所謂孤酸旦等，目爲『諸雜大小院本』。考元人劇中，其題目、正名有云『還牢末』者，則正末當場也；有云『貨郎旦』者，則正旦當場也。錄鬼簿關漢卿有擔水澆花旦中秋切鱠旦，吳昌齡有貨郎末泥，尙仲賢有沒興花前秉燭旦，楊顯之有跳神師婆旦，其義亦同。孤，謂『官』；酸，謂『秀士』。凡稱『酸』，謂正末扮秀士當場也。至有云『酸孤旦』者，則三色當場；有云『雙旦降黃龍』者，則兩旦當場；云『旦判孤』，云『老孤遣旦』，皆可類推。

莊嶽委談云：『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折，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尙有此稱。』按：今元曲倩女離魂雜劇中，無『細酸』二字。

元曲皆四折，或加楔子。惟趙氏孤兒五折，又有楔子。

生、旦、淨、丑，考元曲無『生』之稱，末即『生』也。有正末，又有冲末、副末、小末，任風子劇中冲末扮馬丹陽，正末扮任屠，碧桃花冲末扮張珪、副末扮張道南，貨郎兒冲末扮李彥和、小末扮李春郎是也。小末亦稱『小末尼』，東堂老『正末同小末尼上』是也，冲末又稱『二末』，

神奴兒冲末扮李德義，後稱李德義爲『二末』是也。今人名刺，或稱『晚生』，或稱『晚末』、『眷末』，或稱『眷生』，然則『生』與『末』通稱，尙爲元人之遺歟？旦有正旦、老旦、大旦、小旦、貼旦、色旦、搽旦、外旦、旦兒諸名。中秋切鱠正旦扮譚記兒、旦兒扮白姑姑，碧桃花老旦扮張珪夫人、正旦扮碧桃、貼旦扮徐端夫人，張天師夜斷辰鈎月[五]搽旦扮封姨、旦兒扮桃花仙、正旦扮桂花仙，救風塵外旦扮宋引章，貨郎旦外旦扮張玉娥，玉壺春貼旦扮陳玉英，神奴兒大旦扮陳氏，陳摶高臥鄭恩引色旦上，悞入桃源小旦上云『小妾是桃源仙子侍從的』是也。有單稱旦者，抱妝盒正旦扮李美人、旦扮劉皇后、旦兒扮寇承御，倩女離魂旦扮夫人、正旦扮倩女是也。丑、淨、外三色，名與今同，乃碧桃花外扮薩眞人，外又扮馬、趙、温、關天將，是同場有五外；陳州糶米外扮韓魏公、呂夷簡，爭報恩外扮趙通判，外又扮孤，楚昭王疎者下船外扮孫武子、伍子胥，小尉遲認父歸朝外扮徐茂公、房元齡，皆同場有二外；謝金吾詐拆淸風府外扮焦贊、孟良、岳勝，是同場有三外。百花亭二淨扮雙解元、柳殿試闖上，舉案齊眉二淨扮張小員外、馬舍上，殺狗勸夫、東堂老並二淨扮柳隆卿、胡子傳，合汗衫淨扮卜兒、淨扮陳虎，陳州糶米淨扮劉衙內、淨扮小衙內，皆同場有二淨。副淨之名，見竇娥寃之張驢兒。墻頭馬上冲末扮裴尙書引老旦扮夫人上，第二折夫人同老旦嬷嬷上，是當場有二老旦；蝴蝶夢外引冲末扮王大、王二，范張雞黍正末扮范巨卿同冲末扮孔仲仙、張元伯，是當場有二冲末；桃花女小末扮石留住，又小末扮增福，第四折石留住、增福同

場，是當場有二小末；陳州糶米丑扮楊金吾，又二丑扮二斗子，是同場有三丑。末、旦、淨、丑之外，又有孤、倈兒、孛老、邦老、卜兒等目。貨郎旦冲末扮孤，殺狗勸夫外扮孤，拗頭巾淨扮孤，扮孤者無一定也；金線池搽旦扮卜兒，秋胡戲妻、王粲登樓並老旦扮卜兒，合汗衫淨扮卜兒，是扮卜兒者無一定也；貨郎旦淨扮孛老，瀟湘雨外扮孛老，薛仁貴榮歸故里正末扮孛老，硃砂擔冲末扮孛老，是扮孛老者無一定也。蓋孤者，官也；卜兒者，婦人之老者也；孛老者，男子之老者也。倈兒多不言以何色扮之，惟貨郎旦李春郎前稱『倈兒』，後稱『小末』，則前以小末扮倈兒。蓋倈兒者，扮爲兒童狀也；春郎前幼，當扮爲兒童，故稱『倈兒』；後已作官，則稱『小末』耳。邦老之稱，一爲合汗衫之陳虎，一爲盆兒鬼之盆罐趙，一爲硃砂擔之鐵旛竿白正，皆殺人賊，皆以淨扮之，然則邦老者，蓋惡人之目也。

殺狗勸夫『祇從取砌末上』，謂所埋之死狗也；貨郎旦『外旦取砌末付淨科』，謂金銀財寶也；梧桐雨『正末引宮娥挑燈拿砌末上』，謂七夕乞巧筵所設物也；陳摶高臥『外扮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謂詔書、纁幣也；冤家債主『和尙交砌末科』，謂銀也；誤入桃源『正末扮劉晨、外扮阮肇各帶砌末上』，謂行李包裹或採藥器具也；又『淨扮劉德引沙三王留等將砌末上』，謂春社中羊酒紙錢之屬也。

近安慶『帮子腔』劇中，有桃花女與周公鬭法、沈香太子劈山救母等劇，皆本元人。又義兒恩，

兒問罪在獄，適兒赦而盜殺，母誤盜屍爲兒屍，全本蝴蝶夢趙頑驢偸馬殘生送一折也。又有五雷轟〔六〕者，演孫臏事，內有卜子夏，此正本元人劇馬陵道中有卜商也。

裴少俊墻頭馬上，白仁甫作，錄鬼簿作鴛鴦簡墻頭馬上。便宜行事虎頭牌，李直夫作，錄鬼簿作武元皇帝虎頭牌。李素蘭風月玉壺春，武漢臣作，錄鬼簿有鄭瓊娥梅雪玉堂春，無此目。陶學士醉寫風光好，戴善夫作，錄鬼簿無此目。翠紅鄉兒女兩團圓，楊文奎作，錄鬼簿無此人。半夜雷轟薦福碑，馬致遠作，錄鬼簿無此目。包待制三勘蝴蝶夢，關漢卿作，錄鬼簿無此目。河南府張鼎勘頭巾，孫仲章作，錄鬼簿陸登善有此目，孫仲章無此目。李太白匹配金線記，喬孟符作，錄鬼簿題爲唐明皇御斷金錢記；別有柳眉兒金錢記，平陽人石君寶作。楊氏女殺狗勸夫，不傳作者名氏，錄鬼簿題有王脩然〔七〕斷殺狗勸夫，是蕭德祥作；今此劇孤自稱王脩然，當即蕭作。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吳昌齡作，錄鬼簿作張天師夜祭辰鈎月。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關漢卿作，錄鬼簿作煙月舊風塵，『舊』蓋『救』之譌。同樂院燕青博魚，李文蔚作，錄鬼簿題有報寃臺燕青撲魚及燕青射雁二目，無燕青博魚。

元曲止正旦、正末唱，餘不唱。其爲正旦、正末者，必取義夫、貞婦、忠臣、孝子，他宵小市井，不得而於之。余謂：時文入口氣，代其人論說，實同於曲劇。而如陽貨王驩等口氣之題，宜斷作，不宜代其口氣。吾見近人作此種題文，竟不留身爲孤裝、邦老，甚至助爲訕謗、口角，以偪肖爲

能，是當以元曲之格度爲法。

虎頭牌旦扮茶茶，金、元人多呼女爲『茶茶』。

西河詞話云：『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卽舞曲中詞，亦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自唐人作柘枝詞、蓮花鏇歌，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措詞，稍稍相應，然無事實也。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畤者，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然猶無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搊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搊彈並念唱之。嗣後金作清樂，仿遼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則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者，並雜色人等，入句欄扮演，隨唱詞作舉止，如「參了菩薩」，則末泥祗揖，「只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與古人舞法無以異也。至元人造曲，則歌舞合作一人，使句欄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場，以四折爲度，謂之「雜劇」。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或一劇，或二劇，或三、四、五劇，名爲「院本」。西廂者，合五劇而譜一事者也，然其時司唱猶屬一人，仿連廂之法，不能遽變。往先司馬從寧庶人處得連廂詞例，謂：「司唱一人，代句欄舞人執唱。」其曰「代唱」，卽已逗句欄舞人自唱之意；但唱者止二人，末泥主男唱，旦兒主女唱也。若雜色入場，

第有白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爲南曲，則雜色人皆唱，不分賓主矣。少時觀西廂記，見一劇末必有絡絲娘煞尾一曲，於演扮人下場後復唱，且復念正名四句，此是誰唱，誰念？至末劇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齊下場後，復有隨煞一曲，正名四句，總目四句，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連廂詞例，則司唱者在坐間，不在場上，故雖變雜劇，猶存坐間代唱之意。』

王實甫西廂記不標淨、旦、丑之名，曰『紅』，曰『鶯』，曰『本』，曰『惠』，曰『生』，曰『杜』，曰『飛』，然則曰『生』者，謂『張生』，非優人脚色之名爲『生』也。琵琶記則生旦爲類矣。乃西廂第一折：『末上云：自家是狀元坊店小二哥』。以下但標『小二』。『末上』二字，自亂其例。

碧雞漫志云：『伊州見於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六么行於世者四：曰黃鍾羽，卽般涉調；曰夾鍾羽，卽中呂調；曰林鍾羽，卽高平調；曰夷則羽，卽仙呂調。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卽今之越調。宮伎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瀛府屬黃鍾宮。」鐵圍山叢談云：「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者傳於今，實黃鍾之宮。」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

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程士守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觀此，則武林舊事、輟耕錄所謂六么、瀛府、法曲、伊州之類，皆以音調分別之，如今之『崑腔』、『弋腔』及『安慶』、『湖廣』、『秦腔』、『京腔』等也。六么中有所謂孤奪旦六么，法曲中有孤和法曲，則優伶、色目，各腔皆有也。

輟耕錄有『邦老家門』，邦老，疑即『鮑老』之訛聲。相傳有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舞更郎當袖轉長。』一曰脚言脚語，一曰則是便是賊；『孤下家門』，一曰朕聞上古，一曰刀包待制，一曰絹兒來；『撅倈家門』，一曰受胎成氣；『都子家門』，一曰後人收，一曰桃李子，一曰上一上。

教坊記曲名有綠腰、涼州、薄媚、伊州、甘州。綠腰，即『六么』也，唐、宋、元相承，倘可尋究。

知新錄云：『合生，即院本、雜劇也。唐書武平一傳云：「中宗宴殿上，胡人襪子、何懿唱合生，而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曰：『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賢，歌詠舞踏，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按此，則知唐明皇梨園之戲，又本於此。』

又懷鉛錄云：『古梨園傳粉墨者，謂之「參軍」，亦謂之「靘」。靘，廣韻云：「妝飾也。」今傳粉墨謂之「淨」，蓋「靘」之僞也。扮婦人者謂之「狚」，又與「獺」通。莊子云：「猨，猵狚

以爲雌〔八〕。」東廣微云：「猨以獺爲婦。」蓋喻婦人意，遂省作「旦」也。蒼鶻謂之「末」者，周禮：「四夷之樂有靺。」東都賦云：「僸、佅、兜離，罔不畢集」。蓋優人作外國裝束者也。一曰「末泥」，蓋倡家隱語，如「爆炭」、「崖公」之類，省作「末」。又云「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末色打諢」。又都城紀勝：「雜扮，或名『雜旺』，又名『鈕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今之丑脚，蓋「鈕元子」之省文。古杭夢遊錄作「雜班」、「扭元子」、「拔和」。』又云：『演戲而以班名，自宋雲韶班起。考宋教坊外，又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閹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於教坊，初賜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班。鈞容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中改爲鈞容直。後世總稱爲班也。』

聞見近錄云：『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凡郡有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

唐闕史云：『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斂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是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

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

金樓子云：『有人以優師周穆王，甚巧，能作木人，趨走俯仰如人，鎖其頤則可語，捧其手則可舞。王與盛姬共觀，木人瞚其目招王左右侍者。王大怒，欲誅優師。優師大怖，乃剖木以示王，皆附會革木所爲，五臟完具。王大悅。乃廢其肝，則目不能瞚；廢其心，則口不能語；廢其脾，則手不能運。王厚賜之。』〔九〕

清波雜志云：『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蔡京以鄰地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謂德曰：「西園與東園何如？」德曰：「東園嘉木繁蔭，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語聞，抵罪。』

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案：此優人作旦之始。

委巷叢談云：『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猝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

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閒燕常談云：『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機之暇何所爲？」曰：「不過燕樂爾。」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贊歎，說：「聖意匪獨俯同韋布之士，留神經術，仰見兢兢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裏！」蓋俚語以貪婪爲「不易」也。』

明史紀事本末云：『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詼諧，恆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諷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上微哂。』

宙載云：『湖廣志：「安陸州董仲，漢董永子，母乃織女，生仲而靈異，數篆符，鎭邪怪。」近日院本以董仲舒爲永子，不知仲舒生於西漢，永爲東漢末人，不惟相隔遠甚，亦且侮褻先儒。或以永子名仲，遂以仲舒當之耶？』莊嶽委談云：『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事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又云：『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榼銀龜騎白馬，傅粉美人大旗下」，以爲卽呂布美人，殊不知傅粉自說呂貌，非姬妾也。』按元曲：呂布美人貂蟬，小字紅昌。河上楮談云：『世俗戲文、小說，有斬貂蟬、關索鮑三娘等記，流傳傅會，眞僞混淆；然蜀有關索嶺，又有鮑家莊，不知何也。』

錄鬼簿載白仁甫所作劇目有祝英臺死嫁梁山伯，宋人詞名亦有祝英臺近。錢塘遺事云：『林鎭屬河間府有梁山伯、祝英臺墓』。乾隆乙卯，余在山左，學使阮公修山左金石志，州縣各以碑本來。嘉祥縣有祝英臺墓碣文，爲明人刻石。丙辰客越，至寧波，聞其地亦有祝英臺墓。載於志書者詳其事，云：『梁山伯、祝英臺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後，舊稱「義婦冢」。』又云：『晉梁山伯，

字處仁，家會稽。少遊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年，祝先返。後山伯歸訪之上虞，始知祝爲女子，名曰英臺；歸告父母求姻，時已許鄮城馬氏。山伯後爲鄞令，嬰疾弗起，遺命葬鄮城西淸道原。明年，祝適馬氏，舟經墓所，風濤不能前。英臺臨冢哀痛，地裂而埋壁焉。事聞於朝，丞相謝安封「義婦冢」。』此說不知所本，而詳載志書如此。乃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爲『祝英臺墳』。余入城必經此。或曰：『此隋煬帝墓，謬爲英臺也。』

鍾嗣成作錄鬼簿，以董解元居首，云：『以其創始，故列諸首。』又云：『胡正臣，杭州人，董解元西廂記自「吾皇德化」，至於終篇，悉能歌之。』筆談云：『董解元西廂記，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無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按：今之『馬上戳』，本此。

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鄭村。有演崔鄭傳奇者，土人以石擊之。（見書影。）曠園雜志云：『唐鄭太常恆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黎人得之，礲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冢，有胥吏名吉者識之，白於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傳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於元微之會眞記，再辱於關漢卿、王實甫之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爲崔氏洗冰玉之恥，亦奇矣。』詩辨坻云：『陳仲醇品外錄載唐鄭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志銘，

秦貫所撰也，陳因據此辨會眞之誣，用意可謂長者。後余見此搨本，楷書微兼隸體，筆意遒古，而詞亦質雅。第志稱府君諱遇不諱恆，而眉山黃洛復以會眞年月參之，此碑所謂崔氏者，其生平倘長鸞文四歲。蓋滎陽、博陵，世通昏姻，誌中崔、鄭，不必便爲鸞、恆，仲醇但欲爲雪崔之地而弗深攷耳。」

西廂記始於董解元，固矣；乃武林舊事雜劇中有鶯鶯六么，則在董解元之前。錄鬼簿王實甫有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同時睢景臣有鶯鶯牡丹記。王實甫止有四卷，至草橋店夢鶯鶯而止，其後乃關漢卿所續（詳見曲藻及南濠詩話）。李日華改實甫北曲爲南曲，所謂南西廂，今梨園演唱者是也。王實甫全依董解元，惟董以敵賊下書者爲法聰，實甫改爲惠明。關所續亦依於董，惟董以張珙用法聰之謀，攜鶯奔於杜太守處；關所續則杜來普救寺也。日華南曲則一沿王、關耳。倚父漫譏漢卿所續之非，蓋未見董詞也。查伊璜以關所續未善，更作續西廂四折，大槩仍用董、關，而增以應制、賦詩，卽用『待月西廂』之句；又夫人欲以紅娘配鄭恆，紅娘不許而欲自縊。事皆蛇足，曲亦村拙，遠不及漢卿矣。碧蕉軒主人作不了緣四折，則本『自從別後減容光』一詩而作也：崔已嫁鄭恆；張生落魄歸來，復尋蕭寺訪鶯鶯，不可復見——情詞悽楚，意境蒼涼，勝於查氏所續遠甚，董、關而外，固不可少此別調也。明人又有續西廂昇仙記，序稱盱江韻客所撰，謂紅娘成佛，而寫鶯鶯之妬；鄭恆訴于陰官，鬼使擒鶯、紅來救之；意在懲淫、勸善，但詞意未能雅妙耳。

卓珂月有新西廂，其自序云：『崔鶯鶯之事以悲終，霍小玉之事以死終：小說中如此者，不可勝計，乃何以王實甫、湯若士不能脫傳奇之窠臼耶？余讀其傳而慨然動世外之想，讀其劇而靡然興俗內之懷，其爲風與否，可知也。紫釵記猶與傳合，其不合者止復甦一段耳，然猶存其意。西廂全不合傳，若王實甫所作，猶存其意；至關漢卿續之，則本意全失矣。余所以更作新西廂也，段落悉本會眞，而合之以崔鄭墓碣，又旁證之以微之年譜，不敢與董、王、陸、李諸家爭衡，亦不敢蹈襲諸家片字，言之者無飾，聞之者足以歎息。蓋崔之自言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也。」而微之自言曰：「天之尤物，不妖其身，必妖於人。」合二語可以蔽斯傳也。』

琵琶記，說者各不同。留青日札云：『高明，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四年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改調浙東閫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詩，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友善，勸之仕。登第後，棄妻周氏，贅太師不花家。則誠作此以諷，取琵琶上四字爲王四云爾。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焉。高祖微時，常奇此戲文；御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於是捕王四，置極刑。東嘉後卒於寧海。』曲藻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

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蟣賢者至此耶？』毛德音評琵琶記，引大圜索隱云：『高東嘉名則誠，元末人，與王四相友善。王四亦當時知名士，後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時相不花氏家。東嘉欲挽救，不可得，乃作此書諷之；而托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傭菜；趙五娘者，以姓傳自「趙」至「周」而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記以琵琶名，以有四「王」字也；所謂張太公者，東嘉自寓也。』又眞細錄云：『明祖嘗删元人詞曲，偶見琵琶記而異之。後廉知其爲王四而作，遂執王四付之法曹。』二說與留青日札同。吾里徐坦菴則主牛僧孺事。余按：宋人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輟耕錄所列雜劇之目，亦有蔡伯喈。意者，高則誠之作琵琶，當本於宋、元以來所相承，如西廂之本於鶯鶯六么耳。僧孺之女，固爲適合；王四之諷，亦未足憑。閒中今古錄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元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洪武中，徵辟，辭以心疾，不就。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豈可缺邪！」其見推許如此。』

雕邱雜錄云：『則誠琵琶記，閉閣謝客，極力苦心，歌詠久則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脚點樓板皆穿。』書影云：『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當拍處痕深寸許。』在園雜志云：『琵琶記，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靜志居詩話云：『則誠塡詞，燒雙燭。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道聽錄云：『琵琶乃詞曲之祖。嘗見李中麓寶劍記序云：「永嘉高明初編琵琶時，坐高樓中，每夜秉二絳燭於前，詐云神助，以冀其傳。曲成自歌，蹍足爲節，樓板至有足痕。」』

茶餘客話云：『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言：「撰琵琶者，乃高拭，字則成，別是一人。」按：涵虛子曲譜有高拭，無高明，蔣氏或別有據。』

甌江逸志云：『王十朋，字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弟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今世所傳荆釵記，玉蓮乃梅溪女孫，汝權乃梅溪同榜進士，史客故謬其說耳。又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後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憤，投江死。」』聽雨筆記云：『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荆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

有奪配之事，其實不根之謗也。』冬夜牋記、天祿識餘與此略同。按：史載陳之茂嘗毀史浩，浩擬之茂進職，上曰：『卿以德報怨邪？』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人。』浩寬厚如此，何其容獨惡於龜齡而見諸詞曲耶？書影亦辨之，云：『荆釵，後人謂史之黨爲之以詈王者，宋時安得有傳奇也？』南窗閒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此亦以玉蓮爲妓；而前則以爲王不顧而投江，此則以爲從孫而施寺，恐皆緣傳奇而傅會耳。河上楮談云：『或謂高作琵琶，陳留人多病之，乃作荆釵。蓋王梅溪、孫汝權皆永嘉人，故欲以報也。』升菴集云：『潛說友，宋之安撫使。今傳奇王十朋有此人，譌爲「錢」。』〔一〇〕

宋楊文公才思敏給。北朝致祭皇后文，楊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仁宗大喜。此數語謂之一時敏給則可，謂之是祭皇后文，輕褻失體矣。柯丹邱荆釵記曲中用之，作梅溪祭玉蓮，確當不可易。今坊本荆釵記無此祭文。

荆、劉、拜、殺，爲劇中四大家。荆釵，柯丹邱作；白兔，卽劉也；拜月施今美作（君美名惠，元武林人），今名幽閨記；殺狗，俗名玉環，徐畛仲由作。（仲由，淳安人，洪武中徵秀才，至藩

省，辭歸。有巢雲集。自稱曰：『吾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

譚輅云：「荊釵相會處，不佳。後人改婦姑遇於舟中，愈於原本。』

河上楮談云：『高則誠琵琶，止於書館相逢。賞月、掃松，爲朱教諭所補。』

莊嶽委談云：『琵琶記「崑山有良璧」詩「黃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非也。蓋謂黃允，非王也——黃允黜遣其妻，見後漢書黨錮傳——今本多誤。又「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曰「正是」者，其引用古人也。』

新唐書：『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峍，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降唐，從征伐有功；又從平洛，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然則士貴者，唐之良將也。元張國賓作薛仁貴榮歸故里雜劇，乃謂張士貴冒薛之功，經徐勣辨明，斥士貴爲民。史又稱：『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其妻柳，以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勸仁貴圖功名，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雜劇言仁貴妻柳氏本莊農人，與史合；而士貴之冒功，則謬悠其說也。潘美，宋之功臣也。宋史楊業傳云：『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潘美爲雲應路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王侁、軍器庫使劉文裕護其軍。師次桑乾河，會曹彬敗績，諸路班師。契丹國母蕭氏與耶律漢寧等領衆十萬陷寰州，業言不可與戰，侁斥其懦，令其直

趨雁門北川中。業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家谷口曰：「諸軍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待，俟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援之；不然，無遺類矣。」美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業力戰，自午至暮，至谷口，見無人，拊膺大慟。率帳下士再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手刃數十百人，馬傷不能進，遂被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甚，贈太尉，錄其諸子。潘美降三官，王侁、劉文裕除名。』是役也，王侁爭功，以致業敗，美之罪在不能制侁耳；元人朱凱作孟良盜骨殖，則云業與北番交戰，被圍虎口交牙谷，命第七兒楊延嗣乞師於潘，潘攢箭射死，業因不能脫。夫同沒者延玉，此名延嗣；果以乞師而潘射之，則潘之惡甚矣。至今婦人、孺子，無不唾罵張士貴、潘美爲奸者，而史之所書則如此。若近來所演，則爲業報恨者，正爲王侁，尤與正史相反矣。然則殺業父子者，果侁不用命也？抑美殺之而移禍於侁耶？張士貴、潘美皆一代勳臣，史官爲之粉飾，未必不有之，則傳奇之事，故老相傳，或轉有如洛中隱士趙逸者耶？洛陽伽藍記載：「趙逸，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于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兇報；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以潘美之才，豈不能制侁者？且侁與業之言，成敗顯然，美何聽侁而不聽業耶？業死時，大呼：『爲奸臣所害！』謂侁耶？謂美耶？吾詳錄史文以證雜劇之誣，而

不能無疑焉。

元人樂府有村裏迓鼓之名，琵琶記中有此曲。琵琶白有『打十三』之說，元人常用之，本宋制：徒刑有五，徒一年者杖脊十三；杖刑有五，杖六十者折臀杖十三。

知新錄釋西廂疑義云：『「文魔秀士，風欠酸丁」。元人蕭淑蘭劇云：「改不了強文撇醋饑寒臉，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欠作「欠伸」之「欠」，亦可。張生寄書，有云「遂易前因」，因與「姻」通。南史王元規傳：「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敢輒婚非類。」「量著這大小車如何載得起。」大小，謂「多少」也。藍采和劇：「出來的偌大小年紀。」北人鄉語盡然。邵康節云「程明道兄弟大小聰明」是也。「顛不剌的見萬千」。不剌，北人襯語。顛即「顛倒」，猶言「沒頭緒」也。不剌二字，隨字可襯，如舉案齊眉劇「破不剌碗兒」是也。萬歷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太祖南京所藏寶玩取上京師，中有「顛不剌」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也。著〔一〕西廂劇文，以顛不剌爲美女，不知何據。（見金陵瑣事。）「惹的心漾」，心蕩也。元詞：「花柳中使人心漾」。「既不沙」，猶云「若不然」，如勘頭巾劇「既不沙怎無個收拾慈悲」，黃粱夢劇「既不沙可怎生蝶翅舞飄飄」。「湯他一湯。」湯，去聲。金線池劇：「休想我指尖兒湯著你皮肉」。今俗亦有此語。「今夜淒涼有四星」。徐天池云：「製秤之法，末梢存四星。隱語，『下梢』也。」兩世姻緣劇：「我比卓文君有了上梢，沒有四星。」可證。

「鶻伶淥老不尋常」。北詞，伶俐謂之「鶻伶」，或作「胡伶」，或作「鶻鴒」。淥老，謂眼也；亦作「睩老」。老是襯字，如身爲「軀老」、手爲「爪老」是也。鶻伶二字不專指眼，隨在可用，如宋方壺詞「鶻伶惜惺惺」，王和卿詞「假聰明逞胡伶」，是也。』

天香樓偶得云：『兀剌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拜月有云：「兀剌赤，兀剌門外等多時。」山居新語云：「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其回車之兀剌赤，多無禦寒之衣。」此掌車馬者稱兀剌赤之證。』

靜志居詩話云：『何元朗、臧晉叔皆精音律。元朗評拜月出琵琶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高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詡不置。晉叔歎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晉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遊、夢遊、俠遊，冥遊彈詞，悉鍥板以行。序言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等記，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道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均非是。且言：「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惟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於疎。」其持論斷斷不爽如是。』

明人南曲，多本元人雜劇：如殺狗、八義之類，則直用其事；玉茗之還魂記，亦本碧桃花、倩女離魂而爲之者也。又睽車志載：『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與合。其後發棺復生，遁去。達書於

父母，父以涉怪，忌見之。』柳生、杜女始末，全與此合，知玉茗四夢皆非空撰，而有所本也。

齊東野語言：『嘉、熙間有宰宜興者，縣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一夕酒散，見紅裳女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有老卒頗知其事，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殂。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于此，樹梅以識之。」遂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和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眞國色也。令見，爲之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屍之比，于是每夕與之接。既而氣息奄然，瘦茶不可治文書。其家憂之，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靜志居詩話云：『義仍塡詞，妙絕一時，牡丹亭曲尤極情摯。世或相傳，云「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按：弇州史料云：『女曇陽子，以貞節得仙，白日昇舉。』未必如俗所傳也。王師事仙子，湯或即以此詬王耶？春浮園偶錄載：『婁江王相國偶出家樂演牡丹亭，周明行中丞曰：「吾老矣，近頗爲此曲惆悵。」』則非相君語也。吳江沈瓚近事叢殘一書，載曇陽事甚詳，謂：『太倉王學憲鼎爵於瓜洲娶一婢，名曰瓜秀。學憲卒後，其家人某者，托他人名轉娶爲己妾，深藏於鄉莊邃屋中。久之，漸傳播於外，恐主知之，乃轉售於人，遂爲娼於浙中。有浙狂生某者與之狎，問知其鄉里，又能言相公家事，異之，曰：「子莫非卽往年所稱曇陽乎？」曰：「是也。」於是狂生揚言於人，自稱爲王壻，且爲詩歌以彰之，遂有流言於世，可恨哉！』又云：『曇陽仙，太倉王相公之次女也，產時無血。少許聘徐少參廷祼子。方相公在朝時，時當乙

亥、丙子間，徐氏子卒於家。未有信至，女已先知，取白衣服之。父母問其故，曰：「徐氏子某日死矣。」未幾，書至，大驗。因謂父母曰：「女欲學道求仙，不復從人間事矣。」父母聽之。每日有雲衣、鶴駕諸仙眞從窗檻中入，與聚談，倏忽不見。能書蟲、魚、禽、鳥諸篆文。相公有所疑，從之質問，女爲開示，出人意表。公大信服，亦稱爲師。江陵公問之，公述其概。江陵公曰：「果爾，不特爲仙，且近佛矣。」公恐在京日久，宮中聞之，或有宣召，乃遣與母先歸。而次年丁丑，公忤江陵公，亦歸。女漸能出陽神，隨意所往。又有一蛇在旁，仙所至蛇必與俱，以「護龍」呼之。一日，至郡城南濠陸某家，謂爲可度，收爲弟子，其人市井，又行使僞銀，無他可取，後亦迄無所成。又一日，遣人持一緘送弇州公，曰：「公可學道。」弇州公欣然事爲師。久之，及門者漸衆，且欲翀舉以去。其父謂之曰：「汝爲女子，須留蛻以解人疑」。至庚辰九月重陽日，化去，送者萬人。拄劍瞑目而逝，年二十餘耳。龕隨髹鍵，迎置城隅，立菴尊奉之，號「曇陽菴」——蓋自謂蕭梁時曇鸞菩薩後身也。又先剪一髮以殉徐氏子之葬，故自稱「左髻曇陽子」云。傳有八戒二歌。弇州公爲立傳，傳於世。』

黎瀟雲語云：『內江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輕許人，讀還魂而悅之，逕造西湖訪焉，願奉箕帚。湯若士以年老辭，女不信。一日，若士湖上宴客，女往觀之，見若士皤然一翁，傴僂扶杖而行，女歎曰：「吾生平慕才，將托終身；今老醜若此，命也！」因投於水。』張某俞娘傳云：『婁江

俞娘，麗人也，行二，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頓。十三，疽苦左脇，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不可逼視。年十七，夭。當俞娘之在牀褥也，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魂記，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眞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注曰：「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者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著鞭耳。」俞娘有妹落風塵中，一時稱「仙子」。』靜志居詩話云：『婁江女子俞二娘，酷嗜牡丹亭曲，斷腸而死，故義仍作詩哀之，云：「畫燭搖金閣，眞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此三說，蓋一事而傳聞異詞也。又相傳：張江陵欲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令諸郞因其叔延致湯、沈兩生，湯臨川獨不往，而宣城沈君典遂與江陵子懋脩偕及第。邯鄲夢中字文，卽指江陵也。兩夢中吊打、欽定諸劇，皆極詆訕，至云『狀元能値幾文來』，憤悵極矣。蔣心餘太史本此諸事，作臨川夢傳奇。

明武宗幸太原，取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大喜之，攜以遊幸。江彬及八黨輩，皆以母事之。及南征，劉氏以一簪贈武宗爲信，馳馬失去。比至臨淸，召劉氏，劉氏以無信不肯行；輕舸疾至潞河，挾以俱往。笠翁玉搔頭傳奇本此。胡續宗亦有詩詠其事：『驚喜君王至，西華夜啓扉。後車三十乘，載得美人歸。』

筆談云：『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南關，能諧聲律，若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之類，爭師事之。梁伯龍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紵、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鄭梅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於藍，偕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爲韻節，「崑腔」之用不能易也。』蝸亭雜訂云：『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於道；歌兒、舞女，不見伯龍，自以爲不祥也。其教人度曲，設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遞傳疊和。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浣紗初出，梁遊青浦，時屠隆爲令，以上客禮之，即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汙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盡之，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靜志居詩話云：『梁大伯龍塡浣紗記，王元美詩所云：「吳閶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是也。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艷曲，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芳畬詩話云：『梁辰魚，字伯龍，以例貢爲太學生。虬鬚、虎顴，好輕俠，善度曲。世所謂「崑山腔」，自良輔始，而伯龍獨得其傳。

著浣紗傳奇，梨園子弟多歌之。同里王伯稠贈詩云：「彩毫吐艷曲，粲若春花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擔石儲，出多年少隨。」』

書影云：『呂文穆公父龜圖，與母不相能，並文穆逐出之。羈流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出而廷試第一。七年，爲參知政事。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公旣登第，擕其母見父，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今所傳文穆傳奇，似影響於此，且以母事爲妻事，大可噴飯矣。』譚輅云：『呂蒙正母劉氏與父不睦。其妻自姓宋氏。』莊嶽委談邵氏見聞錄並載：『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饐瓜」名焉。』考宋史：呂實起寒微；土室、饐瓜，多有之。堯山堂外紀云：『呂蒙正朝罷歸衙，偶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夫人因舉撥灰詩諷之，乃已。又隨事諷諫，嘗題鴟吻云：「獸頭原是一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臺在青雲裏，忘却當年窰內時。」』香祖筆記云：『避暑錄言：「父逐蒙正，龍門僧鑿龕以居。」今傳奇有破窰之說，亦沿俗論；但言窰而不言龕。』

譚輅云：『紅線一傳，雖虞初之談，其說本於淮南楚將子發事。友人梁伯龍據其傳作院本。』湧幢小品云：『紅線雜劇，乃梁伯龍所著，今時所用。不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於梁。』客座贅語

云：『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爲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艷，間亦有閨閣之䜋，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所作。』

張鳳翼伯起，長洲人，與其弟獻翼——幼于並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三皐，後有三張。』伯起老於公車，好度爲新聲。所著紅拂記，梨園子弟皆歌之。游宦餘談云：『虬髯客傳，紀遇李衞公於靈右旅店，約往太原見州子於汾陽橋候之。余入太原初過靈石縣，次汾陽橋，無所謂「靈右」者，意傳奇中所云者，乃抄錄相傳之誤，而張伯起紅拂記因之。』曲藻云：『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他風雪耐他寒」，不知爲朱希眞詞也，其起句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與處處山。」亦自瀟灑。』蝸亭雜訂云：『張伯起少時作紅拂記，演習之者遍國中。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年六十矣。播事奏效，大將楚人李應祥者以金求作傳奇，以侈大其勳，利其潤筆，而誇之過當，未免蛇足，今其曲亦不行。』

麒麟閣中換簡一折，亦有所本。秦瓊本傳云：『從秦王夾擊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蓋鄂公之驍勇，惟胡公能埒之。其後多病，常自云：『吾生平苦戰，出血不下數斗，焉能不病乎？』瓊善鐧。鐧，音『簡』，短兵也，形似小鑿。歐公桑懌傳云：『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歸

潛志言：『王副樞晦以鐵簡迎擊僧，腦出而斃。』山居新語云：『有以馬鞭獻文貞王者，製作精最。拔靶取之，一鐵簡在焉。』胡氏筆叢辨鞭、簡之說，絕爲不根。

曲藻云：『明珠，卽無雙傳，陸天池采所成，乃兄浚明給事助之，亦未盡善。』南音三籟云：『陸天池作南西廂，悉以己意自創，不襲北劇一語，志可謂悍矣；然元調在前，豈易角勝耶！其所爲明珠，尖俊、宛轉處，在當時固爲獨勝，非梁梅派頭，故南西廂不及遠甚。』芳畬詩話云：『陸采，字子元，年十九作王仙客無雙傳奇。』

疑耀云：『今俗演繡襦，鄭元和殺駿馬奉伎人李亞仙，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莊嶽委談云：『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聞，第傳止稱其父滎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靜志居詩話云：『鄭若庸字中伯，崑山人，曳裾王門，妙擅樂府。嘗塡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羣妓患之，乃醵金數百，行薛生近兗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金陵瑣事云：『徐霖塡南北詞，大有才情，余所見戲文繡襦諸本行世。』然則鄭元和、李亞仙事，自元人石君寶作曲江池雜劇外，徐與薛兩人各有繡襦記矣。

蝸亭雜訂云：『鄭之文，字應尼，南城人。公車下第，薄遊長千曲中。馬湘蘭負盛名，與王百穀諸公爲文字飲，不禮應尼；應尼恨之，與吳非熊輩作白練裙雜劇，極爲譏訕；聚子弟演唱，召湘蘭觀之，湘蘭微笑而已。定湘傅司業淸嚴訓士，一日，召應尼跪東廂下，數之曰：「舉子當爲輕

蛺蝶耶？」收以櫝楚。後應尼舉進士，官南部郎，遷某郡太守。』貫餘齋筆記云：『馮開之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屠長卿新奉恩詔復冠帶，亦作寓。公慕狹邪寇四兒之名，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媼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憨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曾召名妓馬湘蘭，馬已年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尚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按：屠令青浦時，上海孝廉俞顯卿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及爲刑部主事，論劾長卿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翠館侯門，青樓郎署。」上覽之，大怒。得旨，兩人俱革職。此言其詔復冠帶後仍有寇四兒之事。』

張孝祥于湖，宋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人』。天性倜儻，勇于爲義。每作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謝堯仁謂：『以先生筆力，讀書十年，吞東坡有餘矣。』高深甫作玉簪，假于湖以資談笑，當亦如琵琶之蔡邕、荊釵之王十朋耳。古今女史云：『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衆，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詞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卽今所傳玉簪也。此言陳爲尼，而玉簪作道姑。蓋以尼必削髮，於當場爲不雅，本元人鄭彩鸞作道姑耳。乃其曲云『從今孽債緇衣』，又云『姑娘在禪堂打坐』，則隱寓其爲尼也。笠翁譏之，非是。西

閒偶談云：『溧陽有潘必正墓』。

斷殺狗勸夫之王翛然，歸潛志云：『金朝士大夫以政事著名者，曰王翛然，嘗同知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居焉，其人皆功臣子，驁亢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貧不能償，猛安者大怒，率家僮強入其家，牽牛以去。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猛安盛陳騎從以來。公朝服，召至廳事前，詰其事，趣左右械繫之，乃以強盜論，杖殺於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素察僧徒多游貴戚家作過，乃下令：「午後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見一僧。」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老者，素為貴戚所重，皇姑某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焉。公曰：「奉主命，即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輦肅清。世宗深見知，故公得行其志也。至今人云：「過宋包拯遠甚。」』

玉壺清話云：『樊知古，江南人，無鄉里之愛。舉於鄉，不獲第，因謀北歸。以釣竿漁於采石江，凡數年。橫長絙量江水之廣、深。絙或中沈，陰有物波底助起，心知其國之亡，遂仗策謁太祖，送學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黃、黑龍船於荊南，破竹為索，數千艦由荊南而下。舟既集，就采石磯試焉，密若胼脅，不差尺寸。』池陽聿雲氏作量江記傳奇，於量江一齣，用龍王鬼卒助之，本此，非他傳奇假借鬼神之例也。史稱李後主送知古家口於樊，傳奇言後主執之，用為劇中波瀾耳，然而誣後主矣。

藝苑巵言云：『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爲題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污，拋擲到如今。」元人關漢卿雜劇載錢可、謝天香事亦有之，特後人稍易其語耳。』

南園漫錄云：『予郡有符、丁二姓，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漫不事生產，丁乃以白金若干託符，曰：「子支漫不事生產，恐身後即耗，煩爲密收，而訓使治生，改則畀之，不可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日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資以營生計。」符許借之。借而叩之，果不費，則畀之焉。踰時，再詢而叩之，曰：「恨少耳。若多假焉，生殖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其可也，則曰：「汝當具牲醴來，吾爲汝轉假。」其子如命往，符則以其牲醴置丁之靈几前，爲文告曰：「君不鄙予，托予以子而委我以財。今君之子克家矣，財凡若干兩，盡以付君之子，君可以無慮矣。」遂歸。時丁頗裕，而符更窶，財不相負而又能忠誨其子，俾可成，可謂難矣。郡人盡能道其事。』按：是書爲嘉靖間雲南永昌張志淳所撰，其事頗似元人秦簡夫東堂老雜劇。

洞天玄記寫形山道人收崑崙六賊事，所以闡明老氏之旨；歸元鏡寫沈蓮池爲僧事，所以發攄禪氏之談：於傳奇中別一蹊徑。〔三〕

茶餘客話云：『元人尚仲賢，眞定人，工詞曲，嘗作海神廟王魁負桂英曲。所演焚香記，蓋藍本

於此。』

茶餘客話又云：『石崇明君詞敍：「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用琵琶，不過爾爾。」觀此，則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今人作詩，專以昭君爲故實，豈非雜劇誤之耶？』又云：『大業間杜寶常修水飾圖經十五卷。煬帝觀於曲水，有神龜負八卦進伏羲，黃龍負圖、元龜銜符、大鱸銜籙授黃帝，丹甲靈龜銜書獻蒼頡，鳳皇負圖、赤龍載籙授堯，龍馬銜甲赤文授舜，舜觀河渚五老人來告，帝期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禹濟江而黃龍負舟，元夷蒼水使者以山海經來……其類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此水戲之始。元人關漢卿有隋煬帝牽龍舟樂府，卽此。』〔三〕

今村中演劇，有淸風亭認子，爲張繼保忘義父之恩，爲雷殛。按此事本之北夢瑣言：『張禓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忘。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名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

演小青故事爲傳奇者，有療妬羹、風流院兩種，當以徐野君春波影爲最。聞見卮言云：『馮千秋，浙中名士，崇正乙亥拔貢，頗以詩文擅名。家素封，因無子，買妾維揚小青。後以妻妬，置之別室，似亦處之得當，不意小青才雋而年夭。時人詩傳傳奇，詩歌贊歎。而吳石渠炳之療妬羹，朱价人京藩之風流院，易千秋爲馮致虛。以千秋之才，因小青而反沒，不亦寃哉！松陵徐電發載酒放鶴亭，求小青墓不得，作詩云：「青青芳草瘞紅顏，愁對雙峯似翠鬟。多少西陵松柏路，銷魂一半是孤山。」注云：「小青，廣陵人，爲虎林某生妾，早卒。戔戔居士爲之作傳，而所錄天仙子、南鄉子詞，多不可考。」所謂某生，卽馮千秋也。千秋名延年，能詩，有文譽，名列復社。粲花主人演作褚大郎。吳某紫雲歌小序云：「馮紫雲爲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髦伯。」諸所謂小青者，歷歷可據；惟姓馮，則與千秋爲同姓矣。』書影云：『昔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傳徧貽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爲之耳。」後王勝時語余：「小青之夫馮某，尙在虎林。」則實有其人矣。或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爲戲。」或

曰：「小青者，離『情』字也。或言姓鍾，合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其詩文或亦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以爲出譚生手，而余適見小白持以貽人，其譚生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小白手耶？』

卓人月，字珂月，作小青雜劇，序云：『天下女子，飲恨有如小青者乎？小青之死未幾，天下無不知有小青者。而見之於聲歌，則有若徐野君之春波影、陳季方之情生文。斯豈非命耶？傳小青之事者，始於戔戔居士。居士之文，淋漓宛轉，已屬妙手；而野君復從而塡北劇焉，季方復從而塡南曲焉。』

詞苑叢談云：『吳玉川夫人麗小畹蕙纕，詩、詞、書法，擅絕當時，片紙隻字，莫不珍惜。有青蓮女伎小青者，色藝皆精，嘗演劇，入後堂，持扇叩睡香閣乞書，夫人即調桂枝香一闋，有「浪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青」之句。』

繭甕閒話云：『琥珀匙，吳門葉稚斐作。變名陶佛奴，即傳奇中翠翹故事。中有句云：「廟堂中有衣冠禽獸，綠林內有救世菩提。」爲有司所恚，下獄幾死。』酒邊瓚語云：『琥珀匙五般宜云：「我的老骨頭應該作賤，他的嫩皮肉何堪抛閃！」又會河陽云：「叮寧聲到我喉間哽，灰心血到我胸前冷。」又越恁好云：「眼覷眼三兩兩相看定，手扣手一雙雙相持緊。」本色處，綺語豔詞，退避三舍。』又云：『後西廂，葉稚斐作八折而病，朱雲從補成。稚斐所作傳奇，尚有七種：三

擊節、英雄概、開口笑、女開科、遜國疑、八翼飛、人中人。』

邱文莊濬作五倫全備傳奇，王端毅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與爲端毅作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南園漫錄云：『邱文莊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私擬元稹，而浮猥鄙褻，尤倍於稹；所撰五倫記，雖法高明，而謔浪戲笑，尤甚高明。』

蘇州知府況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鍾何乃舉朕宮官？』楊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爲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行惟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阻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於爲義，類如此。歲滿去，

吏民叩闕請留者八萬人。有儒生爲歌曰：『況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童叟。』又曰：『況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以詩云：『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櫬歸。其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及楊穆西墅雜記。今所演雙熊夢劇，雜見稗官小說，而『況青天』實本於此；賓白詞曲，俱極當行，一名十五貫。

朱素臣文星現傳奇中事，多有據，唱蓮花落、乞酒，本堯山堂外紀；挾伎調文衡山，本說圃識餘；傭書宦家，本蕉牕雜錄。

山陰孟稱舜，字子若。其柳枝集有花前一笑雜劇，即唐伯虎遇侍婢事。卓珂月本其事作花舫緣，改華爲沈，改秋香爲申慵來。古夫于亭雜錄又謂：係江陰吉道人，非伯虎；秋香乃上海大家，非吳興華學士。桐下聽然云：『華學士鴻山，嘗(一四)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既而奮袂舉觴，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往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復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有小姬隔簾窺之，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配秋香」之誣；小說傳奇，克成佳話。』

茶餘客話云：『雜劇中唐解元三笑姻緣故事，王阮亭嘗辨爲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譴謫。道人於洞庭遇異人，得幻術。遊虎邱時，有兄喪，上褻麻衣，內著紫綾袴。適上海某擕宅眷遊山，有小婢秋香見吉衣紫，笑而顧。吉以爲悅己，變姓投爲僕。久之，竟得婢爲室。一日遯去。某知爲吉，認爲翁壻。』

卓珂月花舫緣、春波影二劇序云：『友人有唐解元雜劇，易奴爲傭書，易婢爲養女，余以爲反失英雄本色，戲爲改正。野君見獵心喜，遂作小青雜劇以見「幸不幸事，天地懸隔若此」！』

譚元春序想當然云：『盧柟，字次楩，作想當然而託名於陸尙書。尙書始治濬令，出次楩於嘉肺中。陸歸，盧隨之，客於吳。書成得名，不復自珍，旋又棄去。次楩生平倚酒漫罵，無故人、知己；遺文散而不收，至今始流傳，余見之吳人客楚者篋中。或曰：「此陸少年所爲，以其官久而高，不便以詞曲傳；得意之文，又不忍廢，詭云次楩耳。」』書影云：『元人作劇，專尙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數闋，古法蕩然矣。惟余邗江門人王漢恭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敷衍。想當然托盧次楩之名以傳，實出漢恭手。』

宋杜默下第夜歸，就項羽廟宿，以其文質神前痛哭，大呼曰：『千古如大王不能得天下，有才如

杜默而見放於有司，豈非命哉！』神像淚出，泥界於面。霸亭秋雜劇，演其實也。見和州志。尤展成鈞天樂亦有哭廟一折，則易其名矣。詞苑叢談云：『吳江張倩倩，適同邑沈自徵。沈負才任俠，所著霸亭秋、鞭歌伎、簪花髻，名漁陽三弄，與徐文長並傳。』古夫于亭雜錄云：『吳江沈君庸自徵作霸亭秋、鞭歌伎二劇，瀏灕悲壯。其才不在徐文長下。』靜志居詩話云：『吳江沈氏多才：詞隱生訂正九宮譜，爲審音者所宗；副使琎子自徵，字君庸，亦善詞曲，所撰霸亭秋、鞭歌伎諸雜劇，慨當以慷，世有續錄鬼簿者，當目之爲第一流。』

王辰玉鬱輪袍劇，考官故折摩詰詩曰：『香烟豈有情想？萬國定何名目？』維歎曰：『詩豈如是論者！』毛大可譏東坡『鴨先知』之句，正不啻試官語。

亦巢偶記云：『張元鑒，名國經，嘉定婁塘人。少任俠，好拳勇，皆稱「婁塘張二」。偶爲青衿所斥，遂專心時藝，得補弟子員。與少年名士交，仍以俠氣著名。西樓記中胥長公，卽其人也。所云「談笑起風波」者，指趙鳴陽也。』秋田聞見錄載：『鳴陽，江南吳江人，明時孝廉，能文。以救隣鋪獲罪，戍雲南。明亡，遁迹桂嶺。孫延齡逆命，召之，堅辭不赴。與渾融、性因爲方外交。』據此，則鳴陽人品，豈籜菴所可及！相傳：西樓記初成，就正馮猶龍，馮不置可否。袁卽席餽百金，爲入錯夢一折。乃西樓爲馮所改之本名楚江情，刻墨憨齋諸劇中，凡改處皆自標於闌上。如胥長公之妾輕鴻，改爲伎女鴻寶兒，本識池生，遂歸於池；又趙不將聞于叔夜登第，卽至

父處爲之作伐，娶素徽爲室，以贖前愆：皆勝籜菴原作。至錯夢一齣，極口贊其『神化不可思議』，未嘗有改易之說，則錯夢正出袁手，不可誣也。穆素徽相傳姓木，本名白美，有故址在吳門秀野園旁。貌不甚美，特工於韻語。

曠園偶錄云：『袁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鎖，而今人盛行西樓——文詞甚平，但叶調當行，當時無兩。』

按：籜菴製四折雜劇，如戳荆軻之類，杜茶村甚之云：『舌本生硬，江郎才盡耶？』

袁籜菴作瑞玉傳奇，描寫逆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及織局太監李實搆陷周忠介公事甚悉。甫脫稿，即授優伶唱演。是日諸公畢集，而袁尙未至。優人請曰：『李實登場，尙少一引子。』於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袁至，告以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即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頻添一段忙，待織造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諸公歎服，遂各毀其所作。一鷺聞之，持厚幣倩人求袁改易，袁易一鷺曰『春鋤』。

曹銀臺子淸撰表忠記，載明季忠烈及卑汙諸臣極詳備。塡詞五十餘齣，游戲皆示勸懲。以邊長白大綏爲終始，開場即演掘闖賊祖墳。掘墳事人皆知長白所爲，不知實賈煥成之也。當闖賊猖獗，其兄李自辯改姓張，仍爲米脂縣役。時長白爲令，一日方視事，有一人赴訴賣蒜爲兵所搶。當堂窮究，其人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呼至後堂，賣蒜者請屛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實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

升堂，僞償其價而遣之。然闖賊祖墳實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燄已熾，令憂形於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素所親信，乘間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止，大異往常，似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效犬馬乎？』令察其辭色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遂詳吐前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自祥者，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人，皆歃血結盟，共約賊兵一至，卽爲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令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可徐察之。』詰旦，傳自祥入，笑問曰：『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賴保全，何必相隱？』遂偕煥結拜，入則弟兄，出則官役。久之，乘醉托言素曉堪輿，叩其墓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爲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越數日，闖賊將犯潼關，令出七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吾俟入關後卽至』。復遣其黨十餘人，衛其輜重。自祥去，偕煥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帀。以巨斧斫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尙未變。遍屍皆生黃毛，二三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並蛇斫碎，焚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目爲流矢所中。掘畢，煥曰：『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闖賊新敗，縱有報聞，亦不暇及。今已爲朝廷立此大功，何不掛印歸山？』遂棄官，煥亦他適。越數年，長白閒居京邸絨線衚衕，一老僧叩門求見。長白出，僧卽跪哭。長白訝其爲

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固留之，不可；與之金，亦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出在園雜誌，言親得之長白任桂岩別駕聲威者，較長白自記虎口餘生，更爲詳備。吾郡郭于宮觀演表忠記詩云：『碧血餘威照管弦，忠臣劇賊兩流傳。笑他江左夷吾輩，一卷陰符燕子箋。』

相傳阮圓海作燕子箋，是刺倪鴻寶。

越巢小識云：『楝翁七子緣傳奇，亦名詩緣記，關白甚整。通部不用旦色，自是高手。七子，謂弘治時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吳郡徐徵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其間串合，以對山救空同爲主；而楊文襄與張永謀誅劉瑾，亦與其中。』

茶餘客話云：『東林點將錄，乃吏部尚書陝人王紹徽所輯，魏忠賢乾兒也，當時稱爲「王媳婦」，都人撰百子圖傳奇刺之。』

彙苑詳注云：『劉瑾以擴清政務爲〔三〕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鄠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掌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於詞曲，而傲睨多疎脫。人或讒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遊春傳奇以譏文正。李聞之，益大恚。雖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蝸亭雜訂云：『長沙當國時，王九思以少年屏斥，永錮不用，無所發怒，作杜甫遊春雜劇，力詆西涯，流傳關、隴，羣相和附。嘉靖初纂修

實錄，議起用九思。有言於朝曰：「遊春記李林甫固指西涯，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或謂馮汝行梁狀元不服老雜劇，當在王渼陂杜甫遊春之上。四友齋叢說云：「渼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按：文人之意，往往托之塡詞。王九思杜甫遊春指李西涯、楊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相傳湯若士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

康山在吾郡城內，相傳對山遊揚州時，於此地彈琵琶數曲，後人因壘土成山。種黃楊三五株，今尙存。董元宰書『康山草堂』扁。對山性孝友，親族待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因救李空同，與劉瑾酬酢，遂罹清議。被放後，肆意詞曲，有沈醉東風曰：『裝幾車兒羊毛筆管，載幾車兒各樣花牋，鳳陽墨三兩房，天來大三台硯，請孔門弟子三千，一夜離情寫半年，添硯水盡都是離情淚點。』讀之可傷。呂柟作對山墓表，張治道作對山行狀，俱載對山救空同事。薛應旂憲章錄，黃佐作董大理傳，亦載之，而說多異同。何元朗云：『李空同爲韓道貫草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寘之於死，賴康滸西營救而脫。後滸西得罪，空同議論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以詆之。』戒菴云：『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山脫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者豈了其意之所屬哉！』朱竹垞云：『中山狼乃東田馬中錫作，今載其集中。世傳訾獻吉者，數

其負德涵也。考之，康、李未嘗隙末。黄才伯有讀林見素救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愁殺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見素耳。』王阮亭云：『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空同、對山，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刺空同無疑。』其說之不同如此。大抵對山意氣高邁，救李一事，尤爲獨絕，故士君子樂道之。小說載：『對山奔喪，過內邱，盜劫其貲。劉瑾聞之，責捕甚急，詭言：「劫者，瑾所寄橐也。」有司懼，歛民財償之。』此事亦見弇州史料。明史稿載入甯杲傳。貧士被盜，有司往往視之漠然，至假權勢以致償，亦可慨矣。弇州謂其累有司，何哉？靜志居詩話云：『德涵坐援獻吉，遂掛淸議。歸田之後，耽心詞曲。其小令云：「眞個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傒落了膺和滂；荒唐，周旋了籍與康。」論者原其心而悲之。歿時，家無長物，腰鼓多至三百副。』藝苑巵言云：『王敬夫將塡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弦，習諸伎藝而後出之。康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卽老樂師無不擊節歎賞。』又云：『康德涵旣罷官居鄠杜，葛巾野服，自隱聲酒。時有楊侍郎廷儀者——少師之弟——以使事過康。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兄居恆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胡牀迸碎。楊踉蹌走免。康遂入，口咄咄，更不相見！』

蝸亭雜訂云：『康德涵旣罷免，以山水、聲伎自娛。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歌以侑觴。遊於四方，停驂命酒，自歌其曲。嘗生日，邀名伎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闋，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錦纏頭也。」』四友齋叢說云：「對山嘗與伎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齎琵琶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敬夫、德涵同里同官，以瑾黨放逐滸東鄠杜之間，相與過從談讌，徵歌度曲，以相娛樂。萬歷中廣陵顧小侯所建遊長安，訪求曲中七十老妓，令歌康、王樂府。其流風遺韻，關西人猶能道之。』

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略，與傳奇不合。相傳：鳴鳳傳奇，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塡。詞初成時，命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

分宜在相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爲父。外省亦稍有效之者，趙文華其最也。文華旣以父分宜位至尙書，得上寵眷，乃稍欲結知人主，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上曰：『嵩有此方不奏，文華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文華長跽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者無敢爲文華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之，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觳觫。一日，相君洗浴，諸義子皆來起居，

置酒堂上。相君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藩列侍，惟文華不得入，乃曲路左右，伏於軒檻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文華？』相君曰：「嘻！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白，相君色微和，文華遽走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出。見于文定公筆塵。鳴鳳記上壽一折，本此。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諭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見岳珂桯史。今傳奇精忠記有奏本一折，本此。

傳奇中有雙忠廟，係男生乳、女生鬚事，爲保孤佳話。雲間周冰持穉廉作。其男扮女、女扮男，大略與贈書記相似。

甬上詩傳云：『周朝俊，字夷玉，工塡詞。所撰有詞曲十餘種，惟紅梅花最傳。』

毛西河先生傳云：『崇禎末，士林好爲社。每社必集數百人，考鍾伐鼓。入社者爲名士，出則否。先生品目過嚴峻，人忌之。至是編輯郡人詩，作越郡詩選。會稽王庶常自超從賊中歸，投以詩。先生選其四，中有鄴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題，因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實惜之。庶常父大恚，聚諸出社者歃血，首先生抗命，今又抗試；且以頭陀居士林飢壞名敎，罪當死。識者察其妄，不坐。順治八年，浙三舉鄉試，同社章貞登賢書，偕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命時，義不受

職，故當時奪其籍。今是非已白，便當還其舊籍以旌之，使乃爲諸生，辦頂候試。」提學翟君是其言，而怨家洶洶。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賊歸，命爲今官，搆者謂先生評文時，曾及其六等，定罪狀授僞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伺君意旨，仍奪其籍。先生工爲詞，取元人無名氏所傳賣嫁、放偷二劇而反之，曰不賣嫁、不放偷，作連廂詞，改其事，謂庶幾可正風俗，有裨於名教。提學購得之，誣謂：「放偷，縱從賊；賣嫁者，歸命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反之者，我不然也。狂生失志，訕上官，不敬。」上之制府，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爲寃，釋置不理。』

隻麈談云：『芙蓉劍傳奇，汪子雲樵作也。汪名愷，江寧人，精研聲律之學。』

隻麈談又云：『徽歙間，某年月嫁娶日，適兩新婦輿同憇周道。一極貧女，一極富女。始而皆哭，久而貧女哭獨哀。富女曰：「遠父母，哭固當。若是其哀歟？」命伴媼輿側叩之。貧女曰：「聞良人饑餓莫保，今將同併命耳，奚而不哀！」富女心惻，解荷包贈之，蓋上輿時祖母遺嫁物也。貧女止哭，未及道姓氏，各散以去。抵門，景況蕭索，新郎掩歎迎婦入，忍淚告曰：「吾家固貧，塡溝壑分也；今以累君，奈何？」婦以荷包付之。開視，則黃金二錠，重四兩許。易銀三十餘兩，以其零市錢米酒饌，行合巹禮。問金之所來，婦語以故。乃合夥經商，一歲中獲利數倍，凡貿遷無不如志。不十年，成巨富。苦不知贈金者何人，心懷歎恨。于宅後起樓，供荷包祀之，以誌不

忘、顧富家女於歸後，夫家、父家，連被回祿，繼以疾疫，屢遭破敗。十年以內，如水刷沙，資財立盡。貧女財旣豐，又得男，謀所以乳之者，徧覓無當意者。媒媼以富家女薦之，甚合。兩婦相見，彼此敬愛，誼如姊妹，都不知途中曩日事。越一歲，乳娘抱兒往後樓禮拜，見荷包，覗之，所繡花物，類己針法，忽念舊事，不覺淚下。婢詗之，告主婦。問哭之故，則曰：「記嫁時途中曾以此物贈貧女，不料吾今日之貧。感慨今昔，故酸心耳。」主婦語其夫，明日請族長、四鄰，及乳媼之翁，奉酒安位，肅若上賓，夫婦再拜曰：「愚夫婦以待塡溝壑之身，藉此享有今日。日思報德，靡道之從。今天誘其衷，幸賜識認。貲財若干物，皆荷包中物也。物歸原主，宜也。」乳媼曰：「是何言歟？發富是君家大福分，我何與焉？荷包倘在我家，亦同盡耳。必欲成君高誼，還荷包原贈物倍之，足矣。」衆賓曰：「前玆道旁之贈，仁也；今玆傾家之還，義也。仁至義盡，加以辭讓，德之美也。衆賓與有光寵焉。願居間剖分之，俾仁義各不相傷，可乎？」乃依衆賓剖分之，而世爲婚姻，以仁義世其家。』朱青川云：『此事若付洪昉思、孔云亭諸君，佐以曲子、賓白，竟是一本絕好傳奇矣。』余嘗閱桯史中望江二翁事，及輟耕錄所載釋怨結婚事，及此，思爲三院本付之伶人，以寬鄙而敦薄。錄二事於左，以待暇時獲此願也。望江二翁事云：『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靑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於近村，爲張翁者之業。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

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壟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圖冢，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鬻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價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鞚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殽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讌之。酒五行，簦錢緡三百詣之阼，實纓於篚，酌酒於斝而告之曰：「余葬余母，人謂其直之朘。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余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值。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因授之，往反撑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釋怨結姻事云：『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

一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夯者殺鷄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却司，輒先將一巵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娩，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即所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夯悉倍前人，相視驚歎。司計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鷄酒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己，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疑，紿以疾，臥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爲。」具白前所仇事，瀝酒爲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人，不善慎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

自有西廂，續者不一而足矣。然關漢卿之續，乃補其未完之書，如琵琶、拜月，續者皆然。若尋親記又有續尋親記，必言張員外之發配，亦到金山，而爲其子誤殺；一捧雪又有後一捧雪，必言莫成、雪艷之登仙，莫昊之婚於戚少保；牡丹亭又有後牡丹亭，必說癩頭黿之爲官清正，柳夢梅以理學與考亭同貶：凡此者，果不可以已乎？乃余則欲爲續邯鄲夢以寫宋天保事。相傳：『宋天保者，紹興人。罷官過邯鄲，謁盧王廟，以詩題壁，有「要與先生借枕頭」之句。時年羹堯征靑海，出都，亦過此，見詩，曰：「吾當借以枕頭。」即檄浙撫徵宋至軍前，閉扃一寺中，一軍將伴之，時其飲食，不容出闕。如是數年，憂疑已甚。問軍將，則不答。一日，忽啓門，言已得知府，即委署，令走馬即之任。至任所則妻女奴婢先在，詫甚，問之，曰：「自君出門後，不時有家信寄銀歸，頗賴以溫飽。今又得君書，言接來此上任。」宋益詫異，姑理知府事。署事數月，又署他所。凡三任，公廉辦事，甚得民譽。忽有摘印者至，鎖拏，不容與妻子別。執至軍前，有訊之者，責以誤軍事，當斬。宋茫然不知所措，亦不容辨，囚諸獄。凡數月，向者相伴之軍將來，放之使歸。有一字札封錮，屬其至家開視；先開視，恐得禍。宋乃歸紹興，則妻子奴婢已在家。問之，對曰：「自君被執去，一家倉皇無措。有持君書，言事已白，但罷官，令我等先歸也。」宋開札視之，則向年邯鄲題壁之詩耳，方恍然。十餘年，眞不啻身在夢中。』

余嘗憾元人曲不及東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傳也。明楊升菴有割肉遺細君一折，又茅孝若撰『辟

戟諫董偃』事，皆本正史演之。唯笨菴孫原文餓方朔四齣，以西王母爲主宰，以司馬遷、卜式、李陵、終軍、李夫人等串入，悲歌慷慨之氣，寓於俳諧戲幻之中，最爲本色。〔一六〕

明張佳允令滑，有巨盜任敬、高章僞稱錦衣使來謁。延入後堂，敬拉公左手，章擁背，同入室，坐炕上。敬掀髯笑曰：『我灞上來。聞公帑有萬金，願以相借。』遂出匕首置公頸。公不爲動，從容語曰：『即不匕首，吾書生能奈爾何？且既稱朝使，奈何自露本相？』賊以爲然，遂袖匕首。公曰：『爾兩人橐金，何策出此舍？』賊曰：『械公如逮故事，俟吾躍馬去，乃釋公。』公曰：『逮我晝行，人必困爾，不若夜行便。』又曰：『帑金易辨識，非爾利。願貸之富民，既不累吾官，爾亦安枕。』二賊益善公計。公屬章傳語召吏劉相來。相者，心計人也。相至，公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速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能免我。吾欲以五千金爲壽。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某中戶若干，共九人。九人，素善捕盜者也。又語相曰：『天使在此，宜使盛服謁見。』相會意，去。公以酒食酬酢，先自飲啖，以示不疑。酒半，九人各鮮衣爲富客，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公呼天平來。又嫌几小，索庫中長几，橫之後堂。二僚亦至。公與敬隔几爲賓主，而章不離公左右。公乃持法馬語章曰：『汝不當代較視輕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競前。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敬起撲公，不及，自刎樹下。生縛章。又得王保等三賊主名，爲上狀緹帥陸炳，盡捕誅之。事詳見智囊。永團圓劇中設謀擒賊一齣，

全本此，而以蔡文英當張佳允，以張千當劉相，以任金剛當任敬。

香祖筆記云：『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逊者，未有室。同輩醵金，謀為娶婦。一日，於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毿毿白，居然媪也。逊曰：「媪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媪感其忠厚，曰：「醵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衣中，當易金為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於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媪，相抱痛哭，則媪之女也。蓋母子俱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逊所。媪即為之合卺成禮。媪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數顆，可鬻之為歸計。」乃攜壻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媪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李笠翁演此事為奇團圓。〔一七〕

寄園寄所寄載耳談云：『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劍，鏤曰「報仇」，自佩矣。其繪父像，亦繪持劍者在側，則己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也。」凡四五載，得游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於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罪。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室，以聞於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

大受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惋悼，曰：「法必觀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殘暴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耳。但母恩未斷，暫歸別母。」汪君從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慫恿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階死矣。兩尹皆爲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於嘻笑而誓必報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爲孝子，妾能爲節婦。」生曰：「汝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裹中矣，何死爲？」婦曰：「爲君忍三歲。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直指馬君以其事聞於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夏惺齋本此爲杏花村傳奇，而以汪大受出生之罪爲收場，亦傳奇家之恆事也；乃於婦之節，轉未克彰。予欲依此本事寫之，而以其子作團圓收場，當更生雄快耳。

毛西河作擬元兩劇序云：『蕭山王叔廬，曾譜唐人事，擬元詞兩劇，一傷蓮勺藥故劍，一慨武成主者並不識司空世族，皆有爲而發，原非汎汎。』西河又有何孝子傳奇引，言：『謝氏所作。馬玉起云舊有傳奇名湘湖記者，即此也。』西河作何孝子傳，云：『孝子名競，蕭山人。父舜賓，成化己丑進士，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嘗理畿甸渠道，與權有力忤，謫戍廣西慶遠衛，遭赦還里，邑有湘湖，宋縣令楊時爲漑田作也，歲久浸湮。前此魏文靖驥已經擴復，而豪家不法，仍

餔牟食。舜賓故文靖門下士也，至是，慨然曰：「吾不能治渠，吾當治湖。」遂發湖民私佔者，揭縣具奏。當塗鄒魯，以御史謫宰蕭山。湖民憾者，爭賂魯謀變其事。舜賓語侵魯，魯恨，誣以「盜署事官印妄奏，不經由署事官；且身繫戍逃，無遇赦牒，冒濫冠帶，應押解原衛廉理。」揭下所司治，所司不可。魯念舜賓終害己；且宿驕悍，惡舜賓敢枝柱；又詗舜賓陰具實封，將入奏。會舜賓門下士憂居訓導童君顯章知魯陰事，魯陷以他罪，論絞。獄上，憲司疑之，更下府覆驗。道舜賓家，魯嗾解人押顯章過舜賓，隨遣里老、皂隸、蒯捕等五百餘人尾而進，執器圍其家，曰：「舜賓簒取重囚」。毀門而入，剽所具實封，並成化二十三年原給赦牒，及緣例冠帶憑照。縛舜賓、顯章去，各箠四十。下顯章獄，立爲文解舜賓原衛廉理。不俟詳核，拲械舜賓，狼狽督蒯捕任觀等十一人，執器押就道。魯必欲置之死，續遣田敏、胡紀等十三人，諭意，追之三衢，屏去服食，驅侵之。過玉山，屏舟押之。步至餘干，宿昌國寺，反禿袖蒙面，氣絕，乃故爲白官相視，偈置而歸。此弘治十一年戊午七月日也。先是舜賓就道時，魯捕其家人者四出。孝子方患癰，力疾負母朱，提其妻虞，入夜伏莽中。凡三夜，達其女兄夫福建僉事縣長山當玹家。既而捕者危及之，孝子仰天者再。念其父爲御史時，有同年友常熟王鼎爲南京刑曹，相親重，嘗於廣坐中指語人曰：「吾生平交滿天下，所可托妻孥、寄死生者，吾元勳一人而已。」元勳，鼎字也，至是已爲廣東布政司參政，歸里。孝子由龜山渡江，凡五日，達王鼎家。方是時，孝子思安置母妻，跳

身扞父。及餘干間至，孝子乃擗踊頓絕。鼎號泣而讓之曰：「競！爾旣死，如狗豕耳，誰爲汝復讐者耶？」孝子甦。旣而孝子跪辭曰：「請歸復讐。」鼎曰：「孺子何言之易也？方翼虎而思批其爪，大難！且爾非其人也。」居久之，察孝子篤可用。孝子晝侍母坦坦，夜閉一室，繞牀周遭行。枕鉋斲蘆，雖就寢未嘗寐；第寐，從外呼之，未嘗不應。如是者數月。一日，孝子曰：「如競者，斯可以報讐矣乎？」鼎曰：「殆可也，顧有母在；爾兄懦，存亡未可知；壁中婦雖有娠，尙未分也，念誰爲何氏後者？且聖天子方在上，詎無國法乎？待之。」旣而魯選山西按察司僉事，鼎乃曰：「可矣。」顧孝子曰：「交友之讐，視從父昆弟，吾當執兵以從爾，顧爾能不煩吾行也。」餞於庭。豫爲圜緋骰，投之，得六緋，遂行。弘治十二年四月二日，魯旣已禪印，詣省取憑，藩輿而西。孝子先一日歸匿族父何寧家，假族父命，召故人親暱，飲之酒。酒行，謂曰：「魯酒將行，而御史獨飮恨未泄，邦植流落，報無所，奈何？」皆曰：「豈無共酬之者乎？」因相顧泣。再行，又曰：「酒至，則令行。脫邦植在，必欲甘心此魯酒將誰應之？」皆曰：「有令而爲之應，誰辭？」三行，主者出席跪，衆皆跪。遍酬以觴。旣坐，又曰：「事急矣，吾與諸公決。脫邦植果在，云何？」曰：「在，卽從之。」孝子躍出叩頭曰：「競在也！」於是除二室，請曰：「願從者左，否者右。幸勿歸！」皆左。至是，魯出，伏道傍園。導盡，將過輿，孝子手鐵尺直前，衆二十人白衣手杖皆前，騶從分散馳，揪魯仆輿，倮之，杖一齊下，呼號震天地。矐其目，剔其

鬚髮，相更溺之，取食糅，盛溲灌中，偃箠登舟。孝子拔佩刀呼曰：「殺吾父者，賊耶？」斫其左股。衆止之。抵渡，用[一八]鹹水濯其血，孝子與魯並項鏁，預令族父何澤二負黃袱赴闕訟冤。度出關，鼓鳴，控按察司。時鎮守司設監中，監巡按御史及布政分守諸司咸聞變，眙愕不知所爲。而按察司判狀發分巡僉事蕭翀簡閱。翀故黨魯，至是乃刑孝子，令其誣服。孝子不堪，蹶起大言曰：「必欲殺競，競固非畏死者也。顧人孰無父母耶！且競既已訟於朝，恐非爾所得擅殺者。」噬臂肉擲案上。魯引手摩案，若將厭肉。孝子乃大呼，含血噀翀面，一堂皆驚，翀亦拂拭動容，顧念魯已肓廢，絕助者望，而孝子氣直不可詘，乃視魯曰：「是肉非爾所能食矣。」遽起。於是鎮監御史各委司道等會質，孝子與魯各執詞不相下，審者不得決。獨布政司楊峻慨然具由，略曰：「伏讀律例：部民毆本屬長官，杖且徒，傷而後流，折傷而後絞；若毆非本管，則三品以上傷者徒，折傷而後絞；其五品以上，減二等矣。今鄒魯久禪印，何競之毆乃遲之給憑之際，此非本管也。且魯聞遷後，競母及競各出籲詞籲守巡所，特未理耳，則兩造而已，此非平人毆五品官也。所爭者，施讐之由耳。」時鎮巡以下，聞者憮動，然終忌之，日參論，齗齗不已。而何澤二訟闕下者，遣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治之。審者既各持兩端，而胡紀等亦私念罪重，隱其實，乃擬：「魯故屏人服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長官篤疾。俱絞。」孝子不伏。其母朱赴鼓院撾鼓，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巡按覆治。廉曰：「爾奈何毆縣官？」孝子曰：「競知父讐，不知縣官，況

去任者也。但恨毆之，勿殺之耳！」言畢，涕淚俱下。廉爲之惻然，乃曰：「獨念致死無所蹤，如何？」遣州前衛指揮僉事，同本縣知縣就楬櫝驗。孝子故疑櫝有詐，將易棺，已具斂具。至是，啓櫝，孝子號呼嚙指血瀝骨，驗其眞。觀者皆哭。然後藉仵易衣斂，報傷。而解人任觀慷慨檢實，具言其狀，且出舜資臨命所付血書若干字，於是衆皆伏。左驗無異，乃改擬：「魯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徒三年。田敏、胡紀，絞。其助魯爲惡，及競親黨當充軍者十人，擺站六人，贖徒杖及枷號五十人。餘所逮二百餘人，准徒贖杖有差。」獄上，上令法司議。刑部尚書閔珪等議：「魯罪當，獨競宜仿唐孝子梁悅例，充軍。其前審官舉、時等審勘不詳，各罰俸。」准擬，於是辟魯，戍孝子福建福建衛。或曰：「凡孝子所爲，一稟王鼎，如素定者。」正德改元，赦歸。又九年，甲戌，卒。孝子自復讎至是，凡十六年，服衰終其身。[二]

明末嵩明州牧錢房仲卒於滇，叔子美恭奉母居鄞，日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足出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鎭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爲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粤中。而一病於廣東，再病於廣南，瀕於死者數矣。及至滇，蹤跡茫然；遇士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士人之知者，得導至其舊僕所居，得展使君墓下，並求庶母仲弟而見之。展轉乞哀

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俸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寧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裒門下之廢蓼莪。事見全榭山鲒埼亭續集。

近伶人所演陳仲子一折，向疑出東郭記；乃檢之，實無是也。今得楊升菴所撰太和記，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難也。

輟耕錄云：『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於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紡績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尙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

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貳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毋仍如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巵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此事描摹令人欲泣。雙珠記本此。

村中演劇，每演包待制勘雙釘事，一名釣金龜。此事亦見輟耕錄：『姚忠肅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顖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

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並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萊州閻瀾與柳某善，有腹昏之約。及誕，閻得男曰自珍，柳得女曰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而瀾止歲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盟，鸞英泣告其母曰：『身雖未往，心已相諾。他適之事，有死而已。』鸞英度父終渝此盟，乃密懇鄰嫗往告自珍：『妾有私蓄，請以某日至後圃，持歸，姻事可成。遲則爲他人先矣。』自珍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言之。江、海設酒賀自珍，醉於學舍，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圃以望，以物付之，而小婢識非自珍，曰：『此劉氏子也。』鸞英詈曰：『狗奴何以詐吾財！速還則已，否則告官。』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悔失約，黑夜直入圃中，踐血屍而蹶。臭之腥氣，懼而歸。衣履沾血。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官爲遍詢，鄰嫗遂首女約。自珍至，血衣尙在，不容置辨，論死。會御使許公出巡至郡，夢一無首女子泣曰：『妾鸞英，身爲賊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憐此獄，死且不朽！』明旦，召問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許捕二兇訊之，具服，誅於市而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釵釧傳奇所由作也。此見湖海搜奇。乃釵釧記以閻爲皇甫，以劉爲韓，以許御史爲李若水，轉令本事姓氏不彰，每爲之憾。

閩中洛陽橋圯，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者，永樂癸丑鄉試中式，

仁廟時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知府。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爲計，欲以文檄海神。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復乞酒飲，大醉，自投於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遂於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載錫本傳。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之語，非也。

冬夜箋記云：『王會少孤，鞠於叔氏；無子，以弟之子澤爲後。而百順記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

王阮亭奉命祭江瀆，方伯熊公設宴餞之，弋陽腔演攤花張四姐。問所本，阮亭默然。公語人曰：『誰謂王阮亭博雅？今日爲我難倒！』

稗畦居士洪昉思昇，仁和人，工詞曲，撰長生殿雜劇，薈萃唐人諸說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溫、李數家詩句，又刺取古今劇部中繇麗色段以潤色之，遂爲近代曲家第一。在京師塡詞初畢，選名優譜之，大集賓客。是日國忌，爲臺垣所論。與會凡數人，皆落職。趙秋谷時官贊善，亦罷去。秋谷年二十三，典試山西，回時，騾車中惟攜元人百種曲一部，日夕吟諷。至都門，値長生殿初成，因爲點定數折。昉思跌宕孤逸，無俗情。年五十餘，墮水死。毛西河長生殿院本序云：『洪君昉思，好爲詞。以四門弟子遨遊京師，初爲西蜀吟，既而爲大晟樂府，又既而爲金、元間人曲子。自散套、雜劇以至院本，每用作長安往來歌詠酬贈之具。嘗以不得事父母，作天涯淚劇以寓其思親之旨。應莊親王世子之請，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院本，一時勾欄多演之。越一

年，有言日下新聞者，謂：「長安邸第，每以演長生殿曲，爲見者所惡。會國恤止樂，其在京朝官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纖練未除，言官謂：『遏密讀曲，大不敬。』賴聖明寬之，第褫其四門之員，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諸官，則從此有罷去者。」』

通州張孝廉巽賁擢士，康熙初爲崖州知州，有感於寇萊公事，作崖州路傳奇，詞甚奇崛，賓白整齊。又作麒麟夢、鴛鴦榜、黃金盆三種。

元人吳昌齡西遊詞，與俗所傳西遊記小說小異。曹楝亭曰：『吾作曲多效昌齡，比於臨川之學董解元也。』

池北偶談云：『袁崇冕，字西野，工金、元詞曲，所著春遊、秋懷諸曲，足參康、王之座。同時有高應玘者，亦工詞曲，其北門鎖鑰雜劇，論者以爲詞人之雄。又有張國壽者，善金、元詞曲，所著有脫穎、茅廬、章臺柳、韋蘇州、申包胥等劇，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間。皆章邱人。又有張自愼者，字敬叔，商河人，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太原萬修伯曰：「北曲一派，海內索解人眼中不得，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自愼別號也。』

香祖筆記云：『吾宗鶴尹兄抃，工於詞曲。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於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

周冰持，雲間才士，狂誕不羈，善塡詞，時最稱其珊瑚玦。開場西江月云：『秀才之苦苦無加，黃蘗、黃連之下，作者偶然寄托，看官切莫疑嗟。周郎亦是秀才家，肯滅了自家聲價？』茶餘客話云：『華亭周綸字臍垂，才士不偶。有子名稚廉，字冰持，少年以錢塘觀潮賦知名。除夕署門云：「論家世如閣帖、官窰，可云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繡，換得錢無？」二物皆松江產。稚廉好食生蝸牛。』

曠園雜誌云：『錢塘沈孚中有宰戍記傳奇，直逼元人，爲明曲第一。』陸次雲作沈孚中傳云：「沈嵊，字孚中，居武陵北墅。塡詞奪元人席，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園傳奇，尤爲詞場稱豔。」

柳南隨筆云：『予所居徐市，徐大司空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並擅高貲：一最豪奢；一最慳嗇者，則爲諸生啓新，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盧至[九]員外者，指啓新也。』又云：『徐復祚，字陽初，大司空栻之孫，工詞曲，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至今流傳於世。』按祝髮見張伯起陽春六集，非陽初作。南音三籟云：『紅梨，逸其名。』

酒邊瓚語云：『顧大典，字道行，吳江人，著清音閣傳奇四種：青衫、葛衣、義乳、風教編，而葛衣最傳。』

知新錄云：『覆水事，乃姜太公少婿馬氏，已離矣，見太公封齊，妻拜求合，公取覆水云云，故

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今以覆水爲買臣事，非也。』

吾邑鄭超宗鴛鴦棒題詞云：『香令先生遺書，以夢花酣、鴛鴦棒二劇屬予序。一爲至情者，一爲不及情者。嗟乎，人情百端俱假，閨房之愛獨眞；至此愛復移，無復有性情者矣！覽薛季衡、錢媚珠事，使人恨男子不如婦人、達官不如乞兒、文人不如武弁，其重有感也夫？』又夢花酣題詞云：『夢花酣與牡丹亭情景略同，而詭異過之。如蕭斗南者，從無名、無象中結就幻緣，安如是，危如是，生如是，死如是，受欺、受謗如是，能使無端而生者死、死者生，又無端而彼代此死、此代彼生。楡柳一詩，千吟百諷。歪和尚提放傀儡，碧桃花喬作轉輪，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未有如斯之如意者也。嗚呼！湯比部之傳牡丹亭，范駕部之傳夢花酣，皆以不合時宜，而所謂「寓言十九」者，非耶？』

滿牀笏，一名十醋記，合肥龔司寇門客作。中入龔節度十折，於本文無關，蓋爲橫波出色煊染也。

明鄭參政承鏷，集元、明傳奇八百餘部；益以本朝，則益多矣。其中三家所撰最多。朱良卿三十三本：大極奏、四奇觀、五代榮、雙和合、九蓮燈、蓮花筏、快活三、玉數珠、青風寨、飛龍鳳、虎囊彈、建皇圖、黨人碑、龍燈賺、萬壽冠、照膽鏡、瑞霓羅、元宵鬧、御雪豹、石麟鏡、吉慶圖、漁家樂、乾坤嘯、寶曇月、纓絡會、牡丹圖、奪秋魁、血影石、一捧花，餘四本未詳。李元玉一笠菴二十九本：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五高風、雙龍鳳、昊天塔、兩鬚眉、

三生果、牛頭山、武當山、麒麟閣、虎邱山、長生像、千里舟、眉山秀、連城璧、千忠會、掛玉帶、意中緣、鳳雲翹、洛陽橋、太平錢、萬里圓、風雲會、羅天醮、麒麟種、萬民安、禪眞會。元玉係申相國家人，爲孫公子所抑，不得應科試，因著傳奇以抒其憤，而一、人、永、占尤盛傳於時。其一捧雪極爲奴婢吐氣，而開首即云：『裘馬豪華，恥爭呼貴家子。』意固有在也。沈寧菴屬玉堂二十本：紅蕖、埋劍、十孝、分錢、雙魚、合衫、義俠、鴛衾、桃符、分柑、四異、鑿井、珠串、奇節、結髮、墜釵、博笑、翠屏山、望湖亭、耆英會。寧菴字伯英，號詞隱生，吳江人。

說楛云：『邵宏治，荆溪人，作香囊傳奇，至「落日下平川」，不能續。其弟應聲曰：「何不云『歸人爭渡喧』乎？」時邵方與弟爭田，因大喜，割畀之，今名「渡喧田」。』

說楛又云：『玉簫傳奇有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教坊多作「眼皮眉黛」。何元朗嘗正之矣而不知所謂。按南唐張泌江城子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眉黛輕。」始知元人雜劇，無一字無來處也。』

南音三籟云：『玉環記「隔紗牕日高花弄影」，改元劇喬夢符筆也。喬煞尾末句云：「比及你目我那負心薄倖，多管我一靈先到雒陽城。」此等語不但慘戚，抑且以之作收，力有萬鈞。今以混入貓兒墜中，急腔唱過，大減分數矣。』

考之方輿勝覽：「馬涓，南部人，父從政歸妾，感上帝，得子。」而當世父名式，爲左侍禁以終，非商也。然則因馬氏事而誤以爲馮也？事載鶴林玉露。似爲失實。』按鶴林玉露云：『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泣涕言：「父有官，因綱欠折，鬻以爲賠償之計。」遂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果生京。』

金陵瑣事云：『段炳，字虎臣，秀才，和元人馬東籬「百歲光陰」一套，足以壓倒東籬。』又云：『張四維，字治卿，號五山秀才，有溪上閒情藏於家，友人刊其雙烈記、章臺柳兩種。』

箬陵繼世紀聞云：『劉瑾奸險，素疾文臣，與同類屢在上前言：「弘治年間，朝權俱爲內閣文臣所掌，朝廷虛名而已。」每行諸戲劇。』臺閣名言云：『嘉靖甲辰，給事中呂時中劾順天鄉試主考浦應麒通賄，至形諸戲劇。』

譚輅云：『姜詩傳奇，相傳是學究陳罷齋所作，雖粗淺，然填詞亦親切有味，且甚能感動人，似有裨於風化，不可以其膚淺而棄之。』

錢塘女史梁夷素，字孟昭，工詩畫，嘗作相思硯傳奇行世。錢御史石城芙蓉峽傳奇，亦其夫人林亞清作。婦人塡曲，前代未有。林名以寧，有集，詩極工。

湯來賀云：『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十義，躍鯉、臥冰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爲傳奇，

播諸聲容，使兒童婦女見而樂之，皆有所向慕而思爲善事，則是飲食歌舞，俱有益於風化，古人之用心如此，何其厚也！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爲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紛繼作。然聞萬歷中年，家庭之間猶相戒演此；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皆杜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予不識其何心也。』說見內省齋文集。

顧景星虎媒劇序云：『封邵宣城太守不仁則化虎，左飛龍編工曹不職則化虎，鄭襲爲門下騶無狀則化虎，游章、范端爲里役等人受錢則化虎，譙平不孝則化虎，牛哀不弟則化虎，藺庭妹、袁州僧好竊盜則化虎，李積私孀殺命則化虎，人之不忠孝、詐僞無厭者，往往形未化而心已獸矣。至於本虎也，反若知仁義，邑有賢吏，則渡江出境；有高士，則負籠受騎，啣鹿供食；襄陽秦孝子病，則往乳之。今黔峽間虎媒神祠者，相傳乾元初張鎬尙書女事也。又天寶末漳浦勤自勵妻杜氏，大歷中鄭元方妻盧氏，亳州人，聘舅氏女，皆父母奪志，磨笄待死，向非虎馱，必至玉碎。而鎬女不過遠謫愆期，何勞於菟？惟是時，豬龍作禍，士女仳㒧，墮虎狠之口，不可枚舉，而神靈變化，使人知虎狠中猶有仁義者，此造化之用心，而吾友卜子傳奇所由作也。』按虎薈載張鎬事云：『唐乾元初，吏部尙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速裝南邁。拒辰百里，鎬喜越客

邀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德容亦隨姑妹姊遊焉。山郡蕭條，竹樹荒密，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搶德容跳入翳薈。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大發人徒，求骸骨山野。是夕之夜，越客行舟去郡三十二里，尙未知妻爲虎暴，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憩焉。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微月之下，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共闞喝之。其虎徐行，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共闚，是人，尙有餘喘。舁之登船，列燭熟視，乃十六七美女也。越客深異之，遣羣婢看診，雖鬢髮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以湯飲灌之，即微微入口。久之，神爽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有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尙書次女昨夜春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遽以之告於越客，即遣羣婢具詢，然而德容因啼號不止。越客即具以其事告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則與同歸，而婚嬪果尅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又白茅堂集有虎媒歌贈張子一首云：『張郎感激何爲乎？燈前夜語長欷歔，新翻樂府調吳歈。』

明詩綜云：『梅鼎祚，宣城人。周見洽聞，兼精傳奇。所塡韓君平玉合記，爲詞家所賞，有云：「風中絮，陌上塵，嘆韶光何曾戀人？」人盛稱之。』又云：『王翃介人，嘉興布衣，能詩。沈山子云：「介人所居，止破屋一間。種牽牛花小庭中，曉露未晞，對花吟詠，日課數詩。旁精詞曲，有紅情言、榴巾怨、詞苑春秋、博浪沙諸傳奇。」』

明詩綜又云：『黃孔昭，字含美，吳縣人。舉崇禎癸酉鄉試，選授大姚知縣。仳離天末，久不得還，其子向堅字端木，有懷二人，眼枯足繭，蹈白刃尋之，卒御以歸吳中。好事者編萬里圓傳奇演之。』按黃端木有尋親紀程、滇還紀程，今刻知不足齋叢書中。崑山歸元恭節錄其紀行，爲黃孝子傳。余苦其尙緐冗，更節之於左：『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草屨，從吳江入浙，歷嚴、衢，入江西。至湖廣武岡州，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峻嶺。手常擎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往往偃臥道旁。壬辰二月，由楚入黔。黔自丁亥以後，境內殘破。其地苗、獠雜處，耕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衞。荒茅漲沙之中，每得虎跡。次平溪，有關帥府在焉，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之。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一路險如鬼窟。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惴惴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得知父無恙，已掛冠五年矣。程姓導孝子至王府，給令票，復前。途中兵馬紛擁驗票，或擊破其蓋，自是不能蔽雨。登關索嶺，至半，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既下，則人馬旌旗徧野。一騎執之入營，驗票，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行數里，復遇後營，如前。遂入雲南之平夷衞，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驌，於是知父在白鹽井。五月望日，至白鹽井，拜見父母。時所攜弟之子從外負薪歸，兄弟相拜泣。昔日童僕，無復存

矣。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計。父曰：「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得士八人，當累之爲行資。」孝子持父書詣諸門生家。歷楚雄，遇地震，幾不免。奔走四月，遇者三人，皆贐贈，而未足。詣府遞告歸文書。具籃輿，二親乘，己與弟步從。至黑鹽井，詣門生家，得資斧。時南北戰爭不息，坐旅中度歲。詣將軍府，得給票，出歸化關。黔中雨雪四十日，雪深至馬腹，樹介如刀劍。已而雪消流潦，瘴霧蔽天。及平壩，有騎兵擄婦女數百千從廣西來。又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走，無復部伍，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於桂林，撫南敗於保寧，皆道黔中也。孝子慮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渡烏江，入四川，及清浪，入湖廣界。所在潰兵暴掠，從間道行，及新化，方脫險。爲父改易服色，舍陸從水而歸，爲六月十八日。自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

屠長卿作彩毫記，以李太白自命，沈景倩譏之。

如皋黃振字瘦石，自號柴灣村農，以『張幼謙囹圄報捷』事演爲石榴記。

王龍光跋雙報應傳奇云：『吾友抱犢山農（抱犢山農，無錫嵇留山也，名永仁，從范忠貞公死于難。詳見余道聽錄中。）著作甚富，尤留心經濟。與余同罹於難，慨慨犴狴之中，豪氣未除，文采散於筆墨。嘗作續離騷四折，以破千古未破之牢騷。同難林翁，因備述建寧城隍揭公、建寧郡守孫公，判斷貧生錢可貴、奸淫王文用二案：「陰陽互理，靈爽顯赫，此殆得之目覩，不可不亟爲表章之。」山農曰：

「此固余之素志也。吾聞揭公節義昭著，英英千古。亡友袁簪嵐受其國士之遇，曾托吾表著其事，而碌碌未能；今藉此以畢其素志，可乎？」乃援筆而敷陳其大槩，曰雙報應。』今按劇中：孫名裔昌，字鹿園，山東沾化人；揭卽揭公重熙。錢生以逋欠官銀，賣妻，得銀三十兩，失於縣堂，爲皂隸陳黑所拾。生禱於城隍，復訴於府。孫正持茗，有塵落椀中，茗爲之黑。檢縣中值日花名簿，得陳黑名，訊之，供拾銀狀。生妻賣張貢生家，張知爲錢生妻，不敢與宿，願還婦而不索其金。王文用者，以所私婦謀燬其夫者也。城隍神示夢於孫，而寃賴以理。孫公眞不愧爲民牧者矣。跋中言得之目覩，蓋非幻設。爲撮其大略，以俟考。

鈕玉樵記吳六奇將軍事云：『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家居，歲暮命酒獨酌。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異之，呼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楞腹而無寒餓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傾甌與飲，立盡。又盞三十餘甌，無醉容。查醉，丐出仍宿廡下。孝廉酒醒，謂家人曰：「鐵丐衣藍縷，何以禦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詢以舊袍，曰：「已質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問：「曾讀書識字否？」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諗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到落拓江湖，

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汚！不謂獲遘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盤桓累月，贈以貲，遣歸粤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寄身郵卒，於關河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六奇請見主帥，備陳：「粤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擁衆據土。請假游劄三十道，先往馳諭。近降遠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孝廉家，奉書幣致孝廉來粤。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居一載。軍事傍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先是苕中富人莊廷鉞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俱罹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辨，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槖中金，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縐雲」。閱旬往視，忽失

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鉛山蔣清容太史本此作雪中人傳奇。江都張山來云：『聞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莖於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雪中人第二齣，吳云：『幾日不曾演習判字，待我在雪地上試寫一回。』本此。蔣太史又有桂林霜、空谷香、香祖樓、四弦秋、一片石、第二碑、冬青樹、臨川夢諸劇。

菽園雜記云：『高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卽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至不能興，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棄汝。今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夫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峘，乃陳公一怒之力也。』馮猶龍本此作萬事足傳奇。余嘗謂：萬事足之陳循卽瑞筠圖之陳循，一人而生、淨各判，閱者參觀之，可以自警。然萬事足之末，繫以周約文一札云：『友生周禮拜上德遵賢契閣下：古云「器滿則欹，月盈則虧」。閣下位登首輔，恩寵已極，值此太平無事之時，久踞高巍，卽使無忝其職，亦乖知足知止之義。老夫年踰八旬，足力未衰，尚冀閣下急流勇退，同尋山中之盟。伏爲熟思。』陳唱云：『知幾久讀疏生傳，但君恩未報暫流連。』按清波雜志載蔡京云：『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也。』此曲本之。蓋隱隱以蔡京比陳循矣。陳苟明知足之義，何至以粉面登場如瑞筠圖之遺臭耶？

夏惺齋取忠、孝、節、義事爲六種曲：無瑕璧寫鐵氏二女事，杏花村寫王世名報父仇事，見明史；

瑞錫圖寫章綸母守節及綸直諫事；南陽樂言武侯相北地王諶，滅魏、吳，復興漢祚，蓋寓言也；花萼吟寫鄭虎臣殺賈似道，亦本宋史；廣寒梯則言科場事，謂：一生行善，一生行不善。善者夢中五名，語不善者，不善者訴於監臨。發榜時，監臨以所訴，令抽去五名，而別以一卷補之。抽者正不善生，補者則行善生也。此事亦有所本。然章綸母金節婦『誰云妾無夫』一詩，或謂爲高季迪作。鐵司馬二女入敎坊，其長女詩（鐵氏二女詩，見王鏊震澤紀聞。）乃吳人范昌期題老伎卷作（見張士淪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

新齊諧有醫妬一則，云：『軒轅孝廉，常州人，年三十無子。妻張氏，奇妬。其座主爲學士贈以一姬，張怒。會學士喪偶，張訪某村女世以悍聞，賄媒嫗說馬娶爲夫人。馬知其意，欣然往娶。合卺畢，羣姬拜見夫人。問：「何人？」曰：「妾也。」叱曰：「安有堂堂學士而置妾者乎？」卽棒羣姬。馬命羣姬奪而毆之。夫人力不勝，罵且哭，羣姬各擊鐃鼓亂之。夫人不得已，揚言將自盡，則侍者以一刀一繩進，羣姬各敲木魚念往生呪嘈嘈然。夫人故女豪，自分虛疑、恫喝計已盡，乃轉作喜，正色曰：「君眞丈夫，我服矣。請改事君，君亦宜待我以禮。」學士命羣姬謝罪叩頭。以家事托夫人主之，一月之間，家政肅雍，內外無間言。居無何，學士手百金贈軒轅生曰：「明春將會試，宜早入都。」生然之。甫登舟，馬遣人迎至家，扃後園中，而陰遣媒說張氏乘軒轅生外出，賣其妾。張曰：「此吾心也，須賣之遠方。」有陝西布客，負三百金以姬去。姬大呼投水中，

學士早備小舟迎至園，與軒轅生同室矣。張聞姬投河，方驚疑，而西客已罵於門，索原銀三百去。一日，有白髮藍縷男婦兩老人哭來，稱爲女之父母，與張索女命，隣佑勸解去。一日，武進縣捕役持牌來，言姬之父母告於縣，張愈恐。忽有白帽踉蹌奔呼至者，曰：「軒轅生死於路矣。我縣夫也，來報。」張氏大慟，成服治喪。且招訟師，謀緩其獄。訟事小停，而家已蕩然，日食不周矣。前媒媼又來，勸其改嫁；引一美少年，盛飾與覿。張大喜，即嫁少年。方合巹，房內一醜婦持大杖出，罵曰：「我正妻也。何處賤婢，敢來爲妾？」痛毆之。張悔被媒紿，飲泣不能聲。諸賓朋勸醜婦去，秉花燭引張氏入臥室。甫揭簾，見軒轅生坐牀上，大駭，以爲鬼，絕於地。軒轅生笑語以故，張大悟，慚且恨。於是修德改行，卒與某村女同爲賢妻。』按此卽伏虎韜傳奇也。文人詭筆，非實有其事。簡齋得諸傳聞，未悉其所本耳。槐西雜志所載囊家誘少年賭，勒書鬻字之劵，其父償金焚劵，發篋得紙鋌金事。此亦李笠翁無聲戲中一則，非實事也。

今戲劇演時遷偷鷄，科諢有『皮包骨頭人』之語。按：宋張元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鞭之而死。（見王定國聞見近錄。）

萬樹，字紅友，爲粲花主人之甥。其所作傳奇，詳山陰吳秉鈞所作風流棒序，云：『余從紅友山翁遊，由閩而粵。耳其緒論，與家小阮雪舫共以學塡詞，請探其篋，得覩所譜諸劇：幽秀若空青

石，俊爽若錦麈帆，奇橫若念八翻，新穎若十串珠，剪裁點綴若黃金甕、金神鳳。最後讀賁齋鑑，以卷帙大重，急難開演，已請山翁節而傳之。其他小劇，若珊瑚毬、舞霓裳、藐姑仙、靑錢賺、焚書鬧、罵東風、三茅宴、玉山菴，俱令家優試之氍毹上。余因操觚爲電曰書一種，雪舫亦作赤豆軍、美人丹。惟時藥菴呂君，亦有回頭寶、狀元符、雙猿幻、寶鏡緣。藥菴令叔守齋，亦攜金馬門曲出示。丙寅春，客有言某閨詞之僞者，余謂此可入劇，索山翁塡之。不半月，而風流棒曲成。茶郞之顚，林風之韻，菊人之摯，及連、霍之周圓，童、賴之醜報，刻畫畢肖，可稱觀止矣。』

劇中演趙太祖，每持棒，或侍臣持棒從之。按鐵圍山叢談云：『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間，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侍左右官者，必攜從二物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鐵棒也。鐵棒者，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也。棒純鐵耳，生平持握旣久，而爪痕宛然。』

相傳：有訟棍戴興邦者，年六十，止一子。適有諸少年殺姦婦死而姦夫逸去。謀於戴，戴曰：『何不靜守村口，候孤身男子過，執而殺之，以姦報。』諸惡少大喜，挽入室，酬以酒肉。已而果有孤身者過，衆殺之，則正戴之子也。惺齋杏花村傳奇中訟棍單興邦，卽戴興邦。『單』音『丹』，與『戴』正爲轉音耳。按：元人曲中，如良吏必包拯，公人用董超、薛霸，惡人用柳隆卿、胡子轉，伎女用王蠟梅，兒女用賽娘、僧住，蓋必實有其人。杏花村用單興邦，尙其遺意也。

劇之有所原本，名手所不禁也。王實甫之本董解元，尙矣。他如本竇娥寃而作金鎖，本翠鸞女而作桃符，本曲江池而作繡襦，本合汗衫而作破羅衫，本張生煑海、柳毅傳書而作蜃中樓，本劉晨阮肇而作長生樂；他如本元人而故變化出之者，則如黃粱夢之呂岩化爲盧生，麗春堂之四丞相化爲尉遲敬德。或有用其一節者，若龐居士之羅和，長生殿之唐明皇，雖不能靑勝於藍，然亦各有所見。惟夢釵緣一劇，直襲西廂、西樓而合之，已爲傖父可笑。又有玉劍緣者，亦有彈詞一齣。夫洪昉思襲元人貨郎旦之九轉貨郎兒，其末云『名喚春郎身姓李』。洪云『名喚龜年身姓李』。至玉劍緣又云『名喚珠娘身姓李』，生吞活剝，可稱笑柄。近則有爲富貴神仙者，竟至襲玉劍緣，與夢釵緣之襲西廂、西樓同，若此，又何必爲之？聊舉一二於此，爲之戒。

泰州張良御太史作陸吳州墓碑云：『公以餘力作爲詞曲。一帆、雙鳶，流傳名部，皆取辦於杯茗立談之間。』

卓珂月作孟子塞殘唐再創雜劇小引云：『作近體難於古詩，作詩餘難於近體，作南曲難於詩餘，作北曲難於南曲。總之，音調、法律之間，愈嚴則愈苦耳。北如馬、白、關、鄭，南如荆、劉、拜、殺，無論矣。入我明來，塡詞者比比，大才大情之人，則大愆大謬之所集也，湯若士、徐文長兩君子其不免乎？減一分才情，則減一分愆謬，張伯起、梁伯龍、梅禹金，斯誠第二流之佳者。乃若彈駁愆謬，不遺錙銖，而無才無情，諸醜畢見，如臧顧渚者，可勝笑哉！必也具十分才情，

無一分愆謬，可與馬、白、關、鄭、荆、劉、拜、殺頡之頏之者，而後可以言曲，夫豈不大難乎？求之近日，則袁凫公之珍珠衫、西樓夢、竇娥冤、鷫鸘裘，陳廣埜之麒麟罽、靈寶刀、鸚鵡洲、櫻桃夢，斯爲南曲之最；沈君庸之霸亭秋、鞭歌伎、簪花髻，孟子塞之花前笑、桃源訪、眼兒媚，斯爲北曲之最。余平時定論蓋如此。今冬遘凫公、子塞於西湖，則凫公復示我玉符南劇，子塞復示我殘唐再瑕北劇，要皆感憤時事而立言者。凫公之作，直陳崔、魏事，而子塞則假借黃巢、田令孜一案，刺譏當世。夫北曲之道，聲止於三，齣止於四，音必分陰、陽，喉必用旦、末，他如楔子、務頭、襯字、打科、鄉談、俚諢之類，其難百倍於南，而子塞研討數年，其謹嚴又百倍於昔。至若釀禍之權璫，倡亂之書生，兩俱磔裂於片楮之中，使人讀之，忽焉晉噓，忽焉號咷，忽焉纏綿而悱惻，則又極其才情之所之矣。於我所陳諸公十餘本之內，豈不又居第一哉。子塞將還會稽，別我於桃花巷中，酒杯在手，與夫在旁，匆匆書此。』

卓珂月又有百寶箱傳奇引云：『昔者玉玦之曲，風刺寓焉，刻畫青樓，殆無人色。嗣賴汧國一事，差爲解嘲，然後漸出墨池而登雪嶺。乃余覽白行簡所述李娃始末，頗多微詞者，何歟？歸自竹林，憩於姨宅，日笑手揮，以他語對蟬蛻之局，娃與聞之矣。迨夫雪中抱頸，擁入西廂，懼禍及身，非得已也。必可以生青樓之色、唾白面之郎者，其杜十娘乎？此事不知誰所覩記，而潘景升錄之於亘史，宋秋士採之於情種，今郭彥深復演之爲百寶箱傳奇，蓋皆傷之甚也。』

詹允龍雷岸有瓊花夢雜劇，河陽趙士麟爲之序，見讀書堂文集。又作詹允詩序云：『雷岸未顯時，著有瓊花夢傳奇劇本。予早年讀之，訝曰：「此言夢也，而非夢者能言之也。」旣而雷岸以博學宏詞薦，由檢討而宮允。文章、詞賦，冠絕一時。』

尤西堂鈞天樂自記云：『丁酉之秋，薄游太末。主人謝客，阻兵未得歸。逆旅無聊，追尋往事，忽忽不樂。漫塡詞爲傳奇，率日一齣。齣成，則以酒澆之，歌呼自若。閱月而竣，題曰鈞天樂。家有梨園，歸則授使演焉。明年科場弊發，有無名子編爲萬金記。制府以聞，詔命進覽，其人匿弗出。臬司某，大索江南諸伶雜治之。適山陰姜侍御還朝，過吳門，亟徵予劇。同人宴之申氏堂中。樂旣作，觀者如堵墻，靡不咋舌駭歎。而邏者亦雜其中，疑其事類，馳白臬司。臬司以爲奇貨，即檄捕優人，拷掠誣服。旣得主名，將窮其獄，且徵賄焉。會有從中解之者，而予已入都，事得寢。己亥大計，臬司以貪墨亡命，寘極典，籍其家，聞者快之。』西堂又有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李白登科記五種。李白登科記：白狀元，杜甫榜眼，孟浩然探花，立格最奇。

西堂題北紅拂記云：『愚謂元人北曲，若以南詞關目參之，亦可兩人接唱，合場和歌，中間間以蘇白，插科打諢，無施不可，又爲梨園子弟別闢蠶叢。此意無人解者，今於荔軒先生遇之。唐人小說傳衞公、紅拂、虬髯客故事，吾吳張伯起新婚，伴房一月而成紅拂記，風流自許。浙中淩初成更爲北劇，筆墨排奡，頗欲睥睨前人；但一事分爲三記，有疊牀架屋之病。荔軒復取而合之，

大約撮其所長，決其所短，又添徐洪客採藥一折，得史家附傳之法。」

玉鏡臺演溫太眞事，投梭記演謝幼輿事，花筵賺合太眞、幼輿而演之。投梭筆墨雅潔，情詞婉妙爲勝。

偶於市間得一寫本種鱗書屋外集，兩劇：一、蓬島瓊瑤，爲余本忠收服海寇事；一、花目題名，則品題花目，以郁李爲狀元、海桐爲榜眼，紅梅爲探花，木樨爲傳臚，杜鵑下第，而以丁香配郁李，卷首題田民撰。

孫俁，字商聲。詩、古文簡潔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每就研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緣傳奇，痛詆傖父，蓋以此也。

劇說卷五

戰國策云：『齊軍破淖齒，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氏家，爲溉園。君王后，太史氏之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君王后以爲后。』史記田敬仲世家云：『樂毅出臨淄，湣王出亡之衞，衞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衞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憐而嘗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張伯起全本此以作灌園記。馮猶龍删改正之，序云：『奇如灌園，何可無傳？而傳奇如世所傳之灌園，則吾謂其無可傳，且憂其終不傳也。法章以亡國之餘，父死人手，身爲人奴，此正孝子枕戈、志士臥薪之日，不務憤悱憂思，而汲汲焉一婦人之是獲，少有心肝必不乃爾。且五六年間，音耗隔絕，驟爾黃袍加身，而父仇未報也，父骨未收也，都不一置問，而惓惓焉訊所思得之太傅，又謂有心

肝乎？君王后千古女俠，一再見而遂失身，卽史所稱陰與之私，談何容易！而王孫賈子母忠義，爲嗣君報終天之恨者，乃棄不錄。若是，則灌園而已，私偶而已！灌園、私偶，何奇乎？而何傳乎？伯起先生云：「吾率吾兒試玉峯，舟中無聊，率爾弄筆，遂不暇致詳。」誠然歟？誠然歟？自余加改竄，而忠、孝、志、節，種種具備，庶幾有關風化而奇可傳矣。』馮氏此言，可爲傳奇之式，故錄之。然太史敫可稱潔士，故迎后登車一折，寫君王后別母，而敫不與見，曲云：『只得遙拜著鐵錚錚的家主，恕饒了癡騃騃的女娃。』以脚色不足，故太史敫以淨扮之耳。

知新錄云：『元曲有呂布、貂蟬及奪戟爭鬭事。按：呂布傳言：「布小失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又言：「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布因朝會，手刃刺卓。」想侍婢當卽貂蟬也。元曲所云必有所據。』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粱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馮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眞。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乃元人馬致遠黃粱夢雜劇，爲鍾離度呂洞賓事，夢中呂作元帥，征吳元濟，則憲宗時事矣。湯若士本之作邯鄲夢，則爲呂度盧生，而爲開元時事。按：呂洞賓，關右人，唐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値巢賊爲梗，攜家隱終南山。錦繡萬花谷引此，言出見雅言雜載，則憲宗時已非，開元時尤非。眞仙通鑑有盧生事，恐未然耳。

鄭庭玉作後庭花雜劇，只是本色處不可及。沈寧菴演爲桃符，排場、賓白、用意，遜鄭遠矣。

宮大用范張雞黍第一折，乃一篇經史道德大論，抵多少宋人語錄。曲中用『隨邪』二字，乃玉茗所本。

西河詞話云：『宋孫明復髯白，李文定請以弟之女妻之，孫曰：「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古無有之。」其曰「相女」者，相門之女，正以李復古曾爲相故也。西廂末劇有「自古相女配夫」，世多不解，烏知實本諸此。』又云：『西廂久爲人更竄。予求其原本正之，逐字核實，其書頗行。其中尙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有「和尙們回施些幽期密約」句，予向所釋，但曰：「施僧曰『布施』，反乞僧施曰『回施』。」後友人有論及者，堅謂「回」作「曲」解，是「委曲周旋」意，雜引「回」、「曲」二字作證。曾記北史：「北齊李庶無鬚，人謂天閹，崔諶嘗戲庶曰：『教弟種鬚法：取錐刺面爲竅，而插以馬尾，當效。』是時崔族多惡疾，庶因答曰：『請先以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種鬚。』」然則「回施」，「反施」矣。蔡子伯曰：「施，音賜。今俗稱『回賜』者，即『回施』之謂。」尤較直捷。』

喬夢符兩世姻緣曲中云：『俺主人酒盃嫌煞春風凹。』從唐人『酒凹罍心翻』出。

桯史云：『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宴，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

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後可也。」一座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又云：『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誾誾于于，以詔於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尙先達，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摘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爲『顚沛』，一爲『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霈』字，乃從『雨』，爲可疑。」衆曰：「是」，鬨然叩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亶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於卷。坐遠於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竄，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日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譁，寖不可制，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於房，執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說，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詞。移〔10〕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遇也？」怒，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拆號，例宴主司以勞還；

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於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能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衞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姓雷，攷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撐拒滕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據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諷己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太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歛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俠陛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然其語盛傳迄今。』

續筆談云：『元人女狀元黃崇嘏春桃記，今不傳，僅輟耕錄有其目，大抵如琵琶等記。』

詩辨坻云：『北西廂古本，陳實菴點定者爲佳。別本多所改竄，如「東閣玳筵開」爲「帶烟開」，「馬兒迍迍行」爲「逆逆行」，穿鑿可笑。「請字兒不曾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或謂：「請未出聲，如何答應？」改作「請字兒方才出聲」，索然無味矣。「梵王宮殿夜撞鐘」，撞，平聲，出水月改作「聲鐘」。聲鐘是何等語！』

詞旨載：『西廂警策，不下百十條，如「竹索纜浮橋」、「檀口搵香腮」等語，不知皆撰自董解

元西廂，竹索上有「寸金」二字，「檀口」句則曰「檀口微微，笑吐丁香舌，被郎輕嚙，却更增人劣」。較漢卿奇麗、精采十倍。（見黃嘉惠董解元西廂記序。）案：王實甫長亭送別一折，稱絕調矣；董解元云：「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實甫則云：「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與霜林，不及血字之貫矣。又董云：「且休上馬，若無多淚與君垂，此條情緒你爭知。」王云：「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董云：「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王云：「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處徘徊，落日山橫翠。」董云：「我郎休怪強牽衣，問你西行幾日歸。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裏晚眠早起，冷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專倚著門兒專望你。」王云：「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須要扶持。」董云：「驢鞭半裊，吟肩雙聳。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馳也馳不動。」王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董云：「帝里酒釅花濃，萬般景媚，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少飲酒，省遊戲。記取奴言語，必登高第。妾守空閨，把門兒緊閉，不拈絲管，罷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書頻寄！」王云：「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只怕停妻再娶妻。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宜寄，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君須記：若見異鄉花艸，再休似此處棲遲。」董云：「一個止不定長吁，一個頓不開眉黛；兩邊的

心緒，一樣的愁懷。」王云：「他在那壁，我在這壁，一遞一聲長吁氣。」兩相參玩，王之遜董遠矣。若董之寫景語，有云「聽寒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約靑山擁」；有云「柳堤兒上把瘦馬兒連忙解」；有云「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艸帶霜滑」；有云「駞腰的柳樹上有漁槎，一竿風旆茅簷上掛，澹烟消洒，橫鎖著兩三家」；有云「淅零零地雨打芭蕉葉，急煎煎的促織兒聲相接」；有云「燈兒一點，甫能吹滅，雨兒歇，閃出昏慘慘的半牕月」；有云「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有云「野水連天天竟白」；有云「東風兩岸綠楊搖，馬頭西接著長安道。正是黃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纜著浮橋」。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可當？當用以擬董解元。李空同云：「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

曲藻云：『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下句意各重。後得一善本，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捨親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益見作者之工。』談輅云：『嘗見琵琶記草本，醉扶歸「綵筆本潤」二句，改作「詞源倒流」二句，今刻本已從之矣。又見一本，「三不從做成災禍一似天來大」，改云「三不從把好事翻成禍」，惜未有從之者。改筆皆草書旁注，意必東嘉手筆。』秦淮劇品云：『曲引之有呼韻，自趙五娘之呼「蔡伯喈」始也；而無雙之呼「王家哥哥」，西施之呼「范大夫」，皆有悽然之韻。』

相傳臨川作還魂記，運思獨苦。一日，家人求之不可得；遍索，乃臥庭中薪上，掩袂痛哭。驚問之，曰：『塡詞至「賞春香還是舊羅裙」句也。』

塡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名誠齋樂府，往往調入弦索，有金、元風範。南曲如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於成、弘間，稍爲當時所稱。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偸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惟明珠記行於世。鄭若庸玉玦記遊西湖一套，當時膾炙人口。（見蝸亭雜訂。）

南音三籟云：『作曲須先識字，否則往往誤用。如梁伯龍浣紗金井水紅花云：「波冷濺芹芽，濕裙靫。」靫字法用平聲。然靫，箭袋也；若衣釵之「衩」，屬去聲。李義山詩：「十歲去踏青，芙容作裙衩。」是爲明證。此其失自陳大聲散套節節高之「蓮舟戲女娃，露裙衩」始耳。湯臨川幱書眉「荼蘼抓住裙衩綫」，亦誤。僅陳玉陽玉抱肚云「打毬回，紛紛衩衣」，獨是。又浣紗劉潑帽云：「娘行聰俊還嬌倩，勝江南萬馬千兵。」不知倩有二音：一「顧倩」之「倩」，作去聲讀；一作「茜」，即「巧笑倩兮」之「倩」，言美也。此曲字義，當作「茜」音，今却押庚青韻中。他若癭之爲「穎」音，頸瘤也，鄭虛舟玉玦記「却教愧煞癭瘤婦」，是認作平聲矣。又莊子「藐姑射之山」，射音「亦」；巾櫛之「櫛」，音「率」；而汪南溟高唐記與雪、滅同押，至以纖、殲、鹽三字並押車、遮，是徽州土音也。又云「招魂未得，空歌楚些」，些音「蘇箇」切，惟「些少」—

之「些」乃作平聲，今以「楚些」作平聲，何也？伯龍以些與飛同押，又認些字作「西」字音，爲蘇州土音也。又有舉世皆誤而爲不可解之字者：今列戲目，而曰第一齣，字或作「折」，或作「出」，問從何來，則默不能對也。蓋字書從無此字，惟牛食已復出曰「齝」，音「笞」，傳寫者誤寫「台」爲「句」，以「齣」作「齝」。「齝」原作「齣」，以「齣」作「齣」，在屈筆毫釐之間，以致展轉傳誤，不若古劇第幾折爲妥也。』

雋區云：『傳奇當以張伯起爲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髮四本，巧妙悉敵。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琵琶、西廂分路揚鑣。若湯若士之邯鄲夢、屠緯眞之曇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患其才多之議。裴淑英記，彤管流馨，足風閨德。彩毫、紫釵、南柯三傳，俱出屠、湯手筆，而往往以學問爲長，徒令人驚雕繢滿眼耳。虎符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絕，自是詞曲第二流之佳者。幽閨爲元人曲，淡而絕眞。他如明珠、繡襦、投筆、四節、紅梅、葛衣、玉環、玉玦，點綴俱不入俗。玉簪幾於淫矣，而措詞亦有可觀。此外新聲如林，吾無暇概及矣。』

繡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語，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沈寧菴謂此爲元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辦也。然元人鄭元和雜劇無此曲。

吳石渠十二三時，便能塡詞。一種情傳奇乃其幼年作也，恐爲父呵責，托名粲花。粲花者，其司

書小隸也。今所傳者四種：療妒羹、畫中人、西園記、綠牡丹。

務頭者，南北同法。苟遇緊要字句，須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所謂『做腔』處，每曲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卽是務頭。宜施俊語，否則便爲『不分務頭』，非曲所貴。（見九宮譜定論說。）曲藻云：『作詞之法：一、造語，二、用事，三、用字，四、陰陽，五、務頭，六、對偶，七、末句，八、去上，九、定格。』解務頭云：『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上。楊用修乃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

古杭夢遊錄云：『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遂撰爲「賺」。賺者，「悞賺」之意，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

吾友談星符名泰，江寧人，乾隆丙午舉人，深於音律之學。生平愛牡丹亭，詳爲注釋。嘗語余曰：『冥判一齣用胡判官，蓋釋典中八月判官姓胡；杜小姐八月死，故用此也。』

熙朝名劇三種：芙蓉樓、廣寒香、易水歌。芙蓉樓題『雙溪廌山塡詞』，廣寒香題『蒼山子編』。

吾鄉徐又陵，號坦菴，塡詞入馬東籬、喬夢符之室，所作有大轉輪、買花錢、拈花笑、浮西施、胭脂虎、珊瑚鞭、九奇逢。詞評云：『宋高宗在德壽宮，遊聚景園，偶步入一酒肆，見素屏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酸氣！」改「明日重扶殘醉」，仍卽日予釋褐。』坦菴買花錢雜劇本此。

兩紗雜劇，題元成子作。一爲紅紗，謂試官閱卷，紅紗照眼也；一爲碧紗，本唐王播木蘭院故事也。紅紗中試『若耶美人曉起梳頭詩』，主司之式，要翻空，取言外之神。故天字號秀才以『徵實描寫』被斥，地字號秀才以『筆意虛寫』見賞，脫盡應試科諢。毛西河作來元成墓志銘云：『君諱集之，字元成。自爲誌云：「予所著有某書及雜劇之兩紗、秋風三疊而已。」案：兩紗、三疊，史志皆不載，顧予知君事。君以崇禎己巳赴童試，縣斥之，粘其文於門。庚午再試，再斥之。然而府試拔第一。時年二十七，始附學。於是作兩紗劇：一、紅紗，謂以紗幛目眯五色也；一、碧紗，則紗蒙其舊所爲詩，貴與賤易觀也。夫通塞之難憑如此！』

山水隣四大癡傳奇：酒癡爲姜應詔得不義之財，遂以酒敗家；色癡爲莊子扇墳，其妻劈棺事；財癡爲臭盧員外一文錢事；氣癡爲黃巢以不第造反事。酒癡，一名酒懂，爲武林李逢時撰。一文錢亦刻名家雜劇中，稱『破慳道人作』。

如是我聞云：『吳雲巖家扶箕，其仙稱「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曰：「然。」又問：「仙師作書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按：邱長春，登州棲霞人。元太祖自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祿召詣行在，自東而西，故有西遊記，非演義之西遊記。演義之西遊記，本唐玄奘西域志。白馬馱經，松枝西指，亦有所本；若猿、龍等，

則目連救母戲中亦有之。今揆作者之意，則亦老於場屋者憤鬱之所發耳。黃袍怪為奎宿所化，其指可見。尤西堂鈞天樂，奎星始扮鬼狀，如繪畫塑像形；後則白面扮之，稱『奎星之位，向為鬼奪』。與西遊記黃袍怪用意正同。

茶餘客話云：『舊志稱：「吳射陽性敏多慧，為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今不知雜記為何名，惟淮賢文目載先生撰西遊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皆樂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聞。世稱為「證道書」，有合金丹大旨。』按：射陽去修志時不遠，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說移易姓氏，其說當有所據。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童孺所習聞，而他方有不盡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無疑。然此特射陽遊戲之筆，聊資村翁童子之笑謔；必求得修煉祕訣，亦鑿矣。

吳興董說，字若雨。後為僧，號月涵。每一出遊，有書五十擔隨之。著西遊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遊事。鑿天、驅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日先晦後朔，尤奇。

鬧門神雜劇，為茅僧曇孝若撰，謂除夕夜新門神到任，舊門神不讓相爭也。曲中紫花兒序云：『誰將俺畫張紙裝的五彩？冷面皮意氣雄赳，豎劍眉闊口鬃鬆；手擎著加冠進爵，刀斧彭排。奇哉，剛買就遍街人驚駭，盡道俺：龐兒古怪，滿腹精神，倜儻胸懷。』金蕉葉云：『俺且眼偷瞧桃符好乖。那戴頭盔將軍忒呆呆，你幾年上都剝落了顏色，甚滋味全無退悔？』小桃紅云：『少不得

將苕帚兒刷去塵埃，把舊門神摔碎，扯紙條兒滿地踹，化成灰。非俺沒面情孥帶，只你風光過來，威權類斷，到今日回避也應該。』

鄭西神，名瑜，有汨羅江、黃鶴樓、滕王閣三種。黃鶴樓末收江南一曲，柳問呂答，與徐文長翠鄉夢末同。滕王閣則全以王子安一序作曲。汨羅江則以離騷經作曲，讀原文一段，歌曲一段，立格甚奇，得未曾有。

義俠、水滸二傳，本施耐菴水滸小說，而施耐菴則本宣和遺事。其略云：朱勔運花石綱，分差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靑、徐寧、李應、穆横、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搬運花石至京。楊志在潁州待孫立不來，貧餓，賣所佩刀，與惡少交口，志殺之，配衞州軍城，孫立等十一人於黃河岸上劫往大行山爲盜。又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師寶以十萬貫金珠珍寶，使縣尉馬安國齎至京，爲蔡太師壽。至五花營堤上歇涼，遇大漢八人，有擔酒者，縣尉與衆買飲，被迷，失去所齎物。獲其酒桶，訴于知縣尹大諒；尹驗酒桶，上有『酒海花家』四字。捉事人王平捉花家名約者，付吏張大年勘問，花約供云：『三日前午時，有大漢八人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借去此桶。八人，爲首者鄆城縣石碣村晁蓋，帶領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即下鄆城縣根捉。其押司宋江夜走報，晁蓋逃去，邀約楊志等往梁山濼爲盜；思宋押司之恩，使劉唐以金釵酬謝。宋江以釵予妓女閻婆惜，告以來歷。值因父病，給假歸家，

遇捕魚人杜千、張岑與索超、董平飲酒——平因不獲晁蓋被杖，超故爲盜者——宋作書送四人於梁山濼晁蓋處入夥。已而父病愈，入城，至閻婆惜家，見閻女與吳偉打暖，憤取刀殺兩人而題其壁。巡檢王成帥大兵弓手至宋家莊上捉江，江走入屋後元女廟，於案上得一卷文書，寫云：『破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又列三十六人：智多星吳加亮、玉麒麟李進義、青面獸楊志、混江龍李海、九紋龍史進、入雲龍公孫勝、浪裏白條張順、霹靂火秦明、活閻羅阮小七、立地太歲阮小五、短命二郎阮進、大刀關必勝、豹子頭林冲、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金鎗手徐寧、撲天雕李應、赤髮鬼劉唐、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橫、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賽關索王雄、病尉遲孫立、小李廣花榮、沒羽箭張清、沒遮攔穆橫、浪子燕青、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急先鋒索超、拚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張岑、摸著雲杜千、鐵天王晁蓋。後一行云：『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江乃同朱同、雷橫、李逵、戴宗、李海奔梁山濼上。時蓋已死，遂以江爲首，殺牛大會。吳加亮稱晁蓋臨終時言：『政和年間，夢寨上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助行忠義，衞護國家。』宋江言：『今會中但少三人，乃花和尚魯智深、一丈青李橫、鐵鞭呼延綽。』於是刦掠州縣，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朝廷命呼延綽爲將，領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屢戰屢敗。朝廷督責甚嚴，呼延綽、李橫乃叛投江。江喜三十六人已足，遂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張叔

夜招誘歸順，朝廷各授武功大夫，分注諸路巡檢使。後遣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周密癸辛雜識載龔聖與所作宋江等三十六贊，聖與序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東軍官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眞有聞於時者。於是即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在焉。』其所列三十六人，與宣和遺事小異：智多星吳加亮作吳學究，玉麒麟李進義作玉麒麟盧俊義，赤髮鬼劉唐作尺八腿，大刀關必勝作關勝，船火工張岑作船火兒張横，沒羽箭張青作張清，急先鋒索超作先鋒索超，金鎗手徐寧作金鎗班，短命二郎阮進作短命二郎阮小二，混江龍李海作李俊，賽關索王雄作楊雄；無入雲龍公孫勝、豹子頭林冲、一丈青張横，而有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又宣和遺事三十六人不數宋江，此則連宋江爲三十六。在宋時所傳聞，異詞已如此。宋史於宣和三年書：『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又於是年書：『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擒方臘於淸溪。』張叔夜傳言『宋江降』而不言降後之事。侯蒙傳亦載其疏『詔宋江平方臘』語，而不詳其允否。則當時用蒙議，命張叔夜降之，使隸辛興宗平方臘於淸溪，未可知也。史書：『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犯泲南府，守臣劉豫以城降。』劉豫傳云：『金人攻泲

南，遣人說豫，豫殺守將關勝，率百姓降金。』關勝即大刀關勝耶？則已爲守將，非以功進秩歟？而爲豫所殺，則忠義以衛國家者，信矣。元人劇中多及宋江事：李致遠風雨還牢末劇中有宋江、劉唐、李逵、史進、阮小五五人，康進之李逵負荊劇中有宋江、吳學究、魯智深、李逵四人，李文蔚燕青博魚劇中有宋江、吳學究、燕青三人，無名氏爭報恩三虎下山劇中有宋江、關勝、徐寧、花榮四人，皆三十六人贊中所有。高文秀作黑旋風雙獻功劇，宋江白云：『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幼年爲鄆城縣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經過梁山濼，晁蓋救某上山。晁蓋因三打祝家莊身亡，衆拜某爲頭領。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施耐菴演義有一百八人及打祝家莊、配江州等事，蓋本此。又錄鬼簿，高文秀雜劇黑旋風雙獻頭外，又有黑旋風詩酒麗春園、黑旋風大鬧牡丹園、黑旋風敷衍劉耍和、黑旋風鬬鷄會、黑旋風窮風月、黑旋風喬教學、黑旋風借屍還魂；楊顯之有黑旋風喬斷案；紅字李二雜劇有病楊雄、板踏兒黑旋風、折擔兒武松打虎三種；康進之李逵負荊外，又有黑旋風老收心一種。甕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洲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鷄消息。義胆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見升菴詞品所引。）』

王昭君事，見漢書。西京雜記有誅畫工事。元、明以來，作昭君雜劇者有四家。馬東籬漢宮秋一劇，可稱絕調；臧晉叔元曲選取爲第一，良非虛美。但西京雜記謂王嬙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工人不專指毛延壽。所誅畫工，延壽而外，又有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陽望、樊育，同日棄市。東籬則歸咎毛延壽一人。又本青塚事，謂昭君死於江，而以元帝一夢作結。薛旦反此，作昭君夢，則謂已嫁單于，而夢入漢宮也。惟陳玉陽昭君出塞一折，一本西京雜記，不言其死，亦不言其嫁，寫至出玉門關卽止，最爲高妙。尤西堂作弔琵琶，前三折全本東籬，末一折寫蔡文姬祭青塚，彈胡笳十八拍以弔之，雖爲文人狡獪，而別致可觀。元人張時起有昭君出塞劇，今不傳。

陳玉陽文姬入塞一折，南山逸史亦作中郎女雜劇，曹瞞不用粉面，以外扮，亦取其片善之意。

江湖紀聞云：『檜既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有「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東窗事發矣。」』邱氏遺珠云：『有方士伏章，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檜囑方士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湖壖雜志云：『秦檜遇風僧於冷泉亭事，不載乘誌，余於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說。至今廚中秦檜齋僧鍋尙存。』秦徵蘭宮詞注云：『天啓時，上設地炕於懋勤殿。御宴演戲，嘗演金牌記，至風魔和尙罵秦檜，魏忠賢趨

匿壁後，不欲正視。』點鬼簿〔三〕：孔文卿有秦太師東窗事犯劇，金仁傑亦有之，惜不傳。

黃醒狂有陌花軒雜劇，凡十折：曰倚門，四折；再醮，一折；淫僧，一折；偷期，一折；督妓，一折；孌童，一折；懼內，一折：皆舉市井敝俗，描摹出之。

武進蔣孝廉調，號竹塘，每日持穢迹金剛咒。咒云：『唵甕㗐必咶哇㗚孤啤利摩訶鉢般囉若摩訶鉢囉很恨那把㖒戲吻奴汁則吻醯嘻摩尼微咭旣微摩那丫棲唵暗斫夕急雞那奴烏深慕摩㗚孤啤利吽㖕吽吽泮泮泮泮吽吽莎訶。』萬紅友作空青石傳奇，內有穢迹金剛登場，卽念此咒。紅友又有風流棒，第一齣荆茶郎登場，攜考具，衣青氊，作鄉試入闈狀，此從來未有者。

徐文長本古樂府木蘭歌，演爲雌木蘭雜劇，與狂鼓史、翠鄉夢、女狀元爲四聲猿。然木蘭歌不詳木蘭之所終，而徐文長則有『王郎成親』之科白。考商邱志，有孝烈將軍祠，在城東南營郭鎭北，一名木蘭祠。元人侯有造作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云：『將軍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亳之譙人也。世傳：可汗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稚騃，慨然代行。服甲胄，鞬櫜，操戈躍馬，馳神攻苦，鈍剉戎陣，膽氣不少衰，人莫窺非男也。歷年一紀，交鋒十有八戰，策勛十二轉。天子嘉其功勇，授以尚書。隆寵不赴，懇奏省親。擁兵還譙，造父室，釋戎服，復閨妝，舉皆驚駭，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見也。以異事聞於朝，召復赴闕。欲納宮中，將軍曰：「臣無媲君禮制。」以死誓拒之。勢力加迫，遂自盡，所以追贈有「孝烈」之謚也。至治癸亥冬，歸德幕府官孫思榮來

永新，又以樂工爲李龜年。

杜牧之竇烈女傳云：『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愼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旣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敍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校以俾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匕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張來宗本此作櫻桃宴雜劇；然必謂桂娘扮男子爲希烈內官，蓋諱其爲賊寵耳。然桂娘自是息夫人一流，杜牧以權、智、烈贊之，是也。唐書稱『李希烈爲先奇毒藥死』。雜劇有『陳山甫進丸藥』科白，本此。

江東勝樂道人〔三四〕作長命縷傳奇，演單符郎與邢春娘重逢故事，本宋王明清摭青雜說。但春娘已

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家女也，選入宮，即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旣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明皇嘗獨召李謩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諠譁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高力士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諠。」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此一事也。又云：『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即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佈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何如，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咽嗚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嘆之，即贈昭儀。』此又一事也。汪廷訥作廣陵月雜劇，以張紅紅、許永新爲一人，名爲張

乃投牒之人也。』夏惺齋作廣寒梯，本此。

王濬人工詞曲，所著有焚券記、太平園、吉慶釵三種，皆寓微意，而焚券尤佳，曾在京集諸人陶然亭演之。

閨媛塡傳奇，古人所少。長安女史王筠，幼閱書，以身列巾幗爲恨。嘗撰繁華夢傳奇，自抒胸臆。以女人王氏登場生於二齣始出，亦變例也。以上二條，出雨村詩話。

葉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明萬曆己未進士，生平至處在塡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筐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澹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篦借賈島以發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訿訶，然後敢出；令昭則槲園弟子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槲園，公塡詞別號也，見黃梨洲作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墓誌銘。

落倡家作妓，而傳奇則有懷貞等齣，此亦勸善維持風俗之一端，固不必其事之實耳。按雨村詩話：江夏崔拙圃應階客東京時，亦本此事作烟花債傳奇，盛行於時。

紀伯紫見周樹所作馮驩市義雜劇，擭之行，曰：『合肥龔宗伯病渴甚，余戒其讀書，屏一切圖籍；然所以祛宗伯疾者，其在此書矣。』宗伯得而讀之，果霍然已，以謂孔璋之檄，能愈頭風，不是過也。（事見此木軒雜著。）周延儒被召，阮大鋮以家優來演自所作賜恩環傳奇，跪泣求昭雪。延儒以『逆案難翻，而君意中人爲誰？』大鋮以馬士英對。遂於戍籍薦起爲鳳陽總督。（事見流寇長編。）

讜觴閑破愁四劇，周元公作，謂酒、色、財、氣也。沈湎者，酒化血；宣淫者，女化骷髏；慳悋者，銀化紙錠；健訟、行賄者，囚化木：事可解頤，詞頗醒世。

吟風閣雜劇中有寇萊公罷宴一折，淋漓悽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撫浙江，偶演此劇，中丞痛哭，時亦爲之罷宴。蓋中丞亦幼貧，太夫人實敎之；阮貴，太夫人久已下世，故觸之生悲耳。

齊東野語云：『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中號，至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遍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折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

以破衰愁。』客乃抱琵琶而歌。方吐一聲，亞秀卽曰：『乞食漢非寧王教師耶，何以紿我？』顧斗奴曰：『宜汝不及也。』客亦大笑。命斗奴拜之。留連旬日，盡其藝而去。

一貴官爲母稱觴，演辭朝。始以爲曲文完美。伶人唱至『母死王陵歸漢朝』，忽憮然，遂當場易以『母在華堂兒在朝』七字，主人大悅。一時名重。今梨園盡宗此，殊不知改者一時權變，其文固自妙耳。

曠園雜志云：『錢唐周通政詩，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爭踏省門候榜發，周獨從隣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場歌范蠡尋春。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百沸，周若弗聞。歌竟下場，始歸。又龍游余太史恂，順治辛卯發解時，亦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觀者謂蔡解元雖僞造，余已爲之兆也。』

蕭齋日記云：『赴龍幼玉山人招，供頓清饒，劇演繡襦。我輩消受一夜，不知山人忙却幾甚矣。座中楊邦彥，年六十餘，欲揮數百金買歌伎，自歎「生死無常，爲歡幾何」。陳煥字先生已及耋矣，每詠「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凄然久之。』

筠廊偶筆云：『袁籜菴于令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肩輿月下過一大姓門，其家方讌客，演霸王夜宴。輿人曰：「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籜菴狂喜，幾墮輿。』

磵房蛾術堂閒筆云：『杭有女伶商小玲者，以色藝稱，於還魂記尤擅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遂鬱鬱成疾。每作杜麗娘尋夢鬧殤諸劇，眞若身其事者，纏綿淒婉，淚痕盈目。一日演尋夢，唱至「待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個梅根相見，盈盈界面」，隨聲倚地。春香上視之，已氣絕矣。臨川寓言，乃有小玲實其事耶？』

陸次云輶通判撫州，半載掛冠，重建玉茗堂於故址，落成，大宴郡僚，出吳兒演牡丹亭雜劇二日，解纜去。四方名士，爲賦詩紀之。王漁洋詩云：『落花如夢草如茵，弔古臨川正暮春。玉茗又聞風景地，丹青長憶綺羅人。瞿塘回櫂三生石，迦葉聞箏累劫身。酒罷江亭帆已遠，歌聲猶繞畫梁塵。』

江斗奴演西廂記於勾欄，有江西人觀之三日，登場呼斗奴曰：『汝虛得名耳！』指其曲謬誤，並科段不合者數處。斗奴恚，留之。乃約明旦當來；而斗奴不測，以告其母齊亞秀。明旦，俟其來，延坐，告之曰：『小女藝劣，勞長者賜教。恨老妾聵，不及望見光儀。雖然，尚有耳在，願高唱

而陳適在城中，相識者因以陳薦。笥者急索其人，則見衣藍縷，攜一布囊，貿貿然來，笥者不暇審也，挈之急走而已。至演劇家，則衣笥俱舁列兩廂，九色已先在矣。迎問笥者曰：『淨已拆乎？今安在？』指陳曰：『此人是也。』羣優皆愕眙。凡爲淨者，類必宏嗓、蔚跂者爲之。陳形眇小，言復呐呐不出口，問以姓氏里居及本部名，又俱無人識者。於是羣訴笥者。陳弗敢置喙，默坐於衣笥，而置其布囊於旁。少頃，羣優飯於廂。禮必遜拆色先坐，羣優勿陳遜。笥者曰：『爾亦就坐共飽。』陳勿應。未幾，堂上張明燈，報客齊。主人安席訖，請首席者選劇，則千金記也。淨色當演項王，爲千金要色，其嗚咽叱咤，轟霍騰擲，卽名優頗難之，於是笥者亦惴恐。而闔部之鶻者、徠者、參軍者、孤旦者、絃管者、主檀板者、鳴鉦鼓者，環叩陳於衣笥前曰：『君能演楚霸王否？第以實告，吾等當共籲主人翁，諷客易他劇。笥人許君貲若干，明當悉與汝，勿汝吝也。』陳乃起曰：『固常演之，勿敢自以爲善。』衆曰：『若是，且速汝裝！』陳始胠其囊，出一帛抱肚，中實以絮，束於腹，已大數圍矣；出其韡，下厚二寸餘，履之，軀漸高；援筆攬鏡，蘸粉墨，爲黑面，面轉大。羣優乃稍釋，曰：『其畫面頗勿村！』既而兜鍪繡鎧，橫矟以出，升氍毹，演起霸齣。起霸者，項羽以八千子弟渡江故事也。陳振臂登場，龍跳虎躍，傍執旗幟者咸手足忙蹙而勿能從；聳喉高歌，聲出征鼓鐃角上，梁上塵土簌簌墮肴饌中。座客皆屏息，顏如灰，靜觀寂聽，俟其齣竟，乃更閧堂笑語，嗟歎以爲絕技不可得。陳至廂，衆方驚謝，忽以盥水去粉墨，

宋景文公會賓客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名曰『不夜天』。相傳阮大鋮長日演劇，亦用此法。阮所著傳奇有牟尼合、忠孝環、桃花笑、井中盟、獅子賺、燕子牋、春燈謎、雙金榜。酒陂類稿云：『侯朝宗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善。阮大鋮者，故魏閹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鋮罪，應箕、貞慧實主之。大鋮愧且恚，然度無可如何。詗知朝宗與二人者相厚善也，私念：得結交侯生，因侯生以結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陰交懽朝宗。朝宗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鋮家故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使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互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訾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

菊莊新話云：『王載揚書陳優事云：「陳優者，名明智，吳郡長洲縣甪直鎭人也，爲村優淨色，獨冠其部中。居常演劇村里，無由至士大夫前，以故城中人罕知之。時郡城之優部以千計，最著者惟寒香、凝碧、妙觀、雅存諸部。衣冠讌集，非此諸部勿觀也。會有召寒香部演劇者，至期而淨色偶闕。優之例：凡受値，劇十色各自往。一色或遘疾，或以事不得與，則專責諸司衣笥者，別徵一人以代，謂之『拆戲』。然優人徇名，每名部闕人，亦必更徵諸他名部，無濫拆者。是日也，適諸名部之爲淨者胥勿暇再徵，諸次部亦然，司笥者汗面而奔於吳趨之坊，遇相識者具告之。

自完州，附郡儒韓彥舉所述完志，謂：古完廟貌凡五，今所存者四。歲遇四月八日，有司率耆士邦民，大享祀此。故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完碑：「睢陽郡南東距八十里曰營郭，即古亳方域，孝烈之故墟也，亦建祠像。土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乃將軍生朝，沿習古老之云也。元統甲戌，曲陽梁君思溫、尹睢陽力贊、耆老湯德等捐己財，礱石備工。」歸德府倅中山馬公德麟謂余言：「將軍塚廟居完城東者，所謂五廟之一，孝烈遺骸安厝此。塚距吾家九十里。其廟刊木為像，烏帽紅顏，服紫腰金，神目電灼，儼然如在其上。遇旱澇，有禱即應。邦人輩致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吾目擊顯靈如此。」又云：「木蘭詩惟先曾緇山先生家藏。宋儒陳仁、王德翁詩統，列於隋詩之下。此詞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始得於民間。可汗之稱，始自突厥。突厥世居朔塞；將軍譙人，譙即今亳州也，校彼去此，何啻數千里之遙？詩稱『點兵』、『問欲』，皆云『可汗』。遍考國史，隋恭帝義寧〔三二〕，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三三〕可汗；立梁師都為始畢可汗，國號梁，改元永隆，師都乃迎突厥居河南之地，故此境之兵稱隸可汗之緣也。」又云：「孝烈追贈，乃唐之謚；贊詠詩什，杜牧之首倡。決以將軍之為隋人。」』按：此考辨精確，而所傳木蘭之烈，則未嘗適人者；傳奇雖多謬悠，然古忠、孝、節、烈之跡，則宜以信傳之。因文長有『王郎成親』之科白，而詳之於此。

樂府雜錄云：『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

曰：『某止能爲此齣，恐敗君部名，勿敢竟矣。』於是鶴者、徠者、參軍者、孤旦者、絃管者、主檀板者、鳴鉦鼓者共告曰：『吾等負罪深矣，明當謝過。葉君始終光此劇耳。』陳乃竟其劇。明日，闔部醵金置酒爲陳壽，坐陳上座，固請其舍村部以就之，而卻其故淨。自此，陳遂爲寒香班淨，復冠其部中，聲稱士大夫間。以其來自甪直也，謂之『甪直大淨』云。居久之，聖祖南巡，江蘇織造臣以寒香、妙觀諸部承應行宮，甚見嘉獎。每部中各選二三人，供奉內廷，命其教習上林法部，陳特充首選。越二十年，陳淨以年老，乞骸南返，賜七品冠服。瀕行，請建普濟堂於吳之虎邱之半塘，上允其請，且預給『普濟羣黎』扁額，載之以歸。大吏及薦紳皆助之，輸鏹、施田者恐後。陳用是更獲名，謂之『陳善人』。庚子秋，余偶至郡城，值陳於閶門友人家，見其鬚髮皓白，舉止方雅，殊不類優人也。友述其本末如是。」按吳中傳此事爲小金山。小金山者，優之名也，未識即陳否。周采岩言小金山本吳中名優，出遊多年，落魄而歸。筲者故識之，而羣優不知，而共誚其衣貌之不揚；及演項王，始驚異。優之老者曰：「此演法、唱法，非小金山不能，君得毋爲小金山耶？何一貧至此？」答曰：「然。」衆乃矜服。與王載揚傳小異，並記之。』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於嚴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又塗粉墨身扮東樓矣。阮大鋮自爲劇，命家優演之。大鋮死，優兒散於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演阮所演劇，輒辭不能，復語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

起倘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劇，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人勝金鳳遠矣。漁洋云：『金鳳事，較馬伶傳更奇。』按：金優何足道，李優有類中文定公家優兒鐵墩，可以媿士大夫之寡廉鮮恥者。周鐵墩傳，鄭桐菴作。

侯朝宗馬伶傳云：『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幷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

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回回」云。』

王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略，與傳奇不合。相傳：鳴鳳傳奇，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填。詞初成時，命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報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三五〕

相傳：周忠介蓼洲先生初釋褐，選杭州司理，杭人在都者置酒相賀，演岳武穆事，至奸相東窗設計，先生不勝憤怒，將優人捶打而退。舉座驚駭，疑有開罪。明日托友人問故，先生曰：『昨偶不平打秦檜耳。』極齋雜錄云：『吳中一富翁宴客，演精忠記。客某見秦檜出，不勝憤恨，起而捶打，中其要害而斃。衆鳴之官，官憐其義，得從末減。』蓴鄉贅筆云：『楓涇鎮爲江、浙連界，商賈叢積。每上巳，賽神最盛。築高臺，邀梨園數部，歌舞達旦。曰：「神非是不樂也。」一日，演秦檜殺岳武穆父子，曲盡其態。忽一人從衆中躍登臺，挾利刃直前，刺檜流血滿地。執縛見官，訊擅殺平人之故，其人仰對曰：「民與梨園從無半面，一時憤激，願與檜俱死，實不暇計眞與假也。」』顧彩髯樵傳云：『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摔秦檜毆，流血幾斃。衆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眞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眞檜，膏吾斧矣！」』

馮南谷，吳門博徒，善詼諧。嘗負博錢十萬，匄貸豪門。時王弇州在座，戲以優人風流帽襲其首，云：『能詩，當如所請。』馮卽朗吟：『天下風流少，區區帽上多。鬢邊齊拍手，恰似按笙歌。』弇州欣然贈十金，一時座客爲充囊而去。風流帽，亦稱『不倫帽』，圍如束帛，兩旁白翅不搖而自動，惟白兔記李洪義、八義記樂人戴之。此條見朱季美所作桐下聽然。又相傳：張幼于門客某欲告貸於幼于，浼其兄伯起爲言。幼于諾之，復曰：『以不倫帽爲題，吟詩一首，能則與。』伯起復於客，客求伯起代作詩。明日，客見幼于，伯起在坐。客言其情，幼于初命題，毫不思索，隨口詩成。幼于曰：『非汝所能。』幾不與。伯起婉言，得如所請。恐卽一事而傳聞異耳。

宦遊紀聞云：『嘉靖己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縣州，未詳何省人。其所攜服飾，整潔鮮明；抛戈擲甕，歌喉宛轉，腔調琅然，咸稱有遏雲之態。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大夫商賈無不忻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久而情洽。一日，浼衆曰：「今日改作雜劇，以新視聽。」遍索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著織金彩服，乃令縣城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人靜，催迫鼓樂喧震，作鷄鳴度關。七人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無所得。騙銀至數百兩。惟司鼓樂者枉受刑罰而已。』

張南垣精於壘石，而善滑稽。吳梅村起用，士紳餞之，演爛柯山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爲李木匠。梅村以扇确几，曰：『有竅！』闔堂一笑。及演至買臣妻認夫，唱『切莫題起

朱字』，南垣亦以扇确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眙，而梅村失色。（事見黃梨洲文集。）

板橋雜記云：『丁繼之扮張驢兒，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

李如穀官武昌郡守，荆州曹叔方以所編樂府投之。會李坐黃堂上，立取梁州序親自度曲，以扇代拍。時隸役百十輩，皆屏息而聽，寂若無人。歌罷，即出千金贈曹。（事見今世說。）

古夫于亭雜錄云：『掖縣張大司寇北海忻夫人陳，大學士文安公端母也。張與胡中丞爲姻家。胡故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云：「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樸，不曉文藝，輒應曰：「如何稱梨園，不過老棗樹幾株耳。」同人因號胡氏班爲「老棗樹班」。』

香祖筆記云：『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塚，俗呼「西門塚」。有大族潘、吳二氏，自稱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衆大鬨，互控於縣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硃批曰：「無恥犯人！」然二氏終不悟也。』

順治戊子，有呼優人往鄉演戲者，至其地，已黃昏矣。座上賓主七人，皆峨冠博帶，非時服式。上座者爲楊解元廷樞、徐翰林汧；而主席則上方五通神也，爲次者將納寵而宴客。坐次談及其事，楊公正言力阻。長者曰：『舍弟敢不從命。』即命從人：『喚回迎親人役，不必到某家去矣！』其始，衆皆昏迷；乃大鳴金鑼，宮室人物皆不見，箱在曠野中，急收拾歸。跡至其家，女方大病，倏然而愈。（事見西橋野記。）又遂州聞見錄云：『康熙初年，有延致伶人者，恍忽引入孟獲城。

場上見男婦或無領，又或自揭其首，怪之，乃爲閻羅王及關帝狀，倏忽無所見。歌臺在萬木之顚，皆驚仆；嘔出蟲豸無算，其所與飲食也。」』

涵虛子言：『雜劇有十二科：神仙道化、林泉邱壑、披袍秉笏、忠臣烈士、孝義廉節、叱奸駡讒、逐臣孤子、鏺刀趕棒〔三六〕、風花雪月、悲歡離合、烟花粉黛、神頭鬼面。』雕邱雜錄云：『傳奇十二科，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苟作，非無益而作也。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

新齊諧云：『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搭臺演戲。一日，演包孝肅斷烏盆，淨方扮孝肅坐，見有披髮帶傷人跪臺間作申冤狀，淨驚起避之。臺下人相與譁然，其聲達於縣署。縣令著役查問，淨以所見對。令傳淨至，囑：「仍如前裝。如再有見，可引至縣堂。」淨領命。其鬼果又見，淨云：「我僞作龍圖也，不若引汝至縣。」淨起，鬼隨之。至堂，令不見鬼，怒欲責淨。淨見鬼起立外走，以手作招勢。淨稟令，令卽著淨同皂役二名尾之，視往何處。淨隨鬼行數里，見入一塚中，塚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皂將竹枝插地誌之。令乘輿往，嚴訊王監生，生請開墓以明己冤。開未二三尺，見一屍顏色如生。以詰監生，生云：「其時送葬人數百，共覩下土，並無此屍；卽有此屍，必不能盡掩衆口，數年來何默默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韙其言。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曰：「視母棺下土後，卽返家，以後事皆土工爲之。」令曰：「得之

矣。速喚衆土工來！」見其狀貌兇惡，喝曰：「汝等殺人事發覺，毋庸再隱！」衆土工大駭服。蓋王監生歸家後，有孤客負囊乞火，利其囊中物，以鋤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填之。並無知者。令乃盡致之法。相傳謀命時，衆謂曰：「要得伸冤，除非包龍圖再世。」故藉淨扮龍圖來伸冤云。』

娜嬛記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

王思任作米太僕萬鍾傳云：『出優童娛客，戲冗沆，刀械悉眞具，一錯不可知，而公喜以此驚坐客。』吾鄉江蕉畦恂作令清泉時，嘗請禁眞刀演戲，云：『一、演戲擅用眞刀之悍習，宜嚴禁也。查演戲雖非古禮，然民間迎神、報賽、宴客、娛賓，亦所不禁。第名之曰「戲」，衣冠笑語不必皆眞，卽遇有鬬武敵愾之劇，刀、鎗、劍、戟，均不過竹木爲質，裹以紙箔，存其形似。乃近日梨園子弟競尙新奇，多有搬演眞刀，詡爲絕技，偶或失手，卽致傷生。卑職前見邸報內：「四川省蔣天奇扮演蕭氏忤逆父母、破肚抽腸一齣，李榮貴扮鬼卒，持刀向戳，致刀尖誤傷胸膛殞命。」此演戲用眞刀傷命之明證也。伏查私藏軍器，本有應禁之條，雖刀鎗不在禁限，但白刃利鋒，視爲兒戲，無論手足疎虞，戕人性命，死者枉遭慘斃，生者復罹重刑，民命所關，固當愼重；且搬演刀鎗，類皆敵武之戲，若持此可以殺人之具，明助其兇猛之形，市井浮囂，炫異驚奇，適足以

畏其悍惡不馴之氣，揆之興感之義，亦有未合；況人心叵測，保無有懷挾私仇，藉此戕害以妄希矜減者？是更不可不防其漸也。卑職見在出示曉諭，將各戲班內眞刀等件，盡行追出銷燬，令其改用竹木，以免意外之虞，不致誤戕人命；如有仍行擅用者，即嚴拿重處。』

帝王聖賢之像不許扮演，律有明條。牛太守坳祖知徐州時，優有扮孔子者，牛立拿班頭重懲之。吾郡江大中丞蘭，每於公宴見有演扮關侯者，則拱立致敬。嘉慶壬戌，余在京師，拜王君引之太夫人壽，適演劇，優冠珊瑚頂，扮顯貴。副憲陳公嗣龍立命褫去其頂，曰：『名器何可令優伶褻之！』

公宴時，選劇最難。相傳：有秦姓者選琵琶記數齣，座有蔡姓者意不懌；秦急選風僧一齣演之，蔡意始平。歲乙卯，余在山東學幕，試完，縣令送戲，幕中有林姓者選孫臏詐風一齣，孫姓選林冲夜奔一齣，皆出無意，若互相誚者。主人阮公之叔阮北渚鴻解之曰：『今日演桃花扇可也。』懷寧扮墨登場，演鬨丁、鬧榭二齣，北渚拍掌稱樂，一座盡歡。

見聞錄云：『一梨園子弟腹漸膨大，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日正演劇，痛甚，下一胞，中有肉長三四寸，似人形。其人以不勝痛楚，卒。乾隆壬寅、癸卯間，吾邑優人范姓者亦有此事，但未死。事見趙觀察翼甌北詩集。』

袁中郎云：『今人文字不佳，只爲喜人道好、畏人姍笑耳。昔有禪人爲老衲所姍笑，羞澀不能出

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又云：『齊有優娥者，館於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夜半聞娥謂弟子曰：「予初入排場時，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嚅嚅不能終折。已遊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觀者蔑如也。又過達人貴官之家，分杯連席，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爭爲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鶩庭鳥也。今余又出京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猥賈，閱歷既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指撚撥，隨手應歌，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己焉耳，不見人焉耳。」』

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銅鑄成；其心、腹、腎、腸，皆用關鍵湊接，如自鳴鐘法。每齣插匙開鎖，有一定準程，悞開則坐、臥、行、止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行開箱著衣服，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演畢，自脫衣臥倒箱中；臨値場時，自行起立，仍上戲毯。（見新齊諧。）

溫引年坐李元仲席上，元仲置酒設劇，召賓客四十餘日。引年無所避，然竟不一觀劇。

趙孝子名希乾，字仲易，南豐河東人。家人嘗觀優爲劇，見安安事，卽用呼希乾小字安安。

板橋雜記云：『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選名伎

四人佐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盛事。』

李于田縱橫聲伎，放誕不羈。女伶登場，至雜伶人中持板按拍。主人知而延之上座，恬然不爲怪。又胡白叔幼而穎異，以狐旦登場，四座叫絕。（並見明詩綜注。）板橋雜記言：『沈公憲以串戲見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

周憲王者，定王子，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雜劇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諧。李獻吉汴中元宵絕句云：『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又牛左史恆詩云：『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見曲藻及堯山堂外紀。）

丹鉛錄云：『陳大聲嘗爲武弁，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集，命教坊子弟度曲侑之。大聲隨處雌黃，其人拒不服，蓋未知大聲之精於音律也。大聲乃手攬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服，跪地叩頭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爲「樂王」。』

元費唐臣有蘇子瞻貶黃州傳奇。謝憲使朝鮮，正德初以御史陞浙之憲副。始上任，開宴，優人以前傳奇呈。未幾，謝入覲，以遺『徹宴疏』貶黃州判。（見眞珠船。）

李訥尚書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雁門關上雁初飛。』其聲激切。召至，乃去籍之伎盛小叢也，曰：『汝歌何善乎？』曰：『是梨園供奉南不嫌女甥所唱之音，乃不嫌敎之。』（見閒居筆記。）

李袞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客以爲盛會。袞喉轉一聲，衆大驚，曰：

『李八郎也！』盛會之名，實本於此。（見徐文長集。）

韓邦奇作其弟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事。』吾友葉霜林嘗云：『古人往矣，而賴以傳者有四：一、敍事文，一、畫，一、評話，一、演劇。道雖不同，而所以摹神繪色、造微入妙者，實出一轍。』霜林善評話，故有是云。

亦巢偶記云：『俗呼薰猪耳〔三七〕爲「俏寃家」，不知何所取，里巷至今傳之。一日，予同一二友至虎邱游行，久之，思飲甚切。然所擕杖頭極非，因思薰猪兒價輕，令僮買之佐酒。不至，一友忽唱云：「俏寃家何時還不到？」衆大噱。按葦航紀談云：「閱煙花記：『寃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縈，寧死無二，一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二也；長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魂消、悲泣良苦，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寢相思、柔腸寸斷，四也；憐新抛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五也；觸景悲傷、抱恨成疾，六也。』」余謂：寃家，猶呼「奴家」、「哀家」、「咱家」，方言如是，非有義理可尋。』

已瘧編云：『丞相胡惟庸畜猢猻十數，衣冠如人，客至則令供茶行酒。能跪拜、揖讓。吹竹笛，聲尤佳。又能執干戚舞蹈。人稱之爲「孫慧郎」。』

何元朗早歲入南都，隨顧東橋游讌，多習舊聞。東橋每宴集，輒用教坊樂，以箏、琵侑觴。當康陵南巡日，樂工頓仁隨駕之北京，得金、元人雜劇。元朗妙解音律，令家中小鬟盡傳之。置酒留

賓，恆自度曲。有李節者，善箏歌，元朗品爲教坊第一，於時名彥，賦詩留贈，黃淳父詩所云『十四樓中第一聲』也。其後引歸。海上倭亂，避地青溪，然文酒之會，未嘗廢絲竹。其買宅句云：『一須焦革鄰舍，二要秦青對門。』

唐荊川半醉作文，先高唱西廂惠明『不念法華經』一齣，手舞足蹈，縱筆伸紙，文乃成。（見操觚十六觀。）

露書云：『琉球居常所演戲文，則閩中子弟爲多。其宮眷喜聞華音，每作，輒從簾中窺。識天使，恆跪請典雅題目。如拜月、西廂之類，皆不演；即岳武穆破金，班定遠破虜，亦以爲嫌；惟金釵、姜詩、王祥之屬，則所常演，每嘖嘖歎華人之節孝云。』

相傳：徐文貞之兄少司寇隲假歸，朝貴會送，江陵與焉。酒酣，各乘騎而行。少司寇以扇叩江陵肩云：『去時還有張老來相送。』江陵深銜之。又松江郡守生日，郡紳集賓館稱祝，有一年少太學與座，衆不識，共問之，答曰：『當朝宰相爲岳父。』又金給諫士希，本西域人，失偶再娶，科中相賀曰：『這回好箇風流婿。』諸史云：『有公會而分宜子世蕃後至，坐間問曰：「何爲來遲？」世蕃曰：「偶傷風耳。」王元美唱琵琶曲曰：「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

崇禎癸巳，吳中諸公子〔三八〕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其贈答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爲謀反確證。給事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疏

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有代爲解者，云：『此拜月傳奇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將因有此句。』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全解。按：今本拜月，卽幽閨記，無此兩句。

曠園雜志云：『袁籜菴與數客謁合肥公，久之不出，使人報曰：「平昔未相識，不便接見。」袁大不懌。少頃，公出，長揖曰：「從來不認得于叔夜。」舉座絕倒。相傳籜菴在荆州時，某巡道謂曰：「貴府衙中有二聲：棊子聲，唱曲聲。」對曰：「老大人也有二聲：天平聲，竹片聲。」某默然。未幾，籜菴遂掛彈章，罷歸，流寓金陵，落魄不得意。吳梅村贈以詩云：「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鶴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筑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江情。善才已死秋娘老，濕盡青衫調不成。」』

康熙朝，靳文襄議開十字河，督臣董默菴知其不便，難以片言而析。有山陽鄒公子者，豪華喜結納公卿，董公令其得開河不便狀。公子用訟師徐北山之計，遣黠奴通靳幕中人，陰竊摘由號簿。蓋時赴河臣呈告不便者七千餘人，其狀皆具於簿。董公見此，大喜，曰：『是不須口舌爭矣。』次日，會議都庠尊經閣下，先演劇楊椒山寫本一齣，伶唱至『烈烈轟轟做一場』，董公拍案大笑，點首自唱『烈烈轟轟做一場』。四座瞪目愕眙。將弁行酒者，相視失色。（事詳茶餘客話。）

玉劍尊聞云：『「高則誠居崇儒里。弟名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兩難」。」』

堯山堂外紀云：『楊邃翁壽日，嘉定沈練塘作還帶記以侑觴，曲中有「昔掌天曹，今爲地主」等

語，遂翁喜，圈此八字。』

楊文襄在正德末以次揆少傅居丹陽，適武宗南巡，以征寧庶人爲名，幸其第，留車駕。凡三至焉。上賦絕句十二首賜之，楊以絕句如數賀上。又有應制篇，刻爲車駕幸第錄。吳中王文恪侈其事，最後一律云：『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邱瓊山過一寺，見四壁俱畫西廂，曰：『空門安得有此！』曰：『老僧於此悟禪。』（見談芬。）又相傳：『明弘治末，泉州府學教授，南海人，頗立崖岸。一日，設宴明倫堂，搬演西廂雜劇。翼日，有無名子書一聯於學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搬出西廂雜劇。」某出見之，赧然，故態頓去。』

耳新云：『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多獲利市；否則登場時以手指之，雖善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曰：「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緘邪？」歌者聲卽如故。』

夢蕉詩話云：『優工以鬆塑爲神鬼面像而戴之以弄，叫嘯踴躍，百狀惟怪，望之可爲辟易，然其本來面目，終莫得而揜焉。李若虛嘗於席間戲爲吟云：「鐵面虯髯戟似霜，人人道是四金剛。一回戲臉都拋却，仍是郎當老郭郎。」』

吾里中徐坦菴作珊瑚鞭傳奇成，邀袁籜菴觀之，作拂霓裳詞云：『儘商量，人生萬事熟黃粱，收

拾在春風錦繡一奚囊。英雄啼有淚，兒女笑生香。杜韋娘，趁當筵歌舞拂霓裳。風流況，是客座上有周郎。攤拍了，不教絃筦誤宮商。調高人語靜，燭短酒杯長。謁端相，繡簾開，明月遶歌梁。』

坦菴任元美題其叔買花錢雜劇，作風流子詞，云：『千秋同抱怨，風流事知否幾人經？羨座上酒豪，佳人意許；樓前詩句，天子情傾。相逢處，眼波嬌欲溜，眉字韻偏生。雅調唱酬，債償閨閣；才華灑瀲，價重墀庭。借于生佳話，傳幽憤不覺彩筆縱橫。意近叩壺王子，擊筑荊卿。愛清商響若，九皋唳鶴，新詞柔似，百囀流鶯。咳唾盡成珠玉，高調誰賡？』

吳薗次題尤悔菴清平調雜劇減字木蘭花云：『仙子供奉，豈藉尋常科第重？失却珊瑚，只笑唐家結網疎。知君寄托，掃盡里兒容做作。爛醉沈香，此後誰踹七寶牀？』題讀離騷雜劇采桑子云：『瀟湘千古傷心地，歌也誰聞？怨也誰聞？我亦江邊憔悴人！青山剪紙歸來晚，幾度招魂？幾度銷魂？不及高唐一片雲！』題醉桃園雜劇清平樂云：『山空石古，遮斷桃花槽。采菊東籬杯自舉，獨把義熙留取。門生兒子籃輿，有時直上匡廬。人道賢哉隱者，不知禪也、仙乎？』

田山薑新秋雨夕卞司寇齋中觀尤展成李白登科傳奇詩云：『四條弦動第三廳，一闋霓裳酒未停。偶爾清歌天便妬，秋鐙寒雁雨淋鈴。』

新安呂履恆字元素，夢月巖詩餘有念奴嬌題秣陵春傳奇云：『六朝如夢，誰解道野老江頭歌哭？

海思雲愁還寄托，舊部霓裳法曲。瑤水筵前、翠微宮裏，夙世仙緣卜。非空非色，個中人自如玉。爭奈身作虛舟，心同明鏡，形影交相逐。劫火雖燒蓮性在，不怕罡風顛撲。撥盡鵾弦，撾殘羯鼓，淚斷聲難續。曲終人遠，數峯江上猶綠。』

襲合肥邀顧黃公看丁繼之演水滸赤髮鬼。丁年已八十。顧即席贈以詩云：『左右看君正少年，翠鬟紅袖並花前。按歌傳遍青樓曲，作使當場白打錢。酒態慣撩監史罰，舞腰猶博善才憐。貞元朝士今無幾，却有民間地上仙。』

韓山子朱潮遠四本堂座右編云：『豫杼張公自德，先巡鹽淮揚以「黃粱夢」徵詩。予偶投句云：「從前熟讀爛柯經，不免邯鄲此道行。桃葉洞中遇漢、魏，白雲枕上建功名。十年宰相身原在，一夢河山飯未成。蛙市蜂衙烏兔疾，金鞭指我過蓬、瀛。」公一見，即折節造謝。』

吾郡閨秀徐淑則觀演長生殿詩云：『鈿合金釵事渺然，徒勞瀛海問神仙。可憐空有他生誓，何處重逢七夕緣？宮監歸來頭似雪，梨園老去散如烟。今宵聽奏霓裳曲，誰賜開元舊寶錢？』〔二九〕

〔註〕原題『江都焦循』。

劇說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劇說，是用讀曲叢刊本作底本。此本雖然較為完整，但仍有一些錯訛。現在，凡此本誤而稿本不誤的地方，逕據稿本改正；兩本均誤的地方，就編者所見，或參考它書訂正，或僅僅加註以說明。稿本有已刪去的幾處，有被刻本所略去的兩點，現仍補收在註中。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本，已附有一部分校勘，本編參用了其中的西河全集、桐下聽然兩條。其餘僅是刻本誤而稿本不誤，故不再採用。又小叢書本對於劇說所引樂府雜錄各條，多據錢熙祚校本加以校註，因本編已收有增補錢校樂府雜錄，故從略。

〔一〕引用書目中，有幾處誤筆，如暖姝由筆的作者本是徐充而誤作『徐光』，鄭仲夔的著作祇有耳新却誤作『耳聞』，今均代為改正，并識於此。又古杭夢遊錄和都城紀勝本是一書，也不應重列。

〔二〕『香囊之幻』，原『幻』字作『詭』，今據莊嶽委談改。

〔三〕刻本此段末尾作：『……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較「海鹽」更為清柔而婉折也。』刪節過甚，

語意不明，今從稿本。

〔四〕『周挺齋論曲云』一段，乃是涵虛子太和正音譜中文，應加更正。

〔五〕『辰鉤月』，原作『辰句月』。

〔六〕『五雷轟』，後來均稱『五雷陣』，不知『轟』字似否有誤。

〔七〕『王翛然』，原脫一『然』字。

〔八〕『雌』，原作『妻』。

〔九〕按：此段節引列子湯問篇，誤『偃師』為『優師』。

〔一〇〕稿本此處多一行註文：

『潛說友嘗撰臨安志，甚佳。』

〔一一〕『著』，疑是『註』字。

〔一二〕稿本此處多一行註文：

『洞天元記，楊慎作。』

〔一三〕按：茶餘客話所引杜寶水錦圖經，不但刪節過甚，且有誤句、誤字。可參閱太平廣記二百二十六，伎巧二。

〔一四〕『訾』，原作『察』，據桐下聽然改。

〔一五〕『爲』字，據藝苑卮言加。

〔一六〕稿本此條原很長，刪節後，同於刻本。今錄刪去之文如下：

『李艾塘作歲星記傳奇，余爲之序云：（首一段同刻本）「歲乙丑，訪李君艾塘于防風館，見其近作歲星記傳奇，本列仙傳『東方朔爲歲星之精』也。夫曼倩在孝武時，文章不讓相如，諫諍同於長孺。二句本方正學先生。班生專爲立傳，而明辯當時所傳他事奇言怪事之非，則『歲星』之說，爲孟堅所不信。然而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一代非常之人，未有不鍾毓于星辰河嶽之靈者，曼倩之爲歲星，何獨不然？艾塘此作，可與升庵、孝若、笨庵諸曲，比肩伯仲，夫又何疑？艾塘此記成，旋付歌兒。較曲者以不合律，請改。艾塘曰：『令歌者來，吾口授之。』且唱且演，關白唱段，一一指示，各盡其妙。嗟呼！論曲者每短琵琶記不諧於律，惜未經高氏親授之耳。湯若士云：『不妨天下人拗折嗓子。』此諢語也。豈眞拗折嗓子耶？」』

〔一七〕按李笠翁有巧團圓傳奇。此作『奇團圓』，疑誤。

〔一八〕此處衍一『用』字，據毛西河原文刪去。

〔一九〕『盧至』，原作『盧止』。按：柳南隨筆卽誤作『盧止』。

〔二〇〕『移』字，刻本缺，稿本作『稍』，今據桯史。

〔二一〕『點鬼簿』，似應作『錄鬼簿』。

〔二二〕刻本「寧」下空一字，稿本字句凌亂不明。按：所缺當是「初」字。

〔二三〕「定楊」，原作「定陽」。

〔二四〕「勝業道人」，原作「業勝道人」。

〔二五〕此條已見卷三，今重出。

〔二六〕「趕棒」，原作「趕棍」。

〔二七〕「熏豬耳」，原作「董豬兒」。

〔二八〕「諸公子」，原作「諸公」。

〔二九〕稿本此卷中有已刪去者一條，今錄於下：

「班中演長生殿者，每忌全演，相傳全演則班必散。乾隆三十幾年，長白伊公按鹺兩淮，故令春台班演全部長生殿以試之，乃是秋春台班竟以他故散去。趙仰葵所云。」

花部農譚

清·焦循著

花部農譚提要

花部農譚一卷，清焦循著。焦循事跡，已見劇說提要。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雅部卽崑山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花部農譚，乃是就花部所演的一些著名劇目，敍其本事，並加以考證和評論。從來文人談戲，多側重在南、北曲，認爲地方戲曲鄙俚不足道，而焦循却特別推崇表揚，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在十八世紀末葉時候的民間戲曲，已然有了一定高度的發展和興盛，同時，也說明焦氏是別具眼光的。

花部農譚，今存有焦氏原稿本及懷豳雜俎所收本，文字全同。懷豳雜俎，徐乃昌輯刻，有清宣統三年序。

花部農譚

清・焦循撰

梨園共尙吳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質，共稱爲『亂彈』者也，乃余獨好之。蓋吳音繁縟，其曲雖極諧於律，而聽者使未覩本文，無不茫然不知所謂。其琵琶、殺狗、邯鄲夢、一捧雪十數本外，多男女猥褻，如西樓、紅梨之類，殊無足觀。花部原本於元劇，其事多忠、孝、節、義，足以動人；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氣爲之動盪。郭外各村，於二、八月間，遞相演唱，農叟、漁父，聚以爲歡，由來久矣。自西蜀魏三兒倡爲淫哇鄙謔之詞，市井中如樊八、郝天秀之輩，轉相效法，染及鄉隅。近年漸反於舊。余特喜之，每攜老婦、幼孫，乘駕小舟，沿湖觀閱。天旣炎暑，田事餘閒，羣坐柳陰豆棚之下，侈譚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余因略爲解說，莫不鼓掌解頤。有村夫子者筆之於册，用以示余。余曰：『此農譚耳，不足以辱大雅之目。』爲芟之，存數則云爾。嘉慶己卯六月十八日立秋，雕菰樓主人記。

花部所演有鐵邱墳者，一名打金冠，爲薛剛打殺僞太子，夷其三族，逮其兄薛猛於陽河誅之。僞太子者，武氏私幸薛懷義所生，所爲驢頭太子者也。徐勣聞薛氏之鬼餒，而乃自以其子易薛之子而撫育之。其觀畫一齣，竟生吞八義記。乃八義之程嬰，本諸太史公之晉世家，嬰乃趙氏家臣，以己子易趙子，見其忠於所事；若勣於薛氏，既非故主，亦非深交，而公然以己之子易薛之子，在己大爲不仁，於薛亦不足爲義，豈非無稽之至者哉！而何苦爲之？及細究其故，則妙味無窮，有非八義記所能及者。觀畫之後，薛氏子去之韓山，起義師，直入長安討武氏。韓山者，邗上也，即徐敬業起兵之事也。今則不曰徐敬業而曰薛交，若曰：『以徐勣之人，豈得有此忠義之子，能起義兵爲國討亂？當日所謂徐敬業，實薛氏子薛交也。』是徐勣之子也，而非徐勣之子也。徐勣之人，焉得有此忠義之子！作此戲者，假八義記而謬悠之，以嬉笑怒駡於勣耳。彼八義記者，直抄襲太史公，不且板拙無聊乎？

龍鳳閣慷慨悲歌，此戲當出於明末。擊宮門一齣，即隱移宮之事也。李娘娘，即選侍也；楊波即楊漣，漣之爲波，其意最明；徐彥即是徐養諒。但故謬爲神宗事耳；神宗太后雖亦姓李，其父李偉有賢稱。

陳家谷口之敗，楊無敵與子延玉並死於難，其端由於王侁忌功不救。時督師者潘美。業本欲待時而動，美不能用其謀；及侁遁，美不能禁，美亦沿河而去。業力戰谷口，見無人，乃大呼：『好

臣誤我！』還戰遂死。則美之陷業可知，不盡關乎侁也。美，良將也，豈一王侁不能制？自此敗之後，國威大損。宋之弱，實由於美矣。後太宗以足創甚，召寇準於青州，而壽王之位定；澶州一役，庶洗從前之恥。花部有兩狼山劇，演楊業死事，則全歸獄於美。延昭愬枉於朝，召寇準讞定其獄，而潘之害賢，寇之嫉惡，淋漓慷慨，豪髮畢露，若曰：『業之死，向令得準讞之，則美之罪當不止於奪官而已。宋之於遼，自潘而弱，自準而振，且恨當時未有忘身徇國、秉道嫉邪如準者訊之，杖之，大聲指罵之，假鬼神嬲弄之，乃使美得逃其咎也。』尤謬悠者，則潘方統重師，朝廷遣官逮之，莫敢動，適王侁怨美殺其兄，乃擒美致檻車，而侁即統其軍。蓋美陷業而委其罪於侁，史如其所委者書爾；而特於楊業口中出奸臣二字，美之爲奸臣，實以此互見之，有春秋之嚴焉。爲此戲者，直並將侁洗去，使罪專歸於美，與史筆相表裏焉。侁，音莘，演者或誤爲仄聲，非是。

唐張仁龜，本張尚書之庶子，其嫡不容，尚書乃使遠爲張處士之子，有手書爲據。仁龜稍長，漸知其爲尚書子，乃竊據而逃之京師；旣登第，仕爲官，遂忘處士發育之義。處士以無據，鬱恨而死。已而仁龜出使，自縊於驛亭，相傳爲張處士冥訴陰譴之。事載花夢瑣言。花部中演爲清風亭劇，張處士仍姓張，仁龜則謬爲薛氏子。其本末略同：處士夫婦以織屨磨豆爲生。拾得此子，有血書乞人收養，處士力貧撫育，得存活。至十數歲，適其生母過此，乃竊血書逃去，登第，出使

矣。張自此子出逃，其婦日詬，以思兒得疾，不復能磨豆。張日扶其病婦至清風亭望此兒歸。蓋年皆七十許矣。久之，愈衰老，困苦行乞，而食暇則仍延頸於清風亭。一日，傳有貴官至，將憩於亭。坊甲洒掃見二老人，因曰：『吾昨見此官，殊與翁媼之逃子面相似。明日官憩此，翁媼其潛於近處。吾驗視誠然，來爲翁媼告也。』二老人喜甚。明日，坊甲驗視不錯，乃欣然招二老人。二老人欣然至，入亭視之，良是。往呼兒，其子怒曰：『是何乞兒，妄謬至此！』翁媼乃歷述十數年養育事，仍不動，惟曰：『持據來！』據則已竊去，固無有也。於是二老人乃蒲伏叩頭曰：『公貴人，我小民豈敢以撫育微勞冒認父子；但十數年相依，姑作一家僕乳婢，播我兩人，生食之，死棺之，免餓斃於路，他無敢望矣。』其侍從奴僕感動，跪代爲乞。此子曰：『此兩乞丐，得二百錢足矣。』乃以錢二百給之，擯於亭外。媼讓翁曰：『兒恨爾，爾素督責其讀書過切；我則保持之，雖長，未嘗一日離諸懷也。爾姑退，我獨求之，伊當憐念我。』媼復入，此子怒詈益甚。媼大哭，以錢擊其面，觸亭而死。翁見媼久不返，往視，見媼死，亦大慟，以首觸地死。此子轉訶斥坊甲勾引，坊甲亦強項不服。此子竟擯踢從去。乃作天雷雨狀，而此坊甲者冒雨至亭下，見有披髮跪者，乃雷殛死人也。視之，則前之貴官，右手持錢二百，左手持血書。坊甲乃大聲數其罪而責之。此即張處士鬱恨而死、仁龜得陰譴之所演也。鬱恨而死，淋漓演出，改自縊爲雷殛，以悚懼觀，眞巨手也。據崑腔劇中，雷殛二事：一爲雙珠之李克成、張有得。克成以營長

誅姦營卒之婦，羅致卒死罪，致其婦以死明節——此事見𣿬耕錄——卒雖因婦死得釋，所賣子亦歸，惟營長未有報，故思得天雷殛之爲快耳。然作雙珠劇者，營卒妻賣子、投淵之後，旣得神救不死，父子夫妻後俱完聚，則李克成固亦天所不必誅也，故雙珠之李克成、張有得雖遭雷殛，尙不足以聳動觀者。至西樓之趙不將，祇以口筆之嫌構其父，父禁于叔夜不許私妓，在趙固洩私忿，而其言非不讜正，以是而遭雷殛，眞爲枉矣。蓋袁于令與趙鳴陽素隙，心恨之，思得雷殛乃快，西樓之趙不將，卽指鳴陽也。鳴陽人品學問，豈袁所及，故馮猶龍刪改西樓，毅然刪去此折，是也。余憶幼時隨先子觀村劇，前一日演雙珠天打，觀者視之漠然。明日演淸風亭，其始無不切齒，旣而無不大快。鐃鼓旣歇，相視肅然，罔有戲色；歸而稱說，浹旬未已。彼謂花部不及崑腔者，鄙夫之見也。

王霸之子王英，旣邂逅郭后，迎奉於山。后命往市中招集義兵，市中人欣然從之，爭延王將軍酒食。此從王霸遭市人揶揄反面搬演。英往說姚剛，辭嚴氣直，百挫不撓，作人忠義之氣。

魏氏春秋云：『夏侯元、何晏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子元卽司馬師也。師在正始閒與泰初、平叔並稱名士，則其風流元鑑，可想見矣。今平叔論語集解高列學官，與聖經同不朽；而泰初所爲樂毅論，得王

右軍書之，學僮稍能習字，皆旦夕撫臨，無不知有夏侯泰初者；而子元則花部中大淨爲之，粉墨靑紅，縱橫於面，雄冠劍佩，跋扈指斥於天子之前，居然高洋、爾朱榮一流，所謂『幾能成務』之風，莫之或識矣。晉書景帝紀稱子元『饒有風采，沈毅多大略』，設令準此而以生、末爲之，幅巾鶴氅，白面疏髭，誰復信爲司馬師乎？

花部中有劇名賽琵琶，余最喜之。爲陳世美棄妻事。陳有父、母、兒、女。入京赴試，登第，贅爲郡馬，遂棄其故妻，並不顧其父母。於是父母死。妻生事、死葬，一如琵琶記之趙氏；已而挈其兒女入都，陳不以爲妻，並不以爲兒女。皆一時艷羨郡馬之貴所致。蓋旣爲郡馬，則斷不容有妻，有兒女也。妻在都，彈琵琶乞食，卽咄其爲夫棄之事。爲王丞相所知。適陳生日，王往祝，曰：『有女子善彈琵琶，當呼來爲君壽。』至，則故妻也。陳彷徨，彊斥去之，乃與王相詬。王盡退其禮物，令從人送旅店與夫人、公子，陰謂其故妻曰：『爾夫不便於廣衆中認爾，余當於昏夜送爾去，當納也。』果以王相命，其閽人不敢拒。陳亦念故，乃終以郡主故，仍強不納。妻跪曰：『妾當他去，死生唯命；兒女則君所生，乞收養之耳。』陳意亦惻然動。再三思之，竟大詈，使門者爲之出。念妻在非便，卽夜遣客往旅店刺殺妻及兒女。幸先知之，店主人縱之去，匿於三官堂神廟中。妻乃解衣裙覆其兒女，自縊求死。三官神救之，且授兵法焉。時西夏用兵，以軍功，妻及兒女皆得顯秩。王丞相廉知陳遣客殺妻事，甚不平，竟以陳有前妻欺君事劾之，下諸獄。適

妻帥兒女以功歸，上以獄事若干件令決之，陳世美在焉。妻乃據皋比高坐堂上。陳囚服縲絏至，匍匐堂下，見是其故妻，慚怍無所容。妻乃數其罪，責讓之，洋洋千餘言。說者謂：西廂拷紅一齣，紅責老夫人爲大快，然未有快於賽琵琶女審一齣者也。蓋西廂男女猥褻，爲大雅所不欲觀；此劇自三官堂以上，不啻坐淒風苦雨中，咀荼齧蘗，鬱抑而氣不得申，忽聆此快，眞久病頓甦，奇癢得搔，心融意暢，莫可名言，琵琶記無此也。然觀此劇者，須於其極可惡處，看他原有悔心。名優演此，不難摹其薄情，全在摹其追悔。當面詬王相、昏夜謀殺子女，未嘗不自恨失足。計無可出，一時之錯，遂爲終身之咎，眞是古寺晨鐘，發人深省。高氏琵琶，未能及也。

義兒恩之兒，爲其母前夫之子。母攜來爲人妾，而思以毒藥謀殺其嫡。值妾兒至，嫡以妾所饋酒肉食之，兒中毒死，妾乃稱嫡殺其兒。爲此兒者，誠難自處矣，黨其親母則枉殺嫡，鳴嫡枉則殺其親母，乃自認毒殺其舅。此子眞孝子也，故曰『義兒』。行刑日，與一大盜同縛，盜斬而赦至。其嫡持敝席來收兒屍，見盜首大慟。此本元人趙頑驢偷馬殘生送。

雙富貴之藍季子，以母苦其嫂，潛代嫂磨麥。又潛入都爲嫂尋兄，行李匱乏，亦身行乞，叫化於街。觀之令人痛哭。

紫荊樹之枯死，竟爲田三之妻斧斤所致。田大士人也，二則胥隸耳。樹死鶵散，終不肯析居，在田二尤難得者矣。

曲話

清·梁廷枏著

曲話提要

曲話五卷，清梁廷枏著。廷枏，字章冉，別號藤花主人。廣東順德人。副貢生，官澄海縣訓導。因參加修海防彙覽，得熟悉當時國際形勢。林則徐任兩廣總督，特聘他共商戰守計劃。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升內閣中書，加侍讀銜；一八六一年卒，年六十六。

廷枏治學，是以史學和金石爲主，更兼通音律詞曲。他生平的重要著作，有南漢書、金石稱例、曲話等，彙刻爲藤花亭十種。此外又有圓香夢、江梅夢、斷緣夢、曇花夢雜劇四種，稱爲『小四夢』；傳奇，有了緣記一種。

曲話五卷，第一卷列舉雜劇傳奇名目，不過就錄鬼簿和曲海目而另加排比；第四卷多談格律譜法，第五卷側重在論音韻，但也多引前人舊話；惟有二、三兩卷，品評各家名作，能不因襲一般談曲論曲慣習，或從史書去追究本事，或就文章來專談詞藻，而多從劇情結構以評論得失短長，這是作者別具眼光的地方。

梁廷枏曲話，有下列各種版本：

（一）藤花亭十種本　藤花亭十種，有一八三〇年（清道光十年）刻本。

（二）曲話三種本。

（三）曲話　一九一六年上海有正書局鉛印本。

（四）曲苑本。

（五）重訂曲苑本。

（六）增補曲苑本。

以上三、四、五、六四種本子，都是直接或間接出於藤花亭十種本，故此實際上祇存兩種不同的本子。

去歲梁子章冉以圓香夢樂府寄予，淒切淸豔，情止乎義，有風人之遺，予題詞復之。今年秋，自大良泛舴艋，檥珊瑚洲，登岸謁予，譚次，以所著曲話質。自元、明曁近人院本、雜劇、傳奇無慮數百家，悉爲討論，不黨同而伐異，不榮古而陋今，平心和氣，與作者揚搉於紅牙、紫玉之間，知其用力於此道者邃矣。扶犂、擊壤後有三百篇，自是而騷，而漢、魏、六朝樂府，而唐絕，而宋詞、元曲，爲體屢遷，而其感人心移風易俗一爾。蓋文之至者，傾肺腑而出，其詞明白坦易，雖婦人孺子莫不通曉，故開忠、孝、節、義之事，或軒鼚而舞，或垂涕泣而道；而南北曲者，復以妙伶登場，服古冠巾，與其聲音笑貌而畢繪之，則其感人尤易入也。顧世之論曲者，不以文，以律，曰『某字宜平而仄，與五聲乖也』，曰『某字宜陽而陰，與九宮戾也』，夫律則何譜之有？三百篇之與韶、武，不啻遠矣，而孔子絃歌以合之律，果有譜乎？予觀荆、劉、拜、殺曁玉茗諸大家，皆未嘗斤斤求合於律；俗工按之，始分出襯字，以爲不可歌；其實得國工發聲，愈增韻折也。故曲無定，以人聲之抑揚抗墜以爲定。是書亦間論律，而終以文爲主，其所見尤偉，誠足爲曲家之津梁也已。嘉應李黼平序。

曲話卷一

清·梁廷枏著〔註〕

古人作曲本，多自隱其名氏；而鄙俚不文之作，又往往詭託於古之詞人及當代名流而出之；又或原有姓名，相傳既久，不免失脫者：故曲本之考證最難也。

作曲人自一種至數十種，有姓氏可考及或隱其本名而寓以他稱者，以雜劇言之，其人各一種者，元人如：李文蔚作燕青博魚，李直夫作虎頭牌，岳伯川作鐵拐李岳，楊文奎作翠紅鄉，戴善甫作風光好，李壽卿作伍員吹簫，孫仲章作勘頭巾，高文秀作雙獻功，王仲文作賢母不認屍，王實甫作麗春堂，宮大用作范張雞黍，范子安作竹葉舟，張壽卿作紅梨花，李行甫作灰闌記，谷子敬作三度城南柳，曾瑞卿作留鞋記，楊景賢作劉行首，王子一作誤入桃源，孟漢卿作魔合羅，石子章作竹塢聽琴，紀君祥作趙氏孤兒，康進之作李逵負荆，李致遠作還牢末，李好古作張生煮海，王曄作桃花女，朱凱作昊天塔；明人如：梅鼎祚作崑崙奴，凌初成作虬髯翁，王九思作曲江春，康海作中山狼，汪廷訥作廣陵月，僧湛然作魚兒佛，王應遴作逍遙游，林章作青虬記，北海馮氏作不伏老，幔亭仙史作雙鶯傳，竹癡居士作齊東絕倒，澹居士作櫻桃夢，蘧然子作蕉鹿夢，秦樓外史作

男王后，破慳道人作一文錢，函三館作紅蓮債，蘅蕪室作再生緣；國朝如：卽空觀主人作蕎忽姻緣，二鄉亭主人作祭皋陶，鄒兌金作空堂話，孟稱舜作眼兒媚，查繼佐作續西廂，陸世廉作西臺記，堵廷棻作衛花符，土室道民作鯁詩讖，黃家舒作城南寺，碧蕉軒主人作不了緣，張來宗作櫻桃宴，張龍文作旗亭燕，孫源文作餓方朔，高應玘作北門鎖鑰。其人各二種者，元人如：吳昌齡之風花雪月、東坡夢，秦簡夫之趙禮讓肥、東堂老，楊顯之臨江驛、酷寒亭，石君寶之李亞仙、秋胡戲妻，白仁甫之梧桐雨、牆頭馬上；明人如：徐翽之絡冰絲、春波影，梁伯龍之紅線女、紅綃，徐陽輝之脫囊穎、有情癡，陳與郊之昭君出塞、文姬入塞；國朝如：嵇留山之揚州夢、讀離騷，蝸寄居士之笳騷、長生殿補闕，田民之蓬島璚瑤、花木提名。其人各三種者，元人如：喬孟符之金錢記、揚州夢、玉簫女，張國賓之合汗衫、薛仁貴、相國寺，鄭廷玉之楚昭公、後庭花、忍字記，武漢臣之老生兒、生金閣、玉壺春，鄭德輝之倩女離魂、王粲登樓、㑳梅香，賈仲名之意馬心猿、玉梳記、蕭淑蘭，尚仲賢之單鞭奪槊、氣英布、柳毅傳書；明人如：沈自徵之鞭歌妓、簪花髻、霸亭秋，楊愼之洞天元記、蘭亭會、太和記；國朝如：黃石牧之裴航遇仙、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鬱輪袍，元成子之藍采和、阮步兵、鐵氏女，蔣士銓之四絃秋、一片石、忉利天，南山逸史之半臂寒、長公妹、中郎女。其人各四種者，明人如：徐渭之女狀元、雌木蘭、翠鄉夢、漁陽弄，汪道昆之遠山戲、高唐夢、洛水悲、五湖游，王衡之鬱輪袍、哭倒長安街、眞傀儡、沒奈何；國朝如：徐又陵之

買花錢、大轉輪、浮西施、拈花笑，尤侗之讀離騷、弔琵琶、黑白衛、清平調，犖玉山樵之盧從史、老客歸、長門賦、燕子樓，林於閣之義犬記、淮陰侯、中山狼、蔡文姬。其人各五種者，明人如：孟稱舜之桃花人面、英雄成敗、死裏逃生、花舫緣、紅顏年少；國朝如：張國籌之脫穎、茅廬、章臺柳、韋蘇州、申包胥。其人各六種者，國朝如：黃方印之倚門、再醮、淫僧、偷期、督妓、孌童、懼內。其人各七種者，元人如：馬致遠之漢宮秋、薦福碑、三醉岳陽樓、陳摶高臥、黃粱夢、青衫淚、三度任風子；明人如：許潮之武陵春、龍山宴、午日吟、南樓月、赤壁游、同甲會、寫風情，葉憲祖之碧蓮繡符、丹桂鈿盒、北邙說法、團花鳳、夭桃紈扇、素梅玉蟾、易水寒。其人各八種者，元人如：關漢卿之玉鏡臺、謝天香、望江亭、救風塵、金線池、竇娥冤、蝴蝶夢、魯齋郎；國朝如：萬樹之珊瑚珠、舞霓裳、藐姑仙、青錢賺、焚香閙、罵東風、三茅宴、玉山宴。以傳奇言之，其人各一種者，元人如：董解元作絃索西廂，明人如：高則誠作琵琶，柯丹邱作荆釵，蘇復之作金印，王雨舟作連環，邵給諫作香囊，周夷玉作紅梅，周螺冠作錦箋，端鏊作蜃屡，梁伯龍作浣紗，梅鼎祚作玉合，龍膺作藍橋，余聿文作量江，馮夢龍作雙雄，黃伯羽作蛟虎，陸弼作存孤，李鳴雷作清風亭，謝讜作四喜，陳與郊作鸚鵡洲，許潮作泰和，張太和作紅拂，錢直之作忠節，章大綸作符節，金无垢作呼盧，陸濟之作題橋，張午山作雙烈，吳世美作驚鴻，王世貞作鳴鳳，徐叔回作八義，祝金粟作題紅，顧懋仁作五鼎，顧懋儉作椒觴，汪錂作春蕪，喬夢符作金縢，呂

天成作神鏡，湯賓陽作玉魚，陸江樓作玉釵，朱春霖作牡丹，楊柔勝作綠綺，盧鶴江作禁煙，庚生子作歌風，兩宜居士作錕鋙，秋閣居士作奪解，王恆作合璧，鹿陽外史作雙環，朱鼎作玉鏡臺，吳鵬作金魚，張從懷作純孝，王玉峯作焚香，吳大震作龍劍，黃惟楫作龍綃，心一子作遇仙，顧懷琳作佩印，朱期作玉丸，李玉田作玉鐲，月榭主人作釵釧，楊之炯作玉杵，張瀨濱作分釵，趙心武作溉園，鄒海門作覓蓮，汪宗姬作丹筦，馮之可作護龍，沈祚作指腹，黃廷章作白璧，邱瑞吾作合釵，龍渠翁作藍田，陽初子作紅梨，太華山人作合劍，盧次楩作想當然，涵陽子作策杖，施君美作幽閨，顧景星作虎媒，沈孚中作宰戍；國朝如：吳偉業作秣陵春，袁令昭作西樓，洪昉思作長生殿，釋智達作傳燈錄，張世漳作玉麟記，吉衣道人作玉符記，尤侗作鈞天樂，蒼山子作廣寒香，雪簑道人作五倫鏡，陳貞禧作梅花夢，孚中道人作息宰河，白雪道人作醉鄉記，石牧作忠孝福，他山老人作陰陽判，介石逸叟作宣和譜，薦清軒作合扇記，夢覺道人作鴛鬐合，蝸寄居士作英雄報，吳涗玉作河陽觀，曹巖作風前月下，王介人作紅情言，朱龍田作壺中天，去村作三生錯，嵇留山作雙報應，月鑑主人作月中人，李本宣作玉劍緣，王墅作拜針樓，研露老人作雙仙記，楊國賓作東廂記，勝樂道人作長命縷，周冰持作雙忠廟，女道士姜玉潔作鑑中天，離幻老人作添繡鞋，朱京燮作風流院，鄭含成作富貴神仙，錢唐女史梁夷素作相思硯，錢夫人林亞靑作芙蓉峽。

其人各二種者，明人如：李開先之寶劍、斷髮，任誕先之櫻桃夢、靈寶刀，卜世臣之乞麾、冬靑，單

樸仙之蕉帕、露綬，戴子晉之鞅輵、青連，車任遠之彈鋏、四夢，陳汝元之金蓮、紫環，程文修之玉香、望雲，高濂之節孝、玉簪，史叔考之夢磊、合紗，楊夷白之龍膏、錦帶，謝天祐之狐裘、靖虜；國朝如：史集之之清風寨、五羊皮，毛大可之放偷、買嫁，王香裔之非非想、黃金臺，鴈山之廣寒香、易水歌，耶溪野老之香草吟、載花舲，可笑人之珊瑚玦、元寶媒，研雪子之翻西廂、賣相思，沈嵊之綰春園、息宰河，徐復祚之梧桐雨、一文錢，張漱石之玉獅墜、懷沙記，崔應堦之煙花債、情中幻，盧見曾之旗亭，玉尺樓。其人各三種者，明人如：姚靜山之雙忠、金丸、精忠，沈練川之千金、還帶、四節，鄭若庸之玉玦、大節、繡襦，屠赤水之彩毫、曇花、修文，鄭之文之白練裙、旗亭、芍藥，胡全菴之奇貨、三晉、犀珮；國朝如：馬亘生之梅花樓、荷花蕩、十錦塘，劉晉充之羅衫合、天馬媒、小桃源，馮猶龍之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陳二白之雙冠誥、稱人心、彩衣歡，陳子玉之三合笑、玉殿元、歡喜緣，朱良卿之四奇觀、血影石、一捧花。其人各四種者，明人如：邱瓊山之五倫、投筆、舉鼎、羅囊，顧大典之葛衣、義乳、青衫、風教編，沈鯨之雙珠、鮫綃、青瑣、分鞋，王翃之紅情言、榴巾怨、詞苑春秋、博浪沙；國朝如：吳石渠之畫中人、撩妬羹、綠牡丹、西園，盛際時之人中龍、飛龍蓋、胭脂雪、雙虬判，石恂齋之兩度梅、錦香亭、天燈記、酒家傭，張異資之崖州路、麒麟夢、鴛鴦梳、黃金盆。其人各五種者，明人如：湯顯祖之紫簫、紫釵、還魂、南柯、邯鄲，葉憲祖之金鎖、玉麟、四艷、雙卿、鸞鎞，陸采之明珠、南西

廂、懷香記、椒觴、分鞋，阮大鋮之雙金榜、牟尼盒、忠孝環、春燈謎、燕子箋；國朝如：范香令之花筵賺、鴛鴦棒、倩畫姻、勘皮靴、夢花酣。其人各六種者，國朝如：薛旣揚之書生願、醉月緣、戰荊軻、盧中人、昭君夢、狀元旗，畢萬侯之紅芍藥、竹葉舟、呼盧報、三報恩、萬人敵、杜鵑聲，夏惺齋之花萼吟、杏花村、南陽樂、無瑕璧、廣寒梯、瑞筠圖，蔣士銓之香祖樓、雪中人、臨川夢、桂林霜、冬靑樹、空谷香。其人各七種者，明人如：張鳳翼之紅拂、虎符、竊符、扊扅、祝髮、平播、灌園；國朝如：邱嶼雪之虎囊彈、黨人碑、百福帶、幻緣箱、歲寒松、御袍恩、鬧勾闌。其人各八種者，國朝如：葉稚斐之琥珀匙、女開科、開口笑、三擊節、遜國疑、英雄槩、八翼飛、人中人，萬樹之風流棒、空青石、念八翻、錦塵帆、十串珠、黃金甕、金神鳳、資齊鑑。其人各九種者，明人如：汪廷訥之種玉、獅吼、天書、長生、同昇、三祝、高士、二闊、投桃，金懷玉之繡被、香裘、妙相、八更、望雲、完福、寶釵、桃花、摘星。其人各十二種者，國朝如：周坦綸之太白山、竹漉籬、八仙圖、火牛陣、竟西廂、福星臨、指南車、綈袍贈、萬金資、鏡中人、金橙樹、玉鴛鴦，朱雲從之靈犀鏡、齊案眉、照膽鏡、人面虎、石點頭、小蓬萊、別有天、龍燈賺、赤龍鬚、兒孫福、兩乘龍、萬壽鼎。其人得十四種者，國朝高奕之春秋筆、雙奇俠、貂裘賺、千金笑、聚獸牌、錦中花、鑒香園、古交情、四美坊、眉仙嶺、如意冊、風雪緣、冏哉翁、續情樓。其人各十五種者，國朝如：朱素臣之振三綱、一着先、萬年觴、錦衣歸、未央天、狻猊璧、忠

孝閭、四聖手、聚寶盆、十五貫、文星見、龍鳳錢、瑤池宴、朝陽鳳、全五福，李漁之奈何天、比目魚、蜃中樓、憐香伴、風箏誤、慎鸞交、凰求鳳、巧團圓、玉搔頭、意中緣、偸甲記、四元記、雙錘記、魚籃記、萬全記。按：李漁閑情偶寄自稱：『已經行世，有前後八種，已塡未刻之內外八種，共十六種。』其人得十六種者，國朝張心期之如是觀、醉菩提、海潮音、釣魚船、天下樂、井中天、快活三、金剛鳳、獺鏡緣、芭蕉井、喜重重、龍華會、雙節孝、雙福壽、讀書聲、娘子軍。其人至二十一種者，明人沈璟之桃符、義俠、埋劍、分柑、十孝、分錢、結髮、珠串、雙魚、博笑、四異、墜釵、合衫、奇節、鴛衾、鑿井、紅蕖、耆英會、翠屏山、望湖亭、一種情。其一人而多至三十一種者，國朝李元玉之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麒麟閣、風雲會、牛頭山、太平錢、連城壁、眉山秀、昊天塔、三生果、千忠會、五高風、兩須眉、長生像、鳳雲翹、禪眞會、雙龍珮、千里舟、洛陽橋、虎邱山、武當山、清忠譜、掛玉帶、意中緣、萬里緣、萬民安、麒麟種、羅天醮、秦樓月。按：此就大略言之，考證當不止此。俟再補入。

其餘無名氏可考，亦無別寓他名，而其曲仍行於世者，以雜劇言，元人有馮玉蘭、碧桃花、貨郎旦、看錢奴、連環計、抱粧盒、百花臺、盆兒鬼、度柳翠、梧桐葉、誶范叔、漁樵記、馬陵道、清風府、神奴兒、小尉遲、凍蘇秦、硃砂擔、龐居士、鴛鴦被、殺狗勸夫、風魔蒯通、陳州糶米、合同文字、舉案齊眉、寃家債主、隔江鬬智、三虎下山，明人有相思譜、錯轉輪，國朝有勘鬼

獄、瑤池會、翠微亭、補天夢、可破夢、王維、裴航、飲中八仙、杜牧。以傳奇言，元人有伏虎繖，明人有王煥、張叶、牧羊、教子、孤兒、玉環、綵樓、百順、鸞釵、白兔、躍鯉、雙紅、四景、尋親、金雀、水滸、鶼釵、雙孝、玉佩、千祥、羅衫、麒麟、異夢、七國、黑鯉、題門、殺狗、東郭、投梭、金花、錦囊、情郵、瑞玉、蟠桃、吐絨、衣珠、四豪、三桂、花圈、青樓、磚渠、紅絲、霞箋、犀盒、赤松、鑲環、綈袍、箜篌、東牆、江流、鴛簪、五福、離魂、菱花、金臺、南樓、臥冰、節俠、飛丸、四賢、琴心、運甓、雙紅、目蓮救母，國朝有精忠旗、麒麟罽、綱常記、芝龕記、鐵面圖、北孝烈、義貞記、四大癡、蝴蝶夢、鳳求凰、納履記、丹忠記、十義記、赤壁游、魚水緣、藍橋驛、飲中仙、夢中緣、石榴記、化人游、財神濟、雙翠圓、翠翹記、續牡丹亭、慈悲願、芙容樓、千忠祿、雷峯塔、典春衣、爛柯山、浮邱傲、落花風、埋輪亭、籌邊樓、隋唐、壽爲先、盤陀山、十錯記、後漁家樂、十美圖、鬧花燈、倭袍、長生樂、大吉慶、杜陵花、清風寨、陀羅尼、百福帶、兩情合、螭虎釧、情中岸、七才子、東塔院、一枝梅、三奇緣、百子圖、鴛鴦結、錦繡旗、黃鶴樓、倒銅旗、燕臺筑、上林春、瑤池宴、金蘭誼、逍遙樂、文星劫、錦衣歸、合虎符、蟠桃會、長生樂、安天會、萬倍利、元寶湯、江天雪、沉香亭、花石綱、四屏山、翻浣紗、平妖傳、西川圖、黎匡雪、續尋親、狀元香、昭君傳、風流烙、紫金魚、贅人龍、報恩亭、平頂山、翻七國、玉燕釵、三異緣、歲寒松、鸞鳳釵、快活仙、八寶箱、補天

記、祥麟現、珍珠塔、姊妹緣、奉仙緣、醉西湖、三鼎爵、英雄槩、遍地錦、雙瑞記、梅花簪、玉杵記、後一捧雪、定天山、南樓月、山堂詞餘、雄精劍、還帶記、後西廂、飛熊兆、紫瓊瑤、賜繡旗、齊天樂、翡翠園、玉麟符、粉紅蘭、喜聯登、狀元旗、雙和合、三笑姻緣、碧玉燕、九曲珠、四奇觀、後繡襦、折桂傳、飛熊鏡、白鶴圖、白羅衫、乾坤鏡、還魂記、後珠球、好逑傳、四大慶、青蛇傳、四安山、天然福、摘星樓、雲合奇踪、萬花樓、醉將軍、描金鳳、吉祥兆、續千金、劉成美、青缸嘯、軟藍橋、天緣配、桃花寨、雙錯巹、沉香帶、鴛鴦幻、三世修、文章用、造化圖、祝家莊、綵樓記、鳳鸞裳、陰功報、福鳳緣、觀星臺、督亢圖、征東傳、北海記、三俠劍、千秋鑑、千里駒、雙珠鳳、十大快、鸞釵記、禪真逸史、春富貴、翻天印、黃河陣、古城記、月華緣、五虎寨、五福傳、昇平樂、賜錦袍、百花臺、爲善最樂、雙螭璧、遍地錦、雙姻緣、鬧金釵、三鼎甲、鴛鴦被、天貴圖、錕鋼俠、一疋布、封神榜、滄浪亭、二龍山、天平山、河燈賺、玉麒麟、通天犀、碧玉串、錢弓鞋、未央天、二十四孝、千祥、佐龍飛、順天時、混元盒、彩衣堂、珍珠旗、元都觀、金花記、金瓶梅、後嶽傳、合歡慶、三鳳緣、太平錢、合歡圖、鴛鴦孩、開口笑。

古今曲本有命名相同者。元喬孟符雜劇有揚州夢而國朝嵇留山亦有揚州夢，關漢卿有玉鏡臺而明朱鼎亦有玉鏡臺傳奇，朱凱有昊天塔而國朝李元玉亦有昊天塔傳奇，關漢卿有蝴蝶夢而國朝無名

氏亦有蝴蝶夢傳奇，白仁甫有梧桐雨而國朝徐復祚亦有梧桐雨傳奇，明陸采傳奇有分鞋記而沈鯨亦有分鞋記，張鳳翼傳奇有紅拂記而張太和亦有紅拂記，端鏊傳奇有扊扅記而張鳳翼亦有扊扅記，程文修傳奇有望雲而金懷玉亦有望雲，康海雜劇有中山狼而國朝林於閣亦有中山狼，王衡雜劇有鬱輪袍而國朝黃石牧亦有鬱輪袍，許潮雜劇有赤壁游而國朝無名氏傳奇亦有赤壁游，破慳道人雜劇有一文錢而國朝徐復祚亦有一文錢，葉憲祖傳奇有玉麟記而國朝張世漳亦有玉麟記，王翊傳奇有紅情言而國朝王介人亦有紅情言，明鄭之文傳奇有旗亭記而國朝盧見曾亦有旗亭記，明無名氏傳奇有綵樓記而國朝無名氏亦有綵樓記，湯顯祖傳奇有還魂記而國朝無名氏亦有還魂記，國朝尤侗雜劇有讀離騷而嵇留山亦有讀離騷，李漁傳奇有鳳求凰而無名氏亦有鳳求凰，李漁傳奇有意中緣而李元玉亦有意中緣，薛旣揚傳奇有狀元旗而無名氏亦有狀元旗。

一曲而數人合作者：王實甫作西廂記，關漢卿續之；國朝西泠野史與無枝甫合作雜劇四種，一曰鈿盒奇緣，二曰蟾蜍佳偶，三曰義妾存孤，四曰人鬼夫妻；朱皠、過孟起、盛國琦三人同作傳奇一種，曰定蟾宮。

西廂作自元人，董解元作絃索西廂，王實甫作西廂記，關漢卿作續西廂記。明陸采作南西廂。國朝周坦綸作竟西廂，研雪子作翻西廂，無名氏作後西廂，査繼佐作續西廂。

以曲牌名名曲，如元人之風光好，國朝人之天下樂、錦上花、快活三、齊天樂之類，頗覺耳目一新。

閨秀撰曲：國朝吳江女史葉小紈作鴛鴦夢，錢塘女史梁夷素作相思硯，錢夫人林亞青作芙蓉峽，長安女史王筠作繁華夢。

方外撰曲：明僧湛然作魚兒佛，國朝僧智達作傳燈錄——卽歸元鏡也。

女道士姜玉潔作鑑中天，此又方外而兼閨秀者。

娼夫撰曲，元人多有之。趙明鏡作嘅觀音、錯立身、武王伐紂，張酷貧作合汗衫、薛仁貴、高祖還鄉，紅字李二作板踏兒、病楊雄、武松打虎，花李郎作相府院釘一釘。

元曲同本而異名者：誤入桃源卽誤入桃園，望江亭卽切鱠旦，對玉釵卽對玉釧，黃花峪卽萬花堂，錢太尹卽鬼報錢太尹，單鞭奪槊卽三奪槊，黑旋風三獻功卽三獻頭，㑳梅香卽翰林風月，玉壺春卽玉堂春，救孝子卽不認屍，留鞋記卽才子佳人悞元宵，張天師卽辰勾月，賞黃花卽黃花峪（按：此爲吳昌齡撰，與萬花堂不同。）史魚屍諫卽衞靈公，東堂老卽破家子弟，楚昭公卽疎者下船，四馬投唐卽鞭馬奔陳，悞入桃源卽劉阮天台，花間四友卽燕鶯蜂蝶，羅李郎卽大鬧相國寺，謝金吾卽私下三關，朱砂擔卽朱砂記，桃花女卽智賺花女，昊天塔卽孟良盜骨，神奴兒卽大鬧開封府，飛刀對箭卽跨海東征，相府院卽勘吉平，金銀交鈔卽三告狀。以上各種，元人本各異名，至臧晉叔刻元曲選，始以其可合者合之，如楚昭公疎者下船之類是也。

臧晉叔元曲選，首列元人雜劇，與予所考，多不同，且有較予爲多者，今並錄之。馬致遠十三種：

漢宮秋、任風子、薦福碑、岳陽樓、青衫淚、黃粱夢、陳摶高臥、誤入桃源、酒德頌、齋後鐘、歲寒亭、戚夫人、踏雪尋梅，王實甫二十二種：西廂記五本、芙蓉亭、麗春堂、破窰記二本、多月亭、販茶船二本、明達賣子、陸績懷橘、七步成章、麗春園二本、于公高門二本、進梅諫二本、雙題怨，關漢卿六十種：救風塵、玉鏡臺、謝天香、望江亭、蝴蝶夢、竇娥冤、金線池、緋衣夢、對玉梳、哭魏徵、裴度還帶、哭存孝、復落娼、黃花峪、哭香囊、三負心、鬼團圓、進西施、春衫記、立宣帝、拜月亭、劉夫人、鷓鴣天、汴河冤、拗龍衣、雙駕車、宣華妃、三撇嵌、牽龍舟、瘸馬記、救啞子、哭昭君、雙赴夢、酹江月、調風月、江梅怨、認先皇、三嚇赦、鬧邢州、狄梁公、柳絲亭、王皇后、玉簪記、破窰記二本、錢大尹、救周勃、姻緣簿、銅瓦記、鑿壁偸光、綠珠墜樓、管寧割席、敬德歸唐、織錦迴文、孫康映雪、高鳳漂麥、陳母教子、擔水澆花旦二本、降生趙太祖、金銀交鈔、單刀會，白仁甫十七種：梧桐雨、牆頭馬上、流紅葉、錢塘夢、銀箏怨、崔護謁漿二本、祝英臺、斬白蛇、幸月宮、東牆記、高祖歸莊、蕭翼賺蘭亭、燈月鳳凰船、絕纓會、閻師道趕江二本，喬孟符八種：金錢記、揚州夢、兩世姻緣、黃金臺、認玉釵、拗風情、節婦碑、荆公遺妾，費唐臣三種：斬鄧通、貶黃州、韋賢籯金，宮大用六種：范張雞黍、托公書、釣魚臺、汲黯開倉、越王嘗膽、御賞鳳凰樓，尚仲賢十種：柳毅傳、單鞭奪槊、張生煮海、崔護謁漿、秉燭旦、王魁負桂英、越娘背燈、歸去來兮、諸葛論功，庾吉甫十六種：薦馬周、淩波夢、

闌昌宮、青陵臺、華清宮、霓裳怨、蘂珠宮、罵上元、麗春園二本、買臣負薪、雞鳴度關、周處三害、琵琶怨、江月錦帆舟、裴航遇雲英，高文秀三十五種：詐范叔、黑旋風雙獻功、謁魯肅、打丸鑼、鬭雞會、論杜康、問啞禪、並頭蓮、打呂胥、鎖水母、牡丹園、潘安擲果、廉頗負荊、趙堯辭金、張敞畫眉、班超投筆二本、霸王舉鼎、子胥走樊城、門神訴冤、風月害夫人二本、趙元遇上皇、養子不及父、敷演劉耍和、黑旋風喬教學、麗春園二本、窮秀才、雙棄瓢、劉先主襄陽會、豹子秀才不當差、豹子令史乾請俸、謊秀才、黑旋風借屍還魂、窮風月，鄭德輝二十二種：傷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細柳營二本、紫雲娘、秦樓月、採蓮舟、哭晏嬰、伊尹扶湯、無鹽破環、月夜聞箏、梨園樂府、周公攝政、太后摔印、指鹿道馬、三戰呂布二本、玉樹後庭花、哭孫子，李文蔚九種：燕青博魚、圯橋進履、金水題紅怨、燕青射雁、魚雁傳情、謝玄破苻堅、漢武帝哭李夫人、蔡消閑醉寫石州慢、盧亭亭擔水澆花旦，侯正卿一種：燕子樓，史九敬先一種：莊周夢，孟漢卿一種：魔合羅，戴善夫五種：風光好、紫雲亭、翫江樓、紅衣怪、伯瑜泣杖，張時起三種：別虞姬、鞦韆怨、昭君出塞，李寬甫一種：問牛喘，彭伯城一種：京娘怨，趙公輔四種：倩女離魂二本、東山高臥二本，李行道一種：灰欄記，趙君祥一種：春夜梨花雨，費君祥一種：菊花會，紀君祥八種：趙氏孤兒、韓退之、松陰夢、錯勘贓二本、販茶船二本、驢皮記，趙大錫二種：何郎傅粉、金釵剪燭，梁進之四種：于公高門二本、進梅諫二本，汪澤民一種：糊突

包待制，楊顯之十種：瀟湘夜雨、酷寒亭旦末二本、師婆旦、黑旋風喬斷案、劉泉進瓜、小劉屠、蒲魯忽、劉屠大拜門，陳定甫一種：兩無功，李壽卿十一種：伍員吹簫、斬韓信、歎骷髏、臨歧柳、鑑湖亭、船子和尚秋蓮夢，王伯成二種：貶夜郎、張騫浮槎，張仲辛三種：張鼎勘頭巾、白頭吟、遺留文書，趙明遠二種：韓湘子、范蠡歸湖，劉唐卿一種：麻地傍印，李子中二種：韓壽偷香、崔子弒齊君，武漢臣十二種：老生兒、生金閣、玉壺春、魯義姑、錯勘贓二本、天子班、關山怨、三戰呂布二本、韓信築壇、掛甲朝天，王仲文十一種：救孝子、五丈原、錦香亭、石守信、王孫賈、諸葛祭風、董宣強項、張良辭朝、韓信乞食、王祥臥冰，陸顯之一種：宋上皇倅冬凌，李取進三種：欒巴噀酒、復奪受禪臺、窮解子破雨傘，于伯淵六種：小秦王、武三思、珍珠旗、斬呂布、鬼風月、餓劉友，岳伯川二種：鐵拐李、夢斷楊貴妃，康進之二種：李逵負荊、黑旋風老收心，王廷秀四種：細柳營、焚典坑儒、鹽客雙告狀、石頭和尚草庵歌，石子章二種：竹塢鳴琴、竹窗雨，趙子祥三種：石守信二本、崔和擔生，范子安三種：竹葉舟、曲江池，杜甫遊春，李好古四種：張生煮海二本、鎮凶宅、巨靈神劈華山，曾瑞卿一種：留鞋記，狄君厚一種：火燒介子推，張壽卿一種：紅梨花，孔文卿二種：東窗事犯，姚守中三種：逢萌掛冠、批詔立中宗、郝廉留錢，李直夫十三種：虎頭牌、水淹藍橋、孝諫鄭莊公、歹鬬娘子勸丈夫、伯道棄子、火燒祆廟、夕陽樓、占斷風光、念奴教樂、錯立身二本、壞盡風光、風月郎君怕媳婦，吳昌齡十五

種：張天師、東坡夢、西天取經六本、賞黃花、搜胡洞、眼睛記、抱石投江、狄青博馬、夜月走昭君、貨郎末尼，石君寶十種：曲江池、秋胡戲妻、哭周瑜、雪香亭、紫雲亭、歲寒三友、柳眉兒金錢記、士女秋香怨、呂太后醢彭越、窮解子紅綃傘，金志甫八種：西湖夢、追韓信、蔡琰還漢、東窗事犯二本、韓太師、鼎鑊諫、抱子設朝，陳存甫二種：悞入長安、錦堂風月，睢景臣三種：屈原投江、千里投人、牡丹記，周仲彬五種：蘇武持節、孫武教兵二本、杜韋娘、戲諫唐莊宗，吳仁卿三種：子房貨劍、手卷記、火燒正陽門，顧仲清二種：火燒紀信、陵母伏劍，沈和甫六種：樂昌分鏡、燕山逢故人、朱蛇記、郭興阿楊、歡喜冤家、瀟湘八景，鮑吉甫八種：史魚屍諫、曹娥泣江、宋宏不諧、班超投筆、哭秦少游、比干剖腹、楊震畏金、爲富不仁，趙文寶六種：孫武教女兵二本、姜肱曲被、隳笠收資、七德舞、執笏諫，孫子羽一種：月夜紫鸞簫，秦簡夫四種：東堂老、趙禮讓肥、剪髮待賓、玉溪館，張鳴善二種：煙花鬼、夜月瑤琴怨，鄭廷玉二十一種：忍字記、楚昭公、冤家債主、智勘後庭花、雙教化、王公綽、打李渙、送寒衣、金鳳釵、鳳凰兒、復勘贓、四馬投唐、貶揚州、欒城驛、哭韓信、漁父辭劍、孫洛遇猿、劉斌料到底、風月七眞堂、因禍致福、貧兒乍富，范冰壺一種：鷫鸘裘，柯丹邱十二種：私奔相如、九合諸侯、豫章三害、勘妒婦、瑤天松鶴、白日飛昇、獨步大羅、蕭清瀚海、辯三教、煙花判、客窗夜話、楊娭復落娼，王子一四種：悞入桃源、海棠風、楚岫雲、花間四友，劉東生三種：嬌紅記二本、月

下老世間配偶，谷子敬三種：城南柳、枕中記、雪恨鬧陰司，楊舜民二種：嬌紅記、風月瑞仙亭，楊景玄二種：風月海亭、史教坊斷生死夫妻，賈仲名一種：金安壽，楊文奎四種：兒女團圓、玉盒記、王魁不負心、封陟遇上元，羅貫中一種：龍虎風雲會，李致遠一種：還牢末，楊景賢一種：劉行首，張國瑤一種：羅李郎，無名氏可考者，百又五種：馬陵道、氣英布、賺蒯通、凍蘇秦、連環計、謝金吾、朱砂擔、貨郎旦、陳琳抱粧盒、殺狗勸夫、桃花女、盆兒鬼、鴛鴦被、昊天塔、舉案齊眉、神奴兒、飛刀對箭、存孝打虎、醉寫赤壁賦、敬德不伏老、病打獨角牛、劉宏嫁婢、醉走黃鶴樓、霍光鬼諫、拂塵子、夢天台、望思臺、邢臺記、燕山夢、博望燒屯、彩扇題詩、火燒阿房宮、蘇秦還鄉、豫讓吞炭、田單火牛、托妻寄子、袁覺托笆、收心猿意馬、趙宗讓肥、月夜杜鵑啼、秋夜雲窗夢、留鞋記、張千贊殺妻、智賺三件寶、罟罟旦、滴水浮漚記、敬德撾怨鼓、四國旦、張順水裏報怨、京娘盜果、任貴五顆頭、繼母大賢、紙扇記、還牢旦、一丈青鬧元宵、智賺鬼擘口、錢神論、搥碎黃鶴樓、章臺柳、馮讙焚券、蟠桃合、包待制雙勘丁、詐遊雲夢、斬陳餘、盧仝七碗茶、千里獨行、賢孝牌、夜月荊娘墓、卓文君駕車、昇仙會、白蓮池、複奪衣襖車、打毬會、刀劈史鴉霞、楊香跨虎、打陳平、田眞泣樹、祭三王、策立陰皇后、螺獅末尼、魯元公主、聖姑姑、黃魯直打到底、三賢婦、明皇村院會佳期、搬運太湖石、雙鬬醫、任千四顆頭、化胡成佛、風流娘子兩相宜、桂花精、柳成錯背妻、雪裏報寃、黃花棗、蔡順分椹、佳人寫恨、

水簾宴、銷金帳、陶侃拿蘇峻、風雪待制、望香亭、才子留情、郭桓盜官糧、哀哀怨怨後庭花、危太僕衣錦還鄉。所刻多至五百九十餘本。惜其選刻止於百種，故所遺者今不傳。然以予論之，元人之曲，如今之制義，當時作者累萬盈千，不可數計，此五百餘種，大抵皆噪名一時，所以能傳之明代。觀晉叔所選之百種，不必其盡爲絕唱，懸知所遺而不刻者，亦未必盡屬巴詞也。蓋傳與否，固有幸、有不幸矣。同一故事，且同一正名，而人各一本，疑爲當時主司所定題目。今傳世者，卽其科場之選本，若今之魁墨然。

漢宮秋混江龍云：『料必他珠簾不掛，望昭陽一步一天涯。疑了些無風竹影，恨了些有月窗紗。他每見絃管聲中巡玉輦，恰便似斗牛星畔盼浮槎。是誰人偷彈一曲，寫出嗟呀。莫便要忙傳聖旨，報與他家，我則怕乍蒙恩把不定心兒怕。驚起宮槐宿鳥，庭樹棲鴉。』又賺煞云：『你是必悄聲兒接駕，我則怕六宮人攀例撥琵琶。』寫景，寫情，當行出色，元曲中第一義也。中有可議者：尙書勸元帝以昭君和番，駕唱云：『怎下的教他環珮影搖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江秋？』明妃死於北漠，其葬地生草，後人因以『青塚』名之。未出塞時，安得有此二字？且其第三折昭君跳死黑龍江，番王明云：『就葬此江邊，號爲「青塚」者。』此白又與曲自相矛盾矣。

以白引起曲文，曲所未盡，以白補之，此作曲圓密處，元人百種多未見及。金錢記第三折韓飛卿占卦白中，連篇累牘，接下紅繡鞋一曲，並未照應一字。後人每事勝前人，即此一節已然矣。還魂記云：『轉過這芍藥欄前，緊靠着這湖山石邊。』通曲已膾炙人口，而不知實以喬夢符金錢記『我見他恰行這牡丹亭，又轉過芍藥圃薔薇後』數語爲藍本也。

關漢卿玉鏡臺，溫嶠上場，自點絳唇接下七曲，只將古今得志不得志兩種人鋪敍繁衍，與本事沒半點關照，徒覺滿紙浮詞，令人生厭耳。律以曲法，則入手處須於泛敍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歆彼美，計賺婚姻，文義方成一串；否則突如其來，閱之者又增一番錯愕也。荆、劉、拜、殺，曲文俚俗不堪。殺狗記尤惡劣之甚者，以其法律尙近古，故曲譜多引之。元無名氏有殺狗勸夫雜劇，四折中已覺鋪敍費力，況仲爲全部，無怪其一覽無餘味也。

吳昌齡風花雪月一劇，雅馴中饒有韻致，吐屬亦淸和婉約。帶白能使上下串連，一無滲漏；布局排場，更能濃淡疎密相間而出。在元人雜劇中，最爲全璧，洵不多觀也。

繡襦記傳奇、曲江池雜劇，皆鄭元和、李亞仙事也。元和之父曰鄭公弼，爲洛陽府尹；繡襦記作鄭儋，爲常州刺史：各不相符。曲江之張千，卽繡襦之來興。曲江以元和授官縣令，不肯遽認其父；繡襦則謂以狀元出參成都軍事，父子萍逢。兩劇雖屬冰炭，要於曲義無關。惟亞仙刺目勸學一事，繡襦極意寫出，曲江概不敍入，似乎疎密判然。第雜劇限於四折，且正名以『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爲題，似此閒筆，亦可無庸煩褻也。

鄭廷玉作楚昭公雜劇，第一、二折，曲詞平易，尙無大出色處；至昭公送申包胥乞師秦國，云：『你去後，我夜夢到明，明夢到晚。若是那秦公子將卿傲慢，你則索將火性兒全然都放坦，是必休便冒瀆容顏。』數語已暗逗起七日哭庭之意。第三折以下，則字字珠璣，言言玉屑。自尾倒嘗，

漸入佳境。論者謂『元人雜劇至第四折爲強弩之末』，未盡然也。

言情之作，貴在含蓄不露，意到即止。其立言，尤貴雅而忌俗。然所謂雅者，固非浮詞取厭之謂。此中原有語妙，非深入堂奧者不知也。元人每作傷春語，必極情極態而出。白仁甫牆頭馬上云：『誰管我衾單枕獨數更長？則這半牀錦褥枉呼做鴛鴦被。流落的男游別郡，躭閣的女怨深閨。』偶爾思春，出語那便如許淺露。況此時尚未兩相期過，不過春情偶動相思之意，並未實着誰人，則『男游別郡』語，究竟一無所指。至云：『休道是轉星眸上下窺，恨不的倚香腮左右偎，便錦被翻紅浪，羅裙作地席。既待要暗偸期，咱先有意。愛別人可捨了自己。』此時四目相覷，閨女子公然作此種語，更屬無狀。大抵如此等類，確爲元曲通病，不能止摘一人一曲而索其瑕也。

其鵲踏枝一曲云：『怎肯道負花期，惜芳菲，粉悴胭憔也綠暗紅稀。九十春光如過隙，怕春歸又早春歸。』如此，則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盡，斯爲妙諦。惜其全篇不稱也。

元人雜劇多演呂仙度世事，疊見重出，頭面強半雷同。馬致遠之岳陽樓，即谷子敬之城南柳，不惟事蹟相似，即其中關目、線索，亦大同小異，彼此可以移換。其第四折，必於省悟之後，作列仙出場，現身指點，因將羣仙名籍，數說一過，此岳伯川之鐵拐李、范子安之竹葉舟諸劇皆然，非獨岳陽樓、城南柳兩種也。岳陽樓水仙子云：『這一箇是漢鍾離現掌着羣仙籙，這一箇是鐵拐李髮亂梳，這一箇是藍采和板撒雲陽木，這一箇是張果老趙州橋倒騎驢，這一箇是徐神翁身背着葫

盧，這一箇是韓湘子——韓愈的親姪，這一箇是曹國舅——宋朝的眷屬；則我是呂純陽，愛打的箇子、愚鼓。』城南柳水仙子云：『這箇是攜一條鐵拐入仙鄉，這箇是袖三卷金書出建章，這箇是敲數聲檀板游方丈，這箇是倒騎驢登上蒼，這箇是提笊籬不認椒房，這箇是背葫蘆的神通大，這箇是種牡丹的名姓香；貧道因度柳呵，道號純陽。』鐵拐李二煞云：『漢鍾離有正一心，呂洞賓有貫世才，張四郎、曹國舅神通大，藍采和拍板雲端裏響，韓湘子仙花臘月裏開，張果老驢兒快；我訪七眞、游海島，隨八仙、赴蓬萊。』竹葉舟十二月云：『這一箇倒騎驢疾如下坡，這一箇吹鐵笛韻美聲和，這一箇貌娉婷笊籬手把，這一箇鬈蓬鬆鐵拐横拖，這一箇藍關前將文公度脫，這一箇綠羅衫拍板高歌。』又堯民歌云：『這一箇是雙丫髻，常喫的醉顏酡；則俺曾夢黃粱一晌滾湯鍋，覺來時蚤五十載閑消磨，纔知道呂純陽是俺正非他。』

湯若士邯鄲夢末折合仙，俗呼爲『八仙度盧』，爲一部之總匯，排場大有可觀，而不知實從元曲學步，一經指摘，則數見者不鮮矣。混江龍云：『一箇漢鍾離雙丫髻蒼顏道扮，一箇曹國舅八采眉象簡朝紳，一箇韓湘子棄舉業儒門子弟，一箇藍采和他是箇打院本樂戶官身，一箇拄鐵拐的李孔目又帶些殘疾，一箇荷飯笊何仙姑挫過了殘春，眼睜着張果老把眉毛褪。』通曲與元人雜劇相似。然以元人作曲，尙且轉相沿襲，則若士之偶爾從同者，抑無足詆譏矣。

唐李泌枕中記：開元十九年，呂翁經邯鄲道上，以枕授盧生，使於夢中歷盡榮適，醒後旅主人蒸

黃粱未熟，生憮然悟，拜謝而去。若士本此，演爲邯鄲記，其中層折，一依枕中記所載而稍潤色之。馬致遠黃粱夢乃作漢鍾離度脫呂公，一夢十八年黃粱未熟，豈漢鍾離度呂而呂復度盧，皆此邯鄲道耶？抑統是一事，而元人所演爲空中樓閣耶？范子安竹葉舟亦作呂仙自云：『偶然間經過邯鄲，逢師點化，黃粱醒後，因此上把塵心一筆都勾。』據此，則元人多主度呂一說，非致遠所獨創矣。

予幼時戲作了緣記，有云：『聲喚不如歸，恰似孤燈枕畔、寒風窗裏，怯聽子規啼。』有曲客見之，笑曰：『是必從尤展成鈞天樂「教我琵琶怎抱，行不得也哥哥」句脫化來也。』不知此等句法，元曲中已先有之。石君寶秋胡戲妻雜劇云：『你待要諧比翼，你也曾聽杜宇？他那裏口口聲聲，攛掇先生不如歸去。』鄭德輝倩女離魂云：『只聽的花外杜鵑聲，催起歸程。』此在元曲，偶一見之，尚覺新巧動人；近時人則多解爲此，反索然矣。

元曲多有以本人名姓直入句中，讀之愈覺情文眞切者。然亦止可一部中偶爾一用，多則易傷俚俗。如武漢臣之玉壺春云：『願你個李素蘭常風韻，則這個玉壺生永結緣。』又云：『則這個玉壺生更和這素蘭女，則索告你個柳青娘。』又云：『這的是玉壺生小詞章。』又云：『玉壺生拜辭了素蘭香。』一劇中凡數見，固不如其已也。

四書語入曲，最難巧切，最難自然，惟元人每喜爲之。西廂『仁者能仁』等語，固屬大謬不倫，

馬致遠薦福碑云：『我猶自不改其樂，後來便爲官也富而無驕。』又云：『誰似晏平仲善與人交。』又云：『誰肯學有朋自遠方來。』又云：『想吾豈匏瓜也哉。』又云：『無錢的子張學干祿。』又云：『又不會巧言令色。』鄭德輝㑳梅香云：『他文質彬彬才有餘，和俺這相府潭潭德不孤，更怕甚文不在茲乎。』又云：『留心在九大經，吾日三省。』又云：『早掙個束帶立於朝。』尚仲賢單鞭奪槊云：『尉遲恭威而不猛。』以上等語，幾成笨伯矣。

薦福碑云：『如今這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塗越有了糊塗富。則這有銀的陶令不休官，無錢的子張學干祿。』此雖憤時嫉俗之言，然言之最爲痛快。讀至此，不泣數行下者，幾希矣。

倩女離魂，通劇中無甚出色，在元曲可列中等。惟末折喜遷鶯云：『據才郎心性，莫不是向天公買撥來的聰明？』二語靈心慧舌，其妙無對，較之『小姐多丰采，君瑞濟川才』，眞霄壤矣。

喬孟符揚州夢有那吒令云：『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須瘦；雲無心，雲也生愁。』張壽卿紅梨花一煞云：『你休愁我衾寒、枕剩、人孤另，我則怕你酒醒、燈昏、夢不成。』皆一劇中之警句也。

今人每一曲中疊用一字爲韻脚，其法亦本元人。揚州夢那吒令云：『倒金缾鳳頭，捧瓊漿玉甌；蹴金蓮鳳頭，並凌波玉鉤；整金釵鳳頭，露春纖玉手。』氣英布那吒令云：『喒道你這三對面先

生來瞅我，那裏是八拜交仁兄來訪我，多應是兩賴子隨何來說我。』薦福碑叨叨令云：『往常我青燈黃卷學王道，劃地來紅塵紫陌尋東道，如今十個九個人都道，都道是七月八月長安道。』㑳梅香混江龍云：『孔安國傳中庸、語、孟，馬融集春秋祖述着左丘明，演周易關西夫子，治尙書魯國伏生，校禮記舛謬揚子雲，作毛詩箋注鄭康成：無過是闡大道發揚中正，紀善言答問詳明。』〔一〕元人曲詞，每多腐語，如此等類，直是一幅策論，豈復成聲律耶！又況其出自閨閣兒女之口也？

灰闌記、留鞋記、蝴蝶夢、神奴兒、生金閣等劇，皆演宋包待制開封府公案故事，賓白大半從同；而神奴兒、生金閣兩種，第四折魂子上場，依樣葫蘆，略無差別。相傳謂扮演者臨時添造，信然。

漁樵記劇劉二公之於朱買臣，王粲登樓劇蔡邕之於王粲，舉案齊眉劇孟從叔之於梁鴻，凍蘇秦劇張儀之於蘇秦，皆先故待以不情，而暗中假手他人以資助之，使其銳意進取；及至貴顯，不肯相認，然後旁觀者爲說明就裏：不特劇中賓白同一板印，即曲文命意遣詞，亦幾如合掌，此又作曲者之故尙雷同，而非獨扮演者之臨時取辦也。

㑳梅香如一本小西廂，前後關目、插科、打諢，皆一一照本模擬：張生以白馬解圍而訂婚姻，白生亦因挺身赴戰而預聯姻好，一同也；鄭夫人使鶯鶯拜張生爲兄，裴亦使小蠻見白而改稱兄妹，二同也；張生假館於崔而白亦借寓於裴，三同也；鶯鶯動春心不使紅娘知而紅娘自知，樊素亦逆

揣主意而勸使遊園，四同也；張生琴訴衷曲，白亦琴心挑逗，五同也；張生積思成病，白亦病眠孤館，六同也；張生向紅娘訴情，白亦於樊素前盡傾肺腑，七同也；張生跪求紅娘，白亦向樊素折腰，八同也；張生倩紅傳寄錦字，素亦與白密遞情詞，九同也；鶯鶯窺簡佯怒，小蠻亦見詞罪婢，十同也；紅娘佯以不識字自解，樊素亦反問詞中所語云何，十一同也；紅見責而戲言將告夫人，樊亦被詰而詐爲出首，十二同也；鶯鶯答詩自訂佳期，小蠻亦答詩私約夜會，十三同也；張生誤以紅娘爲鶯鶯，白亦誤將樊素作小蠻，十四同也；鶯鶯燒香，小蠻亦燒香，十五同也；崔夫人拷紅，裴亦打問樊素，十六同也；紅娘堂前巧辯而歸罪於崔，樊素亦據理直權而諉過於裴，十七同也；崔夫人促張應試，裴亦使白赴京，十八同也；鶯鶯私以汗衫、裹肚寄張，小蠻亦有玉簪、金鳳贈白，十九同也；張衣錦還鄉，白亦狀元及第，二十同也。不得謂無心之偶合矣。

百種雜劇目，正名、題目各一句，多用七字。其八九字者，雖有而少。惟城南柳、風光好、蝴蝶夢、勘頭巾等劇正名題目各二句耳。

百種中，第一折必用仙呂點絳唇套曲，第二折多用南呂一枝花套曲，餘則多用正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等調。蓋一時風氣所尚，人人習慣其聲律之高下，句調之平仄，先已熟記於胸中，臨文時或長或短，隨筆而赴，自無不暢所欲言；不然，何以元代才人輩出，心思才力，日趨新異，獨於選調一事不厭黨同也？

儌梅香，鄭德輝撰，載白敏中父參裴度軍，陣中救度，受傷頻死，度以女小蠻許字敏中。度死，度妻韓夫人將背前約。有侍婢樊素者，從中撮合，始克成婚。其大致如此。按雲溪友議：『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邁，而小蠻方豐艷，因作楊柳詞以託意。』又按女世說：『樊素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樂天以己年高，將放之。適馬有名駱者，同時議鬻，馬出而首反顧。素聞馬嘶，泣拜曰：「駱將去，其鳴哀；素將去，其辭苦；豈主君獨無情哉！」』然則兩人爲樂天愛妾，恩至義盡，具有明徵。敏中爲樂天從祖弟，史稱其與樂天相友愛者，乃妄以其兄之妾爲其弟之妻，且婢，使千古而下閱者，疑敏中有陳平爲盜之謗，朕棲欲治之心。顛倒倫常，莫斯爲甚。彼琵琶之厚誣伯喈者，抑無論矣。

擬元兩劇，蕭山王叔盧撰。以質吳江沈長康，謂不合宮調，令其改作。及改而仍不合，乃就毛西河商之。無何，叔盧死，西河哀其志而爲更定其詞。會兵變，失去。夜臥嵩山，夢叔盧來，曰：『予詞寄君所，未見還。』醒而異之。後復購得其稿。會病，又夢叔盧曰：『脫君死，予詞奈何？』因中夜力疾起，校補而梓行之。故西河序其首，謂：『靈均作涉江、懷沙，慮其遺亡，乃於晉咸安之季，白晝見形，向顧珏自誦之。』以比叔盧之入夢。夫身後之名，才人所愛，雖至死而其魂魄猶將戀戀，且雖詞曲小技，而鄭重珍惜，一至於此，是誠不可解者矣。

乾隆中，高宗純皇帝第五次南巡，族父森時服官浙中，奉檄恭辦梨園雅樂。先期命下，卽以重幣聘王夢樓編修文治塡造新劇九折，皆卽地卽景爲之，曰三農得澍，曰龍井茶謌，曰祥徵冰繭，曰海宇謌恩，曰燈燃法界，曰葛嶺丹爐，曰仙醞延齡，曰瑞獻天台，曰瀛波清宴。選諸伶藝最佳者充之，在西湖行宮供奉。每演一折，先寫黃綾底本，恭呈御覽，輒蒙褒賞，賜予頻仍。今日重披法曲，猶仰見當年海宇乂安，民康物阜。古稀天子省方問俗，桑麻阡陌間與百姓同樂，一種雍熙氣象，爲千古所希有，眞盛典也。

紅樓夢工於言情，爲小說家之別派，近時人艷稱之。其書前夢將殘，續以後夢，卷牘浩繁，頭緒紛瑣。吳洲仲雲澗取而删汰，並前後夢而一之，作曲四卷，始於原情，終於勘夢，共得五十六折。其中穿插之妙，能以白補曲所未及，使無罅漏，且借周瓊防海事，振以金鼓，俾不終場寂寞，尤得本地風光之法。惟以副淨扮鳳姐，丑扮襲人，老旦扮史湘雲，脚色不甚相稱耳。近日荆石山民亦塡有紅樓夢散套，題止歸省、葬花、警曲、擬題、聽秋、劍會、聯句、癡誄、覊誕、寄情、走

魔、禪訂、焚稿、冥昇、訴愁、覺夢十六折而已，其實此書中亦究惟此十餘事言之有味耳。其曲情亦淒婉動人，非深於四夢者不能也。

番禺令仲拓菴振履卽事後，寓省垣，作雙鴛祠八折，卽別駕李亦珊事也。起伏頓挫，步武井然，惜點譜一折，入手太閒；詞賽一折，收場太重。通體八齣，雜劇則太多，傳奇又太少，古今曲家無此例也。

金陵張漱石懷沙記，依史記屈原列傳而作，文詞光怪。全部楚詞，隱括言下。著騷、大指、天問、山鬼、沉淵、魂游等折，皆穿貫本書而成，洵曲海中巨觀也。惟尤西堂讀離騷不然，不屑屑模文範義，通其意而肆言之，陸離斑駁，不可名狀，至云：『便百千年難打破悶乾坤，只兩三行怎弔盡愁天下！』發千古不平於嬉笑怒駡中，悲壯淋漓，包以大氣，與懷沙立意不同，然固異曲同工也。漱石又有玉獅墜，設想甚奇。其毀奩一折，如蟻穿九曲，愈折愈深。如云：『你要我無瑕體自比玉潔，便河東吼不迭？豈眞有竹杖爲龍，那便捷似烏成鳧，沒些差別，負的我騰空飛越，管籠禽脫離羈紲？怕終做不分玉石焚身烈，提掇向樓前墜也！』一玉獅耳，想出如許情緒，第一猜教其守貞，二猜可以因而脫禍，三猜默示以狗身，魯公書筆，力透紙背矣。

錢唐夏惺齋綸作六種傳奇。其南陽樂一種，合三分爲一統，尤稱快筆。雖無中生有、一時游戲之言，而按之直道之公，有心人未有不拊掌呼快者。第三折，誅司馬師，一快也；第四折，武侯命

登倍明，二快也；第八折，病體全安，三快也；第九折，將星燦爛，四快也；十五折，子午谷進兵，偏獲奇勝，五快也；十六折，殺司馬昭，六快也；擒司馬懿，七快也；十七折，曹丕就擒，八快也；殺華歆，九快也；十八折，掘曹操疑塚，十快也；二十二折，誅黃皓，十一快也；二十五折，陸伯言自裁，十二快也；孫權投降，十三快也；孫夫人歸國，十四快也；三十折，功成歸里，十五快也；三十二折，北地受禪，十六快也。立言要快人心，惺齋此曲，獨得之矣。

惺齋作曲，皆意主懲勸，常舉忠、孝、節、義，各撰一種。以無瑕璧言君臣，敎忠也；以杏花村言父子，敎孝也；以瑞筠圖言夫婦，敎節也；以廣寒梯言師友，敎義也；以花萼吟言兄弟，敎弟也。事切情眞，可謌可泣。婦人孺子，觸目驚心。洵有功世道之文哉！

李笠翁云：『湯若士之牡丹亭、邯鄲夢傳奇得以盛傳於世，吳石渠之綠牡丹、畫中人得以偶登於場，皆才人儌倖之事，非文至必傳之理也。』語見所著閒情偶寄。石渠才情綺麗，撰曲四種，甚爲藝林所稱。笠翁引與玉茗並論，不爲無見。

笠翁十種，曲、白俱近平妥。行世已久，姑免置喙。近人惟緜州李太史調元最深喜之，謂『如景星慶雲，先覩爲快』，家居時常令謌伶搬演爲樂。其第十種名比目魚，有自題詩云：『邇來節義頗荒唐，盡把宣淫罪戲場。思借戲場維節義，繫鈴人授解鈴方。』太史謂：『讀是詩，方知其編曲心苦。』蓋通十種中，命意結穴在此也。客有笑其偏嗜笠翁曲者，太史嘗誦此詩答之。

使能之，亦殊覺多此一事也。

笠翁以琵琶五娘千里尋夫，隻身無伴，因作一折補之，添出一人爲伴侶，不知男女千里同途，此中更形曖昧。是蓋矯琵琶之弊，而失之過；且必執今之關目以論元曲，則有改不勝改者矣。笠翁痛詆南西廂，其論誠正；至欲作北琵琶以補則誠之未逮，未免自信太過，毋論其才不及元人，卽使能之，亦殊覺多此一事也。

石渠四種中，以綠牡丹爲最，療妬羹、畫中人次之。療妬羹題曲一折，逼眞牡丹亭。如云：『一任你拍斷紅牙，拍斷紅牙，吹酸碧管，可賺得淚紛沾袖，總不如牡丹亭一聲河滿便潸然。』『四壁如秋，半響好迷留，是那般憨愛，那些孱瘦。只見幾陣陰風涼到骨，想又是梅月下俏魂游。天那！若都許死後自尋佳耦，豈惜留薄命，活作羈囚！』此等曲情，置之還魂記中，幾無復可辨。

西園記，亦石渠四種之一也。末道場一折，車遮韻，純用入聲，尖刻流利，允稱神技。

旗亭記作王之渙狀元及第，語雖荒唐，亦快人心之論也。沈歸愚尙書題詞，云：『特爲才人吐奇氣，鷄鶩卑伏忽飛騫。科名一準方千例，地下何妨中狀元。』按：琵琶記以蔡邕爲狀元，彼時原無此名，故令閱者爲之絕倒。唐時雖已有狀元之名，其實授官始於宋代，初階不過僉判、廷評，歷俸旣深，然後入館承制，馴至宰執，非若今之狀元，甫經釋褐，卽踐淸華如登仙，爲科名之冠也。然則唐之狀元，於之渙何關輕重？作是曲者，亦如尤西堂之扮李白登科，徒爲多事矣。顧靑蓮不必登科，而以玉環考試，則不妨作第一人想；若『黃河遠上』之詞，雙鬟久具隻眼，又何論

之渙之狀元不狀元乎？

燕子箋一曲，鸞交兩美，燕合雙妹，設景生情，具徵巧思；春燈謎之十錯認，亦似有悔過之意，隱然露於楮墨外。然其人旣已得罪名教，卽使陽春白雪，亦等諸彼哉之例，置而不論可矣，況其文章之未必能醉人心腑耶！

蜀鵑啼，蘇州邱園爲成都令吳志衍作也。志衍爲梅村之兄，攜家之任，由滇入蜀，值北都城陷，西土淪亡，全家死之，邱故撰是劇。尤西堂跋所謂：『爰有邱生，聞之累息。問弱弟之奔喪，傷心唳雁；弔孤臣而流涕，染血啼鵑』者也。梅村詩觀蜀鵑啼劇有感云：『紅豆花開聲宛轉，綠楊枝動舞婆娑。不堪唱徹關山調，血汚游魂可奈何！』其詞之感人故深矣。

錢唐洪昉思昇撰長生殿，爲千百年來曲中巨擘。以絕好題目，作絕大文章，學人、才人，一齊俯首。自有此曲，毋論驚鴻、綵毫空慚形穢，卽白仁甫秋夜梧桐雨亦不能穩佔元人詞壇一席矣。如定情、絮閣、窺浴、密誓數折，俱能細針密線，觸緒生情，然以細意熨貼爲之，猶可勉強學步；讀至彈詞第六、七、八、九轉，鐵撥銅琶，悲涼慷慨，字字傾珠落玉而出，雖鐵石人不能爲之斷腸，爲之下淚！筆墨之妙，其感人一至於此，眞觀止矣！

梧桐雨與長生殿亦互有工拙處。長生殿按長恨詞傳爲之，刪去幾許穢跡；梧桐雨竟公然出自祿山之口。長生殿驚變折，於深宮歡燕之時，突作國忠直入，草草數語，便爾啓行，事雖急遽，斷

不至是；梧桐雨則中間用一李林甫得報、轉奏，始而議戰，戰既不能而後定計幸蜀，層次井然不紊。

梧桐雨第一折醉中天云：『我把你半彈的肩兒凭，他把個百媚臉兒擎。正是金闕西廂扣玉扃，悄悄迴廊靜，靠着這招彩鳳，舞青鸞，金井梧桐樹影，雖無人竊聽，也索悄聲兒海誓山盟。』第二折普天樂云：『更那堪滻水西飛雁，一聲聲送上雕鞍。傷心故園，西風渭水，落日長安。』第三折殿前歡云：『是他朵嬌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鬧荒荒亡國禍根芽！再不將曲彎彎遠山眉兒畫，亂鬆鬆雲鬢堆鴉。怎下的磣磕磕馬蹄兒臉上踏，則將細裊裊咽喉掐，早把條長攙攙素白練安排下。他那裏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獨力難加。』數曲力重千鈞，亦非長生殿可及。

長生殿至今，百餘年來，歌場、舞榭，流播如新。每當酒闌燈炧之時，觀者如至玉帝所聽奏鈞天法曲，在玉樹、金蟬之外，不獨趙秋谷之『斷送功名到白頭』也。然俗伶搬演，率多改節，聲韻因以參差，雖有周郎，亦當掩耳而過。近日古吳馮雲章起鳳撰為吟香堂曲譜，以縹緲之音，度娟麗之語，迎頭拍字，按板隨腔，允稱善本。且其宮調、字音，多加考訂，毫無遺漏，謂之長生殿第一功臣，可也。石太史韞玉為之序云：『謂非嬴女吹簫，馮夷擊鼓，不能使笑者解頤，泣者俯首。』如是信然。

桃花扇筆意疎爽，寫南朝人物，字字繪影繪聲。至文詞之妙，其艷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着雨

梨花，固是一時傑搆。然就中亦有未慊人意者：福王三大罪、五不可之議，倡自周鑣、雷演祚，今阮奸折竟出自史閣部，則與設朝折大相逕庭，使觀者直疑閣部之首鼠兩端矣。且既以媚座爲二十一折矣，復如入孤吟一折，其詞義猶之『家門大意』，是爲蛇足，總屬閒文。至若曲中詞調，伶人任意删改，亦斯文一大恨事。然未有先慮其删改，而特於作曲時爲伶倫豫留地步者。今桃花扇長者七八曲，其少世四五曲，未免故走易路；又以左右部分正、間、合、潤四色，以奇偶部分中、戾、餘、煞四氣，以總部分經、緯二星，毋論有曲以來，萬無此例，卽謂自我作古，亦殊覺淡然無味，不知何所見而云也。然琴川瞿頡鶴歸來曲首折發端、末折收場，似倣桃花扇爲之，不特從來院本所未有，亦院本所不必有也。

桃花扇以餘韻折作結，曲終人杳，江上峯青，留有餘不盡之意於煙波縹緲間，脫盡團圓俗套。乃顧天石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當場團圓，雖其排場可快一時之耳目，然較之原作，孰劣孰優，識者自能辨之。

石榴記，如臯黃瘦石振作也，詞白都有可觀。神感諸折，暗以牡丹亭作譜子；至夢圓折，則明白落玉茗窠臼。顧其自然情韻，卽未必青出於藍，而模山範水，庶幾亦步亦趨也。

陽羨萬紅友樹寢食元人，深入堂奧，得其神髓，故其曲音節嘹喨，正襯分明。吳雪舫稱爲六十年第一手，信知言也。生平所作甚富，如錦塵帆、十串珠、黃金甕、金神鳳、資齊鑑、珊瑚毬、舞

霓裳、藐姑仙、青錢賺、焚書鬧、罵東風、三茅宴、玉山庵等作，幾於汗牛充棟。而稿多散失不存，今世合刻者，空青石、念八翻、風流棒，稱擁艷三種而已。紅友爲吳石渠之甥，論者謂其淵源有自，其實平心論之：粲花三種，情致有餘，而豪宕不足；紅友如天馬行空，別出機杼。宗旨固不同也。

紅友關目，於極細極碎處皆能穿插照應，一字不肯虛下，有匣劍帷燈之妙也。曲調於極閒極冷處，皆能細斟密酌，一句不輕放過，有大含細入之妙也。非龍梭、鳳杼，能令天衣無縫乎？

紅友之論曰：『曲有音，有情，有理。不通乎音，弗能歌；不通乎情，弗能作；理則貫乎音與情之間，可以意領不可以言宣。悟此，則如破竹、建瓴，否則終隔一膜也。』今觀所著，莊而不腐，奇而不詭，艷而不淫，戲而不虐，而且宮律諧協，字義明晰，尤爲慣家能事。情、理、音三字，亦惟紅友庶乎盡之。

蔣心餘太史士銓九種曲，吐屬清婉，自是詩人本色。不以矜才、使氣爲能，故近數十年作者，亦無以尙之。其至離奇變幻者，莫如臨川夢，竟使若士先生身入夢境，與四夢中人一一相見。請君入甕，想入非非；娓娓清言，猶餘技也。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冬青樹四種，皆有功名敎之言。忠魂、烈魄，一入腕中，覺滿紙颯颯，尙餘生氣。香祖樓、空谷香兩種，於同中見異，最難下筆。蓋夢蘭與淑蘭皆淑女也，孫虎與李蚓皆繼父也，吳公子與扈將軍皆樊籠也，紅絲、高駕皆介

紹也，成君、裴畹皆故人也，且小婦皆薄命而大婦皆賢淑也，使出自俗筆，難免雷同，乃合觀兩劇，非惟不犯重複，且各極其錯綜變化之妙，故稱神技。四紘秋因靑衫記之陋，特創新編，順次成章，不加渲染，而情詞悽切，言足感人，幾令讀者盡如江州司馬之淚濕靑衫也。雪中人一劇，寫吳六奇，頰上添毫，栩栩欲活；以花交折結束通部，更見匠心獨巧。心餘強袁子才觀其所撰曲，曰：『先生只當小病一場，寵賜披覽。』袁不得已，觀之。次日，問：『可有得意處否？』袁曰：『「任爾忒聰明，猜不出天情性」，惟兩語極佳耳。』心餘笑曰：『畢竟先生是詩人，非曲客。「造物豈憑翻覆手，窺天難用揣摩心。」此商寶意聞雷詩，爲予曲之藍本也。』

乾隆十六年，恭逢皇太后萬壽，江西紳民遠祝純嘏雜劇四種，亦心餘手編。第一種曰康衢樂，第二種曰忉利天，第三種曰長生籙，第四種曰昇平瑞。徵引宏富，巧切絕倫，倘使登之明堂，定爲承平雅奏，不僅里巷風謠已也。

吳穀人先生詞學，近時人不多覯，病除凡響，壁壘一新。集中南北曲數套，妙墨淋漓，幾欲與元人爭席。所作漁家傲樂府，詞壇、藝苑，交口稱之。其自序云：『余游富春之渚，經七里之灘。萬竹光中，斜陽曬網；一波折處，細雨施罛。緬懷高寄之蹤，指點歸耕之處，徑路或迷於黃葉，人家全在乎翠微，弄水相思，尋烟欲問，臺高百尺，其釣維何？祠閱千秋，伊人宛在。祗覺風流之足慕，敢辭水調之難工，忝我楮毫，被之絃索，演逸民之列傳，寫漁父之家風，人將讀之而解

頤，吾亦因之而寄傲也。』

錢竹初明府，亦工音律，所著鸚鵡媒、乞食圖二種，不及心餘之爽豁，心餘亦不及其淸麗也。曲中佳句，如：『只恐半腔愁，都被春風吹破。』又：『若不是嫦娥流彩，怎牽將對月顏開。難比說書生稔色，他往常間眼不輕擡。』又：『則這簾外幽禽，還喚的俺俏書生夢兒遠。』又：『這羞態能禁架，玉容淺霞，早則是消盡溫存憐煞他。』又：『你人前只管嬌眠罷，休問俺雲蹤那答，則這一幅花枝可也障的咱。』以上鸚鵡媒。『婚姻簿料來夢幻，骨肉恩如何割忍，除非是歸來環珮，認我夜深魂。』又：『怎知他水邊梅影鏡愁破，還有俺門畔桃花望眼多，些兒箇，一樣的毫端知己，嵌入心窩。』以上乞食圖。

西樓記爲姑蘇袁鳧公白賓作。于叔夜者，鳧公託名也。按：宋牧仲筠廊偶筆云：『袁籜菴以西樓傳奇得名。』蘇州府志云：『袁于令，字令昭，號籜菴。』堯峯文鈔：『袁袠曾孫于令，官荆州知府。』吳梅村集有贈荆州守袁大韞玉詩四首，云：『詞客開元擅盛名。』又云：『彈絲法曲楚江情。』然則西樓作於籜菴。于叔夜者，以名爲姓耳。鳧公之稱，僅見近人詩話。鳧公短身、赤鼻，長於詞曲。穆素徽不過中人之姿，面微麻，性耽筆墨。故兩人交好，爲趙萊所忌，因假趙不將以刺之。此康熙中年事，王子堅先生猶得親見。所云絕代佳人者，妄也。按：艮齋雜說：『籜菴守荆州，謁某道，卒然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謂棋聲、牌聲、曲聲也。袁徐應曰：「下官聞公亦有三聲。」道詰之，曰：「算盤聲、天平聲、板子聲。」』袁竟以此罷官。又按：順治十年三月，湖廣撫臣題參袁于令等官十五員侵盜錢糧。據

此，則西樓之作當在奪職以後。其同邑人龍子猶有重定本，多所刪節，較六十種曲所刻尙覺簡當。楚江情一闋，原乏佳處，其膾炙人口，實所不解。

筠廊偶筆載：『籜菴與人談及西樓記，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賓，演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綉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籜菴聞之，狂喜，幾至墜輿。』吳之紀春日袁荆州過訪百花洲口占二絕云：『契闊經今兩白頭，建牙吹角古荆州。東山嘯咏西樓夢，故國重逢話昔游。一曲方成傳樂府，十千隨到付纏頭。當時記得輕分手，王粲高樓鸚鵡洲。』西樓記爲一時所重如此。

龍氏有墨憨齋傳奇定本十種：新灌園、酒家傭、女丈夫、量江記、精忠旗、雙雄記、萬事足、夢磊記、灑雪堂、楚江情即西樓記，皆取近時名曲，再加刪訂而成，頗稱善本。

鳴鳳記河套一折，膾炙人口；然白內多用駢儷之體，頗礙優伶搬演。上場純用小詞，亦新耳目；但多改用古人名作爲之，大雅所弗尙也。至爭寵一折，赤肚子不上場，只用道童答應，省却許多頭緒。在俗手必於末折作神仙示現報應，又多一番結束矣。

集牌名成曲，最難自然。明珠記煎茶折長相思云：『念奴嬌，歸國遙，爲憶王孫心轉焦，楚江秋色饒。月兒高，燭影搖，爲憶秦娥夢轉迢，漢宮春信悄。』運用自然情致。春蕪記阻遇折偶一爲之，頗覺新異。至鳴鳳之狀子、精忠之頌，雖皆集曲名而成，然支離牽扯，不足數矣。

玉茗四夢，牡丹亭最佳，邯鄲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釵則強弩之末耳。

南柯情著一折，以法華普門品入曲，毫無勉強，毫無遺漏，可稱傑搆。末折絕好收束排場處，復盡情極態，全曲當以此爲冠冕也。

牡丹亭對宋人說大明律，春蕪記楚國王二竟有『不怕府縣三司作』之句，作者故爲此不通語，駭人聽；然插科打諢，正自有趣，可以令人捧腹，不妨略一見之。至若元人雜劇，凡駕唱多自稱廟謚，如漢某帝、唐某宗之稱，眞堪噴飯矣。

琴心記榮返折紅衲襖曲『捕魚翁錯認酒家敲』，又『怎許詩人帶月敲』，一曲兩用敲韻。明珠記禁怨折，一曲兩用『怨』韻，荆釵堂試折，亦一曲兩用『錢』韻。

明曲齣目多四字，國朝多二字。惟東郭記皆用孟子語爲之；玉鏡臺則或二字，或三四字，參差不一，蓋變例也。

懷香記佳會折，全落西廂窠臼。而解袍歡、山桃紅數曲，在旁眼偷窺，寫得歡情如許美滿，較十二紅正不啻青出於藍而過於藍。余嘗謂：『小姐多丰采，君瑞濟川才』，爲元曲中之最庸惡陋劣者，緣落想便俗故也。

紫釵記最得手處，在觀燈時卽出黃衫客，下文劍合自不覺突，而中借馬折避却不出，便有草蛇灰線之妙。稍可議者：旣有門楣絮別矣，接下折柳陽關，便多重疊，且墮惡套；而款檄折兩使臣皆

不上場，亦屬草率。

金雀記苦無丑、淨，至強以左太冲、張孟陽當之，亦不善挪虛步，閱之輒不滿人意。

荊釵曲白都近自然，惟赴試折家國離情，路上自不必向朋輩喁喁絮語，且末、淨合唱『蒙囑咐，牢記取，教我成名先寄數行書』，又居然與王十朋心事同照，殊嫌着相。焚香記寄書折，關目與荊釵記大段雷同。金員外潛隨來東，孫汝權亦下第留京，一同也；賣登科錄人寄書，承局亦寄書，二同也；同歸寓所寫書，同調開肆中飲酒，同私開書包，同改寫休書，無之不同，當是有意剿襲而爲之。

曲有覆述上文，仍襲用前曲，如西廂之鎖南枝，焚香之玉交枝，皆不復增減一字。

浣沙記第十三折之虞美人、第十五折之浪淘沙引，皆竊古人名詞，改易數字。雖與本曲情節相同，按之原詞，究多勉強。其十三折竊囚石室，以間一曲爲一日，關目尤欠分明也。

雙珠記通部細針密線，其穿穴照應處，如天衣無縫，具見巧思。惟每人開口，多用駢白，頭面雷同，且中有未盡合口吻者，乃爲美玉之玷。

明珠記別母折老旦曲云：『正憶情人在網籠，又傷嬌女去漂蓬。』情人二字，施之白頭兩老，稱謂甚怪。作曲者偶然失檢，便予人可擬，可見此道，一字不容苟下也。

樂府興而古樂廢，唐絶興而樂府廢，宋人謌詞興而唐之謌詩又廢，元人曲調興而宋人謌詞之法又漸積於廢。詩詞空其聲音；元曲則描寫實事，其體例固別爲一種，然毛詩氓之蚩蚩篇綜一事之始末而具言之，木蘭詩事蹟首尾分明，皆已開曲伎之先聲矣。作曲之始，不過止被之管絃，後且飾以優孟。元人院本，至今傳者寥寥數種，其實雜劇爲多。明以後則傳奇盛行，下筆動至數十折，一人多至數本、十數本、數十本。其始大旨亦不過歸於勸善、懲惡而已，及其末流，淫侈競尚。蓋自明中葉以後，作者按譜塡字，各逞新詞，此道遂變爲文章之事，不復知爲律呂之舊矣。推此以論，則雖謂『今曲盛而元曲之聲韻廢』，亦無不可也。

元人百種，佳處恆在第一、二折，奇情壯采，如人意所欲出。至第四折，則了無意味矣。世遂謂：『元人以曲試士。百種雜劇，多出於場屋。第四折爲強弩之末，故有工拙之分。』然考之元史選舉志，固無明文。或亦傳聞之誤也。按：明沈德符撰顧曲雜言，謂：『元人未滅南宋以前，以雜劇試士。』吳梅村序廣正譜，亦謂：『當時以此取士，皆傳粉墨而踐排場，一代之人文，皆從此描眉、畫頰、詼諧、調笑而出之，固宜其擅絕

千古。』是二說者，固當有所本也。

雕蟲館曲選，亦謂：『元取士有塡詞科，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其賓白出於演劇伶人；時所爲，故鄙俚蹈襲之語爲多。』予謂：『此蓋論百種雜劇然耳。若西廂等本，其白爲曲人所自作，關目恰好，字句亦長短適中，逈不侔也。』

北曲有名同詞異者，如：黃鍾宮有古水仙子而商調及雙調皆有水仙子，有古神仗兒，而仙呂亦有神仗兒；有古寨兒令而越調亦有寨兒令，有柳葉兒而仙呂及商調皆有柳葉兒，有侍香金童而商調亦有侍香金童，有賀聖朝而中呂及商調皆有賀聖朝，有女冠子而大石亦有女冠子；正宮有端正好而仙呂亦有端正好，仙呂有上京馬而商調亦有上京馬，有祆神急而雙調亦有祆神急；中呂有鬬鵪鶉而越調亦有鬬鵪鶉，有紅芍藥而南呂亦有紅芍藥，有思三台而越調亦有思三台。

工、尺、四、上，樂之聲也，而不知其字已見於楚詞。大招云工尺字譜『四上競氣』，則來歷已久矣。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隋、唐以來，三百篇中僅傳鹿鳴、關雎十二章。宋趙彥肅將句子配協律呂，因垂作譜，於鹿鳴等六詩爲黃鍾清宮，注云：『俗稱正宮』；關雎等六詩爲無射清商，注云：『俗稱越調』。人但知南、北曲有正宮、越調，而不知實麗於風、雅也。說本虞山周祥鈺。

四聲二十八調者，宮聲七調，曰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商聲七

調，曰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羽聲七調，曰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平調、南呂調、仙呂調、黃鍾調；角聲七調，曰大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商角、越角。此二十八調之分，統於四聲也。按宋志：『以夾鍾收宮、商、角、閏四聲。閏爲角，其正角、變徵、正徵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爲律本。』

曲譜長短句法，自一字至十餘字，其源皆起於古之歌詞，可取而證。賡歌『都』、『俞』，一字之始也；風之『祈父』、雅之『肇禋』，二字之始也；『江有汜』、『思無繹』，三字之始也；五、六、七字爲句，所在多有，姑不具論；『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字之始；唐堯山堊之戒曰：『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爲九字之始；孔氏銘曰：『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爲十字之始。七字而外，句法雖長，皆可讀矣。

調有大石，大石本外國名；有般涉，般涉卽般贍，譯言般贍，華言『曲』也。語見續文獻通考。

按：顧曲雜言謂：『遼史樂志大食調，曲譜誤作大石，因有小石以配之。』不知小石之名，自宋已有，王珪詩號『至寶丹』，秦觀詩號『小石調』，不由曲譜之譌也。

四時聲律，其分配各有所宜。如：春季屬木，其氣疎達，則聲宜嘽緩而駘宕，若仙呂之醉扶歸、桂枝香，中呂之石榴花、漁家傲，大石之長壽仙、芙蓉花、人月圓之類是也；夏季屬火，其氣恢台，則聲宜洪亮震動，若越調之小桃紅、亭前柳，正宮之錦纏道、玉芙蓉，普天樂之類是也；秋之氣，颯爽而清越，若南呂之一江風、浣溪紗，商調之山坡羊、集

賢賓之類爲宜；冬之氣，嚴凝而靜止，若雙調之朝元令、柳搖金，黃鍾之絳都春、畫眉序，羽調之四季花、勝如花之類爲宜。

合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宮調諸牌名，審其聲音以配十二月。正月用仙呂宮、仙呂調，二月用中呂宮、中呂調，三月用大石調、大石角，四月用越調、越角，五月用正宮、高宮，六月用小石調、小石角，七月用高大石調、高大石角，八月用南呂宮、南呂調，九月用商調、商角，十月用雙調、雙角，十一月用黃鍾宮、黃鍾調，十二月用羽調、平調。按：羽調，卽黃鍾調。蓋調缺其一，故兩用之。而十一月爲子，子當夜半，介兩日之間，於義亦宜。閏月則用仙呂入雙角。按：仙呂，卽正月所用；雙角，十月所用。合而一之，履端於始，歸餘於終之義也。如此，則聲音、氣象，自與四序相合矣。

吳門李元玉有一笠菴廣正九宮譜，採元人各種傳奇散套及明初諸名人所著之北詞，依宮按調，彙爲全書。於牌名、體格同異處，辨證甚屬精詳。所收尤博，多今未見者。先是華亭徐于室輯有原稿，李氏取而參討之。吳梅村爲之序，稱爲『騷壇鼓吹，堪與漢文、唐詩並傳不朽』，可謂知言。按：雍熙樂府列黃鍾、正宮、大石、小石、仙呂、中呂、南呂、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般涉十二調，其商角及般涉有目無詞。李氏書雖多道宮、高平、歇指、宮調、角調五類，而歇指及宮、角三調皆有目無詞，核其體例，實以雍熙樂府爲本，偶有增益，亦因彼而推廣之耳。

九宮譜定，不知誰氏所作，但署『東山釣史、夗湖逸者仝輯』，蓋隱其名矣。所論皆南曲。篇首諸

論，多能切中。其論務頭云：『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之所謂做腔處，即是務頭。』其論甚創。按：中原音韻於北曲之務頭臚列甚詳，而南曲務頭絕無道及。又按：嘯餘譜載務頭一卷，然於務頭二字究未說明。李笠翁謂『二字既不得其解，當以不解解之，不得爲謎語欺人者所惑』。此說良當。如云：『各調皆有引子，獨羽調無引子，當借仙呂引子用之。』又云：『犯曲只宜犯本宮。或偶犯別宮，則音調必稍異。如醉太師、猫兒出隊之類，只宜直作本曲之名，不必分作犯體。』又云：『大套必用尾，惟仙呂之木丫牙等調、大石之一撮棹等調、商呂之鎖窗寒等調、黃鍾之刮地風等調、商調之啄木鸝等調，或一或四，皆可不必用尾。』擇取亦清，洵稱善本，非深入其域者不能道也。

是書論平仄有過寬者，如引幽閨之黃鍾絳都春云：『得到今朝』，謂『可用平平平去』。正宮普天樂云：『割得斷兄妹腸肚』，謂『可用入平平平入平平』。仙呂卜算子云：『病染身着地』，謂『可用仄仄仄平平』。琵琶之中呂菊花新云：『封書遠寄到親闈，又見關河朔雁飛。』謂『二句可用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平仄平』。荊釵之南呂臨江仙云：『渡水登山須子細』，謂『可用仄仄平平仄仄平』。牧羊之越調云：『甚日信復中郎將』，謂『可用仄仄平平平仄仄』。臥冰之商調逍遙樂云：『人阻陽臺煙霞暝』，謂『後三字可用去平平』。雙調眞珠簾云：『停針久』，謂『可用上平平』。綵樓之仙呂入雙調金水令云：『娘子志誠，兩意相投』二句，謂『可用仄仄平平，平仄平仄』。幽閨之羽調排歌云：『不忍聽』，謂『可用平平仄』。如此類可以互易者，

不可枚舉。須知曲有一定之平仄；中有數曲，幷仄中之上去亦不可改。其平可以使仄、仄可以使平者，必古曲音律不諧，而後善謳者酌而改之，此雖有，而不多見，豈能任意互易，而云無礙耶！持論雖活，然或病其過活也。

莊親王博綜典籍，尤精通音律，能窮其變而會其通，所著九宮大成南北宮譜，多至數十卷，前此未有也。其持論有特識，精卓不刊，能闢數百年詞家未闢之秘。如南譜舊有仙呂入雙調一門，其音聲迥不相合；今譜中將仙呂歸仙呂，雙調歸雙調，而用南仙呂步步嬌北雙角新水令等曲合成套數，別爲閏卷。又詞家以各宮牌名彙而成曲，俗稱犯調；譜中以犯字意義無本，更其名曰『集曲』，其集曲有名義可取，而聲律失調者，有節奏克諧而名義欠雅者，悉爲釐正，不拘於古人成式。又中原音韻入聲分派三聲之內，但止於平聲分陰陽而上去不分，尚欠精晰；譜中每字定以工尺，而陰陽自分，可補周德清之所未備。又舊譜俱限七字爲句，無論文義如何，皆截爲襯字，幾不成文理；今譜中多留一二正字，全其文義，除去正文中間作讀，章句益覺完美。又譜中有一牌名同、字異者，以至先者爲正體，餘爲又一體，亦洗嘯餘譜第一體、第二體之陋，確爲有見。凡此皆創例也。

康熙五十四年，命詹事王奕清等撰曲譜十四卷——蓋與詞譜同時而成——北曲四卷，南曲八卷，附失宮犯調各曲一卷。曲文每句、注句字，韻、注韻字。每字旁注四聲按：九宮大成每曲文注句，注讀；

於用中原韻處注韻；沈韻所通，注叶；中原韻所無，沈韻不通者，注押。與此少異。於入聲字或宜作三聲者，皆一一詳注。舊譜譌句，亦一一爲之辨證，以附於後。

曲話以涵虛曲論爲最先，取詞客九十八人而品題之。如云：『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等類。其題目雖佳，然未必人人切當不移也。

王實甫之撰西廂，見太和正音譜。王弇州曲藻謂：『實甫原本，至碧雲、黃花而止矣，後所續爲關漢卿筆；世謂止於草橋驚夢者，非也。』今按：漢卿所撰曲，多至六十餘本，其目不載西廂，且續本多鄙陋不倫之句，尤可疑也。

陶宗儀輟耕錄謂：『董解元西廂作於金章宗時，世代未遠，尚罕傳者，何況今曲之冗。』按：董解元，嘯餘譜首引之，止稱『始作北曲』，並未及西廂也。永嘉高則誠作琵琶，故百川書志稱：『永嘉先生作』。原本止於書館相逢。賞月、掃松，爲朱教諭所補。

近日高伯陽作續琵琶記，空虛結撰，出奇無窮，一雪中郎之寃。吳穀人先生爲之序云：『伯陽借一家之衣鉢，拓千古之心胸，誇飾勝緣，掞張廢事，如織女之酬郭令，如青洪之贈歐明，遂使銀鹿坐兒，金龜得壻，科名草長，旌節花開，但爭春夢之長，不厭夏雲之幻。』數語，曲中大致，包括無遺矣。

曲有句譜短促，又爲平仄所限，最難諧叶者。李笠翁謂：『遇此等處，當以成語了之。』是固一

說。但強押亦難巧合。如還魂記之『煙波畫船』，何嘗不是絕妙好詞，何嘗不平仄諧叶，較春蕪之『心愁意懶』等語，豈止上、下床，直是天淵之隔矣。國朝惟萬紅友長此。如仙呂之長拍中，有四上聲字爲句，最難自然，紅友則肆應不竭，愈出愈奇，如『睍睆好鳥』、『祇我與爾』、『我有斗酒』等句，皆異常巧合，能奪天工者。

紅友院本中有佛曲，甚佳。按：佛曲、佛舞，在隋、唐時已有之。李唐樂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婆陀調；釋迦文佛曲、妙花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調；大妙至極曲、解曲入越調；摩尼佛曲入雙調；蘇密七俱佛曲、日光騰佛曲入商調；邪勒佛曲入徵調；婆羅樹佛曲等四曲入羽調；遷星佛曲入般涉調；提梵入移風調。固不始於金、元也。

北人有所謂『打連廂』、『唱連廂』者。蓋連廂詞作於元曲未作之先。其例：專設司唱者一，雜設諸執器色者，笙、笛、琵琶各一人，排坐場端，吹彈數曲；而後敷白道唱，男名末尼，女名旦兒，并雜色人等，上場扮演，依唱詞而作舉止。毛西河有擬連廂詞，曰賣嫁，曰放偸，古法猶存。今人不復能也。古人歌者、舞者各自爲一，兩不照應；至唐人柘枝詞、蓮花鏇歌，則舞者所執與歌人所歌之詞稍有相應矣，猶羌無故實也；至宋趙令畤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始有事實矣，然尙無演白也；至董解元作西廂搊彈詞，曲中夾白，搊彈、念、唱統屬一人，然尙未以人扮演也；金人仿遼大樂之製而作清樂，中有連廂詞，則扮演有人矣，猶然司舞者不唱、司唱者不

舞也；至元曲則歌舞合於一人，然一折自首至末皆以其人專唱，非正末則正旦，唱者爲主而白者爲賓，則連廂之法未盡變也；今之雜色上場，無不可唱，此實起於元末、明初，其由來亦已久矣。

元曲疊字多新異者，今摘錄之：響丁丁、冷淸淸、黑嘍嘍、虛飄飄、各剌剌雕輪碾落花、撲騰騰、寬綽綽、笑呷呷、香馥馥、鬧炒炒、輕絲絲黃柳帶栖鴉、碧茸茸、煖溶溶、靜巉巉的綠愁紅怨、氣昂昂、醉醺醺、呆鄧鄧把衣裳袒裸、亂蓬蓬、叫吖吖、白鄧鄧、黑突突、戰欽欽、慌張張、昏慘慘，疎剌剌的風雨篩、舞旋旋、叫喳喳，撲碌碌、惡狠狠、哭啼啼、淚紛紛、黑黯黯、戰兢兢、白茫茫、寒森森、滴溜溜絆我個合撲地、篤簌簌、密濛濛、亂紛紛、稀剌剌草戶扃、破殺殺磚窰靜、喜孜孜、明晃晃、眼睜睜、可撲撲膽驚心懼、亂慌慌、忙劫劫、慌速速、急煎煎、翻滾滾、悲切切、痛煞煞、急忙忙、苦孜孜、淚絲絲、磣可可停着老子、撲咚咚、窮滴滴、淚漣漣、亂烘烘、粗坌坌幾根柴、顫欽欽搖的我心兒渾、冷丁丁、羞答答、實丕丕與你情親、心恐恐、淸耿耿、番滾滾、赤歷歷那電光掣、不明明在這門額上顯、分朗朗、雄赳赳、喜都都、瘦懨懨、乾剝剝、足律律、惱懺懺開聖旨、黃甘甘、惡哏哏、撲碌碌、篤速速眼跳、心切切、眼巴巴、困騰騰、惡噷噷、慢懺懺愁萬縷、信拖拖、另巍巍手中擎、曲躬躬、翻滾滾、可丕丕、甘剝剝、悶懨懨、沉默默、淚汪汪、青滲滲、黃穰穰、嗔忿忿、急攘攘、淚盈盈、夜迢迢、星耿耿、笑欣欣、暖溶溶、苦懨懨、悶沉

沉、火匝匝把衣服緊揝着、鬧抄抄、凍欽欽、病懨懨、天澄澄、人紛紛、鬧火火、靜悄悄、困騰騰、步遲遲、恨緜緜、笑咍咍、酸溜溜、韻悠悠、笑哈哈、舞飄飄、撲簌簌、骨碌碌、合刺刺轆轤響、各瑯瑯的搗碓聲、淅零零、急騰騰、急旋旋、碧遙遙、喝嘍嘍、七林林過曲欄、沉默默、勢雄雄、威糾糾、齊臻臻、鬧垓垓、濕浸浸、磕擦擦登山驀嶺、緝林林、志昂昂、氣騰騰、興悠悠、嬌滴滴、樂陶陶、曲彎彎、高聳聳、明朗朗、響潺潺、香噴噴、鬱沉沉、碧油油、黑漫漫、焰騰騰、絮叨叨、假惺惺、不鄧鄧、撲簍簍、響璫璫、忽刺刺、不騰騰、磣磕磕、密匝匝、笑微微、立欽欽、醉醄醄、支楞楞、低矮矮、羞怯怯、風颯颯、怒忿忿、顫兢兢、黃登登、氣撲撲、淚籟籟、沸瀼瀼、直挺挺、鬧嚷嚷、綠茸茸、吃登登催着玉驄、恨匆匆、廝踏踏、赤力力、骨都都、各支支、烟支支的撒滯滯、涎鄧鄧、情默默、望迢迢、青湛湛、細濛濛、忒楞楞、氣咍咍、冷清清、意懸懸、嘴巴巴、碧冷冷、玉鏗鏗、綠依依、碎紛紛、可擦擦、穩丕丕、粗刺刺、黑婁婁、鐵屑屑。

金聖嘆強作解事，取西廂記而割裂之，西廂至此爲一大厄；又以意爲更改，尤屬鹵莽。驚艷云：『你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觀音院。』改爲：『這邊是河中開府相公家，那邊是南海觀音院。』借廂云：『我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你叠被鋪床。』改爲：『我若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我不教你叠被鋪床。』又：『你撇下半天風韻，我捨得萬種思量。』改爲：『你也掉下半天風韻，我也颩去萬種思量。』酬韻云：『隔牆兒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自古惜惺惺。』改爲：『便是惺惺惜惺惺。』又：『便是鐵石人，鐵石人也動情。』删去叠『鐵石人』三字。寺警云：『便將蘭麝熏盡，只索自溫存。』改爲：『我不解自溫存。』又：『果若有出師的表文、嚇蠻的書信，但願你筆尖兒橫掃了五千人。』改爲：『他眞有出師的表文、下燕的書信，只他這筆尖兒敢橫掃五千人。』請宴云：『受用此寶鼎香濃、繡簾風細、綠窗人靜。』改爲：『你好寶鼎香濃。』又：『請字兒不曾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改爲：『我不曾出聲，他連忙答應。』賴婚云：『誰承望你即即世世老婆婆，教鶯鶯做妹妹拜哥哥。』改爲：『眞是即世老婆

婆，甚妹妹拜哥哥。』前候云：『一納頭安排着憔悴死。』改爲：『一納頭只去憔悴死。』鬧簡云：『我也回頭看，看你個離魂倩女，怎發付擲果潘安。』改爲：『今日爲頭看，看你那離魂倩女，怎生的擲果潘安。』拷艷云：『我只神鍼法灸，誰承望燕侶鶯儔。』改爲：『定然是神鍼法灸，難道是燕侶鶯儔？』『猛凝眸，只見你鞋底尖兒瘦。』改云：『怎凝眸』。又：『那時間可怎生不害半星兒羞。』改爲：『那時間不曾害半星兒羞。』哭宴云：『兩意徘徊，落日山橫翠。』改爲：『兩處徘徊，大家是落日山橫翠。』驚夢云：『愁得陡峻，瘦得嗗嗻，却早掩過翠裙三四褶。』改爲：『愁得陡峻，瘦得嗗嗻，半個日頭早掩過翠裙三四褶。』此類皆以意爲更易。又有過爲删減者。借廂云：『過了主廂，引入洞房，你好事從天降。』删爲：『曲廂洞房。』又：『軟玉溫香，休道是相偎傍。』删爲：『休言偎傍。』請宴云：『聘財斷不爭，婚姻立便成。』删爲：『聘不見爭，親立便成。』琴心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删爲：『靡不初，鮮有終。』驚夢云：『颼一颼着你化爲醯醬，指一指教你變做醬血，騎着一匹白馬來也。』删去三『一』字。近日嘉應吳石華學博，以六十家本、六幻本、琵琶本、葉氏本與金本重勘之，科白多用金本，曲多用舊本。原序以六十家以下爲舊本。取金本所改，錄其佳者。如借廂云：『若今生難得有情人，則除是前世燒了斷頭香。』改爲：『若今生不做並頭蓮，難道前世燒了斷頭香。』寺警云：『學得來一天星斗煥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無人問。』改爲：『我便知你一天星斗煥文章，誰可憐你十

年窗下無人問。』又：『你那裏問小僧敢也那不敢，我這裏啓大師用僧那不用僧。』改爲：『你休問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要問大師眞個用僧也不用僧。』又：『劣性子人皆慘，捨着命提刀仗劍，更怕我勒馬停驂。』改爲：『就死也無憾，我便提刀仗劍，誰還勒馬停驂。』又：『我將不志誠的言詞賺，倘或紕繆，倒大羞慚。』改爲：『便是言詞賺，一時紕繆，半世羞慚。』琴心云：『則爲那兄妹排連，因此上魚水難同。』改爲：『將我鴈字排連，着他魚水難同。』賴簡云：『恁的般受怕擔驚，又不圖甚浪酒閑茶。』改爲：『我也不去受怕擔驚，我也不圖浪酒閑茶。』又：『從今悔非波卓文君，你與我學去波漢司馬。』改爲：『小姐你息怒回波俊文君，張生你遊學去波渴司馬。』後候云：『將人的義海恩山，都做了遠水遙岑。』改爲：『甚麼義海恩山，無非遠水遙岑。』又：『雖不會法灸神鍼，猶勝似救苦難觀世音。』改爲：『他不用法灸神鍼，他是一尊救苦觀世音。』哭宴云：『留戀別無意，見據鞍上馬，閣不住淚眼愁眉。』改爲：『留戀應無計，一個據鞍上馬，兩個淚眼愁眉。』其實聖嘆以文律曲，故每於襯字删繁就簡，而不知其腔拍之不協。至一牌畫分數節，拘腐最爲可厭。所改縱有妥適，存而不論可也。李笠翁從而稱之，過矣。

董解元西廂，今傳者爲楊升菴定本，繪象則唐伯虎筆，刻極工緻。石華最賞其『愁何似，似一川烟草黃梅雨』二語，謂『似南唐人絕妙好詞』，可謂擬於其倫。其後王實甫所作，蓋探源於此。

然未免瑜瑕不掩，不如解元之玉璧全完也。石華手錄佳音十餘調，附刻所定西廂記後，較元本詞字，略有增損。如『燈兒一點被風吹滅』，元作『……甫能吹滅』；又『披衣獨步冷清清，看那斷橋月色』，元作『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又『待趕上個夢兒，睡也再睡不着』，元作『媚媚的不乾，抑也抑得着』。所改特饒神韻，電白邵子言學博亦亟稱之。

世傳實甫作西廂，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搆想甚苦，思竭，扑地遂死。平心論之，四語非不佳妙，然此等句法，元人所不尚，故元曲中亦少見，今則以爲小家取巧矣。

周德清中原音韻，全爲北曲而設。以入聲叶入三聲，亦有所本。檀弓：『子辱與彌牟之弟游。』注謂：『文子名木，緩讀之則爲彌牟。』古樂府江南曲，以『魚戲蓮葉北』韻『魚戲蓮葉西』，注亦稱：『北讀爲悲』。是以入叶平也。春秋『盟于蔑』，穀梁傳作『盟于昧』；『定姒卒』，公羊傳作『定弋卒』。是方言相近，上、去、入可以轉通也。蓋北方之音，舒長遲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聲，凡入聲皆讀入三聲，自是風土使然。作北曲自宜歌以北音，德清之書，亦因其節之自然而爲之耳。

詞曲本里巷之樂，初無正聲。其體雖創自唐代，然唐無詞韻。初唐回波諸篇、唐末花間集所用韻，皆與詩同。至宋，始有以入代平、以上代平之例，然三百年來，絕無詞韻一書，不過稍叶以方音而已。蓋唐時去古尚未遠，方言猶與韻合；宋雖去古已遠，而諸方各隨其土語，不能定爲一格；

故兩代均無專書。元則北曲立爲專門，勢不得不定爲韻譜。義各有當，時使之然也。周韻以上支、紙、寘分作支思韻，下支、紙、寘分作齊微韻，上麻、馬、禡分作家麻韻，下麻、馬、禡分作車遮韻，而入聲隸之平、上、去三聲，則曲韻不可與詞韻混也。乃胡文煥文會堂詞韻，平、上、去三聲用曲韻，入聲用詩韻。是韻行而作曲者或捨周韻而就之，而此道漸有歧途之惑。沈去矜著詞韻，以正當世誤用曲韻之病，如肱、轟、崩、烹、盲，弘、鵬等字，沈韻收入庚梗韻而周韻收入東鐘韻；浮字沈韻收入尤有韻，而周韻收入魚模韻，詞韻平聲獨用，上、去通用，有三聲通押者而入聲不與，周韻則四聲通用。是周韻之斷不可通於詞韻明矣，而近時詞家間以周韻爲詞韻。夫作詞可用周韻，作曲何不可用胡韻乎？此中界限原易明悉，而誤者紛出，所不解也。

毛西河作韻學要指，謂：『古今無二韻，自上古至今，經史載籍，以至矢口所誦，俱無有二；所巋然特出，別成一例者，祇元人北曲韻耳。若詩餘、南曲，卽無一不與五部、三聲、兩界、兩合、四門相符，故宋人亦並無有造詞曲韻者。今人妄作詞韻以律宋、元人爲詩餘者，且有以南曲無韻，強將中原音韻北曲之韻責之南曲，如西樓記以中原音韻註每折下，南詞新譜反判古曲爲失韻之類。是欲冠夏人以幪頭、衣周嬪以窮袴也。』又云：『詩餘、南曲，亦俱有支、魚一界。嘗誦元人曲詞：「迢迢路不知是那裏，前途去未審安身在何處。」此界韻也。後在白門聽伎，有歌「何處」爲「何地」

者，此又近論韻家所改竄字。』按：南曲固無專韻，然如西河言，則南曲韻究無定主，故九宮大成選古詞以補南曲所無。其南詞凡例謂：『詞韻與曲韻不同，度曲者仍用中原韻塡之。夫南曲既可用中原韻，是仍以四聲通用爲正矣。梅嶺記之傾杯序云：「霧鎖烟林映峭壁，巖嶅峯巒翠。」散曲之傾杯賺云：「紅裝素態擎淸露，景堪錄。繫百索，衫裁艾虎。」此皆南曲以入聲與三聲並押之證。』

順治末，武林陳次升作南曲詞韻，欲與周韻並行，緣事中輟。李笠翁謂：『南韻深渺，卒難成書。塡詞家卽將周韻就平、上、去三音中，抽出入聲字另爲一聲，備南曲之用。』是又一說。

南北曲聲調雖異，而過宮、下韻則一。自高則誠作琵琶，創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己所短，後人遂藉口謂『北曲嚴而南曲疎』。臧晉叔譏之，是也。

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記，稱其『遠出琵琶上』。王元美譏之，以爲『元朗好奇之過』。臧晉叔則以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永嘉口吻，意爲後人竄入，謂『元朗稱許琵琶，自不識所謂幽閨』。不知作曲各得其性之所近，閱曲者亦嘉其性之所近。卽如若士之才，不可一世，而紫釵一記，亦長於北而短於南。倘必膠一己偏執之見，輾轉譏彈，務求必勝，亦古人之不幸也。

臧晉叔家藏元人秘本雜劇最多，復從劉延伯借所錄御戲監本二百種，參伍校訂，擇其佳者百種，以甲乙釐爲十集梓行，今所傳元曲選也。其所棄而不入者，不可得見，亦一恨事。

曲白不欲多。西廂二十一折，原白本自寥寥也。白無駢偶則直，駢偶多則詞意又晦。琵琶之黃門諸篇，已覺取厭，而曇花記終折竟無一曲，浣紗、玉盒終折無一散白，更無謂矣。但非所論於雜劇。雜劇以四折敍傳奇故事，其白不得不密，不得不多。然亦有至累千百言者，則作者之妄也。

予幼喜讀曲，今成癖矣。消愁遣悶，殆勝小說。每欲即所見各爲點論，彙選千種，成曲海巨觀，未果也。上秋游頂湖，阻風肇慶，孤篷悄坐，輒雜憶而隨記之，了無倫次。歸乃補綴成帙。甲申臘盡，枏記。

〔註〕每卷前原題『藤花主人梁廷枏撰』。

曲話後記

本編所重印的梁廷枏曲話，是用無名氏鈔本曲話三種本做底本。這個版本比現存的其他五種版本的詞句都要完整；其他各本有遺漏、錯訛或不可解的地方，此本均曾做了校補。故採用此本。籐花亭十種本雖然是最初的刻本，但經過校勘之後，并沒有可以補正鈔本的地方，因此校勘記從略。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八

編校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中國戲劇出版社
北京王府大街六十四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九六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定價 一元一角

一九六〇年一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集共十八萬九千字印五千册
白報紙大三十二開九又二分之一印張

统一书号，10069·451

定　价，1.10 元